

金文詁林九

文一百又三　重六百六十

[a]

頁說文云古文䭫首字如此

卯簋　卯拜手䭫手

〈1390〉 卯拜手頁[a]手頡首

林義光曰「說文云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按古䭫首字彝器屢見，皆作首，不作頁。頁偏旁所用亦以頭為義。字作静敦顯字偏旁，ㄅ象人形，象其首，或作𦣻鼎䭫字偏旁，从首。」（文源）

林潔明曰「說文『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按金文亦用為䭫首字。李孝定曰『古文頁百首當為一字，頁象頭及身，百但

象頭。首象頭及其上髮。小異耳。」（集釋卷九頁2831）按李說是也。」



頌 今經典通作容周禮鄉大夫四曰和容鄭注容頌同 頌鼎

〈0674〉「宰弘右頌入門」「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

「頌」「頌拜頓首」「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頌其萬年眉壽」





頌簋

〈1392〉「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王」

「乎史虢生冊令頌」「頌令女官嗣成周貯」「頌拜頓首」受令「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頌其萬年眉壽無疆」



頌壺

〈2836〉「宰弘右頌入門」「王乎史虢生冊命頌」「頌拜頓首」受命冊「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頌其萬年眉壽」





史頌簋

〈1356〉「令命史頌德穌」「頌其萬年無疆」



史頌盤

〈2871〉「史頌乍般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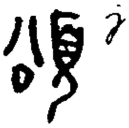
史頌匜

〈2951〉「史頌作鉈」



蔡侯盤

〈2923〉「無頌韶商」



林氏壺

〈2830〉「其頌既好」按鄭氏所釋與容氏異

〈0658〉「王在宗周令史頌。僕鮇」「頌。其萬季無彊」〈1396〉「史頌。乍簠永寶」〈2149〉「霝頌。剖商」

高田忠周曰「說文頌皃也从頁公聲籒文作額按頌者今用容皃之本字作容者為叚借實當額之省文頌之作額猶松或作㮤也」（古籒篇四十五第一二頁）



顀

毛公鼎 毋顀于政

〈0680〉「女(汝)雝(推)于政」



沈子簋 沈子其顀褱多公能福

〈1391〉「沈子其顀褱(懷)多公能福」

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4650〉「15 顀子帥隹王母」

a 徐同柏釋顀曰「當讀如唯義近頷大戴禮唯唯顉顉然釋名顉佗頷云顉顉然憚之」(从古卷十六、二十七頁周毛公鼎)

a 吳大澂曰「說文頷顉也顀出頷也書罔晝夜頷頷疏頷頷是不休息之意疑頷顀二字古通」(愙齋四冊七頁毛公鼎)

a 吳大澂曰「从頁从隹疑即頷字古文讀若書罔晝夜頷頷許氏說頷顉也顀出頷也漢書韓王信傳封龍頷侯注頷字或作

雒雒當即雝之誤毛公鼎毋雝于政』(古籀補補遺二頁)

a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顀當顦省即憔悴字。按若此說文義可通然說文顀出頟也从頁隹聲顀顦明是別字愚謂顀擢字段借說文擢下云一曰折也楚辭憂苦折銳擢矜注挫也是也擢从崔聲崔从隹聲故擢顀當通用吳大澂云从頁从隹疑即頟字古文讀若書晝夜頟頟許氏說頟顙也顀出頟也漢書韓王信傳封龍頟侯注頟字或作雒頟當即雝之誤此說殊誤』(古籀篇四十五第一七頁)

a 吳寶煒曰『顀音鎚說文出額也額出向前猶倦怠義』(毛公鼎文正註十頁)

「于省吾曰吴北江先生曰顛讀狂趙獷㹦之趙擾亂之意說者以出頟說之非是」（雙選上二第九頁毛公𢉛鼎）

「張之綱曰徐同柏云當讀如唯義近雒大戴記唯唯額額然釋名額作頟云頟頟然憚之窓齋云說文頟顙也顛出頟也書罔晝夜頟頟疏頟頟是不休息之意疑頟顛古通綱案雒亦見周公孫子鼎段氏說文顛字注謂頟朕出何前也此文顛字亦言勿突出于政意惟此鼎文左形右聲與說文左聲右形互易」（鼎釋七頁至八頁）


a

頵

伯頵父鼎

〈0599〉

「白頵父乍朕皇考屖白吳姬寶鼎」


b

寰盤

〈2924〉

「宰頵右寰入門」

林潔明曰：「說文：『頵，頭頵頵大也。从頁君聲。』金文用為人名。」





碩

弔碩父甗

〈0808〉「叔碩父作旅甗」



弔碩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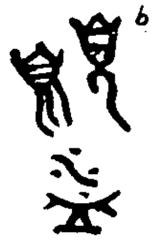
〈0583〉「新宮叔碩父監姬作寶鼎」

林潔明曰「說文『碩頭大也。从頁石聲』金文用為人名」



頮 說文沬洒面也古文从頁作湏 共此為一字書顧命作頮 魯伯匜

〈2954〉 魯白愈父乍邾姬□朕頮△宂匜



魯伯盤

〈2894〉 魯白愈父乍邾姬仁朕頮△般



般殻盤

〈2905〉 𠈓孫般殻乍盥△般匜



毳盤

〈2897〉 毳乍王母媿氏頮△般



毳匜

〈2962〉 毳作王母媿氏頮△盉



楚季盤

〈2902〉 楚季苟乍嬭陴媵媵頮△般盤



歸父盤

〈2912〉 隹王八月丁亥齊大宰歸父𠭯為忌盥△盤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春秋傳曰奉匜沃盥蓋古者以匜注水于空盤而澡手者承以手逮盥竟即傾去其水此銘从水从手水從側注而以一手承之與小篆水從中注而以兩手承之皆見古人造書之妙（攈古卷二之三三十頁歸父盤）

c方濬益曰『書顧命王乃洮額水釋文曰額說文作沬古文作額按說文沬洒面也从水未聲古文作湏與陸氏所引小異此文額从益从頮說文頮昧前也从頁㷩聲讀若昧㷩即水部之汩云治水也从水曰聲觀此文與魯伯愈父盤匜二銘則汩當从臼曰即臼字也从益象盤之盛水洗』(綴遺卷七、十四買僖孫盤)

吳大澂曰『說文沐沬二字連文沐擢髮也沬洒面也沬字古文作湏與余所藏魯伯愈父匜頮益字相似又頁部頮昧前也从頁㷩聲讀若昧疑亦沬之古文許書一字隸兩部者不可枚舉㷩象髮下垂形置水于皿撥髮就之正象濯髮形當即古沐字大澂以為沐沬本一字今燕趙間謂洗面為抹面抹與沐同音沐沬一聲之轉或謂之沐或謂之沬方言之小異也匜器甚小

不可以濯髮蓋沐有沐盤以匜注水故謂之沐匜」(字說四十頁
沐沫字說)

9 劉心源曰「盥荷屋釋鑄非此字从水从臼从皿中从𠬪乃頮字
觀魯伯俞父盤般𣪊盤二頮字即知此盥所取義矣」(奇觚卷八
十三頁齊太宰歸父盤)

高田忠周曰「按吳(大澂)謂此篆為沫字是然沬沐兩字元同斷
非矣說文沬从水未聲形聲也从水从頁會意也字亦變作頮
書顧命王乃洮頮水漢書律歷志作沬此沬頮同字之證然原
本玉篇頮呼隤反引書云野王按說文頮洒面也禮記面垢燂
湯請頮是也沬此說文篆文頮字也由是觀之舊本說文古文
當作湏今本轉寫有誤矣沬字亦或作頮原本玉篇又云頮說

文亦古文𩈚字也𩈚在頁部依此說文當有𩈚字而今二徐本皆無又檢宋本玉篇頁部𩈚下云面肥皃聲類同類洗面也即知此說文二字必當作聲類之誤又宋本玉篇面部有靧字云同類不揭出所今按靧亦𩈚字譌文今本禮記玉藻沐稷而靧粱疑亦後人轉寫之誤陳彭年輩不識而補入者也今審此篆形皃即面字異文作𠆢象須髮形與須字作𩑋同㫖即自字鼻形也然則此上形即作𩈚下从皿从水盤盂盛水之意其會意之恉與盥字同意也」(古籀篇四第三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湏古文沬从水从頁按洒面也古作[illegible]魯伯俞父盤作[illegible]般盤象皿中有水人面及鼻鬚臨其上之形或作[illegible]歸父盤[illegible]即皃之變从𠂇持水 說文云𩔻昧前也从頁𣅀聲讀若昧按形近[illegible]即類之省文昧音亦與類同」(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沬洗面也从水未聲湏古文沬从頁案玉篇沬同類湏古文類廣韻類頮𩓺一字書顧命王乃洮類水釋文類說文作沬古文作頮與玉篇以類為正文者不同漢書司馬遷傳沬血飲泣孟康曰沬音類不以沬類為一字顏注沬古類字又以沬為類古文各異其辭據甲骨文作[glyph]則類亦是古文諸家所見不同而互注也又頁部𩔖昧前也从頁㬰聲讀若昧吳大澂疑亦沬之古文見說文古籀補類注是也其形即金文魯伯愈父匜之𩰫般𣪘盤之𩰫省改而譌者（古考二四二頁）

參閱0469條眉字下高鴻縉說

又楊樹達曰[glyph]字羅氏無釋余按魯白俞父盤云魯白俞父乍朱姬姬孕朕賸頮盨般般𣪘盤云儕孫般𣪘作頮盨其字並从录从頁从水

从皿，即説文沬字或體湏之別構也。此銘左旁作𣲙，與二器之𣲙字同，右旁即頁之壞形也。與二器異者，省不从水从皿耳。湏盤之稱與魯白俞父般同，其為湏字無疑也。小校經閣金文釋作盨般（玖葉柒弍葉下），誤也。集古遺文續編中卷（廿陸葉下）載毜作王母媿氏盉，銘文云：毜作王母媿氏湏盉，媿氏其眉壽萬年用。其文與般銘同，但易般為盉耳。此為同一人之器，盤字右从頁，不壞，羅氏亦無釋，然有此器，前器湏字頁旁壞形之説得一確證矣。（盤可言沬，盉説文訓調味，不可言沬，此疑古人制器作銘依樣畫胡盧致誤耳。」（積微一二一頁毜盤跋）

高鴻縉曰：「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陸釋文曰：頮，説文作沬，古文作湏。又書顧命頮師古曰：沬即頮字。

説文沬，洒面也，从水，未聲。頮，古文沬，从頁。荒内切。

又沬，濯髮也，从水，末聲。莫下切。

按字倚皿畫人臨之而以雙手濯髮形由物形孳生意故託以寄濯髮之意動詞後世改作沫从水未聲又改作沬从水末聲音義均不殊（字例二篇二七三至二七四頁）

李孝定曰『金文又有盨字字作[illegible]吳大澂古籀補云古沫字从頁从𦣻从皿注水許氏說沫洒面也古文沫从頁作湏又頁部顯昧前也讀若昧疑亦沫之古文許云沬濯髮也疑古沫沬為一字吳氏釋此二文為沫其說可從按此與金文習見釁壽字當為一字此特省去臼與倒皿之形更另增一𦣻形偏旁耳字在金文均與盤盉等類器名連文如魯伯愈父盤云魯伯愈父作𪊲姬二千朕（媵）盨盤其永寶用見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第二十五頁伯盨盤云邛仲之孫伯戔自作顯盤用祈釁壽萬年無疆見兩周金文辭大系二〇

二頁般殼盤云惟正月初吉儕孫般殼作盥盤子子孫孫永壽之

見奇觚室吉金文述八卷十一頁毳盤云毳作王母媿氏[illegible]般媿氏其釁壽萬

年用見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卷廿六至廿七頁毳匜云毳作王母媿氏[illegible]盉媿氏其

釁壽邁年用器見善齋吉金錄禮器八第四十頁此與罍器伯盤銘之稱釁盥盤者全

同猶今言洗臉盆也金文釁字習與壽字連文為嘏辭於用其

本義時反取其別體作盥類有罍器伯盤一器使千古之下猶可

知盥釁確為一字且釁之確為許書沫之古文也」(集刊外編第

四種下冊九九二頁釋釁與沫)

王獻唐曰「說文沫洒面也从水未聲湏古文沫从頁頁部又有

湏字許謂昧前也从頁𠬪聲讀若昧吳大澂疑頮為沫的古

文說文古籀補確是一字頮从水从頁頁是頭說文頁頭也把水旁寫在

左邊頮的𠬪旁上又从曰也是頭把水形寫在頭下証以魯伯

西頮字作頮𥁕又一件盤同體从𠂤明是頁的省體為頭不是曰曰乃小篆誤文說文巜部𣶒（于筆切乃汩字與此不同）水流也字為但又如何証明頭下三曲畫為水不為須髮另一件魯伯盤同體从𠂤左下一畫竟離開頭形楚季盤盥又作盥中間𠂤形也是這個字上為頭頭下是水若為須髮當與頭相聯接

說文从水从頁的頮體能表現盥沐意義同一从頁从水變更部位寫法的𠂤體也能表現盥沐意義金文頮又从頁頁是以後多加的盥復从水也是以後多加的卜辭頮字象人散髮就皿洗面形意最為顯著後來簡化或繁化的字體都不如它明瞭。

金文這些字的頭形寫的多不一律有為頁省的有的似自有的似白般穀盤更為𠃌形最可怪的是齊大宰歸父盤盥字作

盤中間用形也是皀字如把盤匜的臣𠬝和它比對正可說為變更筆畫部位的另一種寫法。

古文字到了周代并不是沒有訛誤有時寫錯有時不明瞭原字形義因訛而訛在列國書體中時常遇見皀字寫法這樣紛歧可能有些人只知道它的音義不明瞭它的字形因把字形任意變化更因為不明瞭字形認為不能表達盥沬意義才另外加頁加水不知頁和水早已寓在皀中（黃縣㠱器五二至五三頁）

〈大32〉「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頮沬盤」

頜[a]

領 从令 郭沫若謂領之異文

楚王領鐘

〈0031〉「楚王領自乍(作)鈴鐘」

高田忠周曰『說文頜面黃也。从頁含聲。叚借為顩為頷。方言十頷頜也。以今行字釋古字也。釋名釋形體。頤或曰頜車。又頜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按頜字或領之譌文。許以顩字義訓頜者非。』(古籀篇四十五第一九頁)

a 郭沫若曰『羅振玉以領為顫之壞字。謂即楚成王。余初未見拓本。遂信從之。今案其說非是。就拓本觀之。領字絕非壞字。字蓋領之異文。从頁令聲也。』(兩攷一六八頁楚王領鐘)

a 周法高曰「楚王領鐘云: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領自乍鈴鐘。其聿其言。吳闓生吉金文錄卷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一頁四云二頁十「聿即律，言即音字。

楚王名作□，殆䫉之壞字。古器物範有㪉損，則文字鑄成亦㪉損。此鐘鈴鐘之鈴損下少半，其書其言書字亦損下半，言字中直畫不完，則䫉字亦為㪉損無疑也。䫉為楚成王名。春秋左氏傳文王元年經「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䫉」，公羊穀梁二氏䫉均作髡，史記楚世家作惲。此鐘作䫉，與左氏同。

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頁一六八：

羅振玉以領為䫉之壞字，謂即楚成王。余初未見拓本，遂信從之。今案其說非是。就拓本觀之，傾字絕非壞字，字蓋頌之異文，从頁今聲也。又以形制而言，器有紐，枚平，花紋乃所謂秦式，蓋戰國時代之器，不得遠至春秋中葉。準此以求之，余

意當即楚悼王。悼王名史記六國年表及通鑑均作類，而楚世家作疑類當即頒若頷之字誤。世家文蓋本作頒若頷，因彔年表者已誤為類，讀者疑之，遂於字旁注一疑字，其後彔書者又誤以疑字易正文也。說文九上頁部「頪，難曉也。从頁米。」段注「頪類古今字」又十四下子部「疑，惑也」二字義相關連，古人名字相應，可能類及疑為一名一字。郭說牽強互會，不可從。

案羅氏誤認頒為頵之壞字，郭氏已經糾正了。郭氏疑類為頒之字誤，也是沒有根據的。

頒當即楚共王之名。

國語晉語六「楚恭王帥東夷救鄭」

韋注「恭王，楚莊王之子箴也，或作審」

國語楚語上「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

韋注「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審，恭王

名也」。

黃丕烈札記「此當是箴或作審。恭王名也。與前第十二卷晉語解同脫三字耳。箴審音相近。見鄭周禮羽人注」。汪遠孫攷異四「大子箴補音作葴。晉語六又作箴。葴箴形近易淆。未知孰是」。

史記楚世家作「共王審」。古音審與咸聲。今聲。含聲之字。同隸侵部。郭說領蓋頷之異文可從。因為含也是從今得聲的。在聲母方面。今隸見紐。和含。咸隸匣紐。同屬舌根音。箴隸照紐。和審隸審紐。同屬舌面音。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曾經注意到舌面音和舌根音互諧的現象。並且假定箴的上古音聲母為「部位偏前的舌根音」(k-。上古音韻表稿。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附。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那麼。箴和領的聲韻都很相近。所以能夠相通。

郭氏曾經根據形制花紋，認為「蓋戰國時代之器」，其實所謂「秦
式」或「淮式」的時代，根據高本漢氏的研究，約為650－200B.C.大約
興於春秋中葉。Bernhard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9, P.5「一種新的形式，我們叫做淮式，
的決不從戰國時代（定為481－221B.C.）開始，而是開始得早的多，
正好在春秋時代的中葉。我曾根據紀元前七世紀和六世紀
的各式淮式器的證
據詳細地證明過」。楚共王在位，當魯成公元年到襄公十三
年（590－560B.C.）在形制花紋上也說的過去。考容庚商周彝器通
考上冊P.51「楚王領
編鐘（附圖九六四）鑾長四寸一分，紐長一寸，篆間飾斜角獸紋，
鼓上飾象首紋，銘文……十七字，由鉦起而鼓左繞至後面鼓右，
文未完，乃編鐘也」。我曾經問過高曉梅先生，他認為楚王領鐘
是典型的淮式器，定為西元前六世紀，在形制花紋上是說的
過去，至於羅說為楚成王（671－626B.C.）在字形上既說不過去，在
的
時代上也嫌太早。郭說為楚悼王（401－381B.C.）在字形上也無
法成立。唐蘭智君子鑑考（輔仁學誌七卷一、二合期P.108）「郭氏
考戰國器之時代，往往失之過後，如陳騂壺其初定為
齊襄王五年（西元前二七九年），其致張政烺書已改為定王五
年（西元前四五八年）。令狐君孠子壺之時代則隨驫羌鐘而誤

者」。案楚王領鐘,郭氏亦抑後二百餘年。假使楚王領鐘確為楚共王時器,在研究早期淮式器的時代上,又多了一個確切的據點。

〔附記〕本文草成後,獲見長沙古物聞見記(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陳夢家序頁十一註九云:「楚王領,余釋為楚恭王蔵,今咸古音同」,深喜鄙見與之不謀而合,惟惜語焉不詳,因仍存此文」(零釋一一三至一一六頁楚王領鐘的時代)

琱

琱𣪘盨

<1476> 琱𣪘乍旅盨

<0675> 琱于上下

方濬益曰說文頊頭頊頊謹皃从頁玉聲顓下云頭顓顓謹皃从頁耑聲是顓頊二字皆以謹為義此頊下从止象足迹形為緐文（綴遺卷九、六頁 琱𣪘盨）

孫詒讓曰案琱舊釋為頊諦審此字从玉从頁下尚有止形則非頊字明矣竊謂此當為瓔字說文玉部云瓔玉也从玉嬰聲讀若柔此即从嬰聲下止形即从夂也薛款識盄和鐘有𩕲字晉姜鼎有𩕲字薛皆釋為西夏合文實當為擾之異文从卤从

𠭯省也（詳克鼎釋文）此右形與彼𠭯字偏旁正同而晉姜鼎與此尤胁合彼下作𡿧即𡿧形薛書傳摹失其真耳』（餘論卷二第十三至十四頁頊䫜篇）

林義光曰『說文云頊頭頊頊謹皃从頁玉聲按古作[glyph]（遹[illegible]）頊象奉玉謹慤見於顏面之形𡿧即凡字（凡古或作[glyph]）白虎通云顓頊者寒縮也五行奉玉顓謹有戰慄之意故得引伸為寒縮』（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頊頭頊頊謹皃从頁玉聲莊子天地篇頊頊然不自得行李注自失皃禮記月令其帝顓頊白虎通號篇頊者正也此篆頁下作𡿧亦人形之緐人下作𡿧亦足字合以為文』（古籀篇四十五第二〇至二一頁）

周名煇曰「頁部𤩓古瑱字」瑱繇盨　吳氏定為瑱字古文　今考定為瓔字古文

名煇案此盨銘亦見于筠清館金文卷三第十四葉吳榮光識為瑱字吳清卿則承用其說然案其文實从王从𦣻而𦣻字从𦣻乃首字古文𠄌則象兩手相交形𤴓則足形也其从王从夒分明為瓔字說文玉部云瓔玉也从玉夒聲讀若柔又夊部云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夊其手足今考說文夊古金文或作𤴓者則伯致𣪘致字作𤴓可證也殷虛卜辭夒字作𢀛（書契後編卷下第十四葉）作𢀛（書契菁華第十葉）其从頁从乜从𤴓與此文更可質證惟卜辭說文字从頁此文从首者頁首古文同用也說文頁部云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𩠐首字如此固可證通無滯義矣（古籀考卷上一五頁）

朱芳圃曰「上揭奇字，林義光釋瑱，謂象奉玉謹慤見於顏面之形，文源六、三七 容庚金文編，二九 從之，按林、容二說非也，字當釋瓇，說文玉部，瓇，玉也，从玉夒聲，讀若柔，」（釋叢六十頁瓇）

䪞 頡

邵鐘 〈0055〉 頡 圖 事居

吳大澂曰「䪞邵鐘䪞 與書酒誥劼毖同意頡劼二字古文通用」（古籀補五十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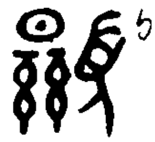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兆古引張孝達說頡劼通釋詁固也頡剛猶劼毖也按說文䪞直項也从頁吉聲淮南書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呂覽明理篇頡許百疾注猶大也朱駿聲云叚借雙聲連語詩燕燕之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又疊韻連語莊子徐无鬼頡滑有實句注錯亂也」（古籀篇四十五第二二頁）



顯

盂鼎

<0676> 不丕顯玟王



史戰鼎

<0652> 對揚皇尹丕顯休



彔伯簋

<1380> 彔白

或敢拜手頴首對𠬪天子不丕顯休



靜簋

<1366> 對𠬪揚天子不顯休



師遽方彝

<2443> 敢對𠬪天

子不顯休



諫簋

<1370> 敢對𠬪天子不顯休



頌鼎

<0674> 頌敢對𠬪天子不丕顯魯休





頌簋

<1392> 頌敢對𠬪揚天子不顯魯休 (A·B)



虢季子白盤

<925> 不丕顯子白



毛公鼎

<0680> 不顯文武



[illegible]生簋

<1387> 不顯皇且祖考穆穆克哲慎哲氒德



元年師兌簋

<1386> 允拜頴首敢對𠬪天子不顯魯休



大鼎

<0666> 對𠬪揚天子不顯休



[illegible]鐘

<0061> 用邵各(昭格)

不丕顯△且祖考先王

克鼎

〈5675〉

不顯△天子敢對䵑天子不顯△魯休

師酉簋

〈1374〉

對䵑天子不顯△休命(ABC)

大簋

〈1376〉

敢對䵑天子不顯△休

𤼈編鐘

〈0037〉

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寰盤

〈2924〉

敢對䵑天子不顯△段敔休令命

休盤

〈2922〉

敢對䵑天子不顯△休令命

康鼎

〈0657〉

敢對䵑天子不顯△休

秦公簋

〈1382〉

不丕顯△般皇且祖

芇伯簋

〈1389〉

般不丕顯△且祖玟珷

大豐簋

〈1379〉

衣殷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不顯△王乍

刺首相

沈子簋

〈1391〉

克成妥綏吾考于顯△=△受令命

<0035>「丕顯△皇且祖剌烈考」<0049>「不丕顯△皇且祖考」「洹梁其敢對天子不丕顯△休䫉揚」<0057>「不顯△皇考叀叔穆穆秉元明德」<0661>「對䫉天子不顯△皇休」

<0663>「敢〔對揚〕天子不顯△休釐」<0668>「無叀敢對䫉天子不顯△魯休」<0669>「聖敢對䫉天子不顯△魯休」「不顯△皇考寬公」<0672>「敢對䫉天子不顯△休令」<0678>「不顯△超皇且祖𡚬公克夾紹先王」「肆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1365>「對䫉天子不顯△休」<1368>「敢對䫉天子不顯△休命」<1369>「艅敢對䫉天子不顯△休」

<1371>「伊用乍朕不顯△文且祖皇考徲叔寶𩰫彝」<1375>「敢對䫉天子不顯△休」<1385>「敢對䫉天子不顯△魯休」<1445>「對䫉揚天子不顯△休」<1496>「敢對天子不顯△魯休䫉」<2834>「敢對䫉天子不顯魯休令命」<2836>「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㬎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或曰衆口皃讀若唫唫或以為繭繭者絮中往往有小繭也段

氏云顯為頭明飾㬎為日中見微妙則經傳顯字皆當作㬎㬎
者本義顯者叚借載籍既皆作顯乃謂古文作㬎為叚借矣故
曰古文以為顯字頁部顯下曰从頁㬎聲是則㬎之讀如顯可
知呼典切依此銘段氏說為至當古凡顯明字唯當作㬎明也
字亦作曬廣雅釋詁曬暴也即本義之轉也㬎已从日又从日
作曬其為俗增尤皙段氏又云三義畫然三音大徐總曰五合
切非也惟弟二義讀若唫也故濕水字从之為聲又朱氏駿聲
云叚借為喦為讘或曰㬎口見讀若唫唫又按說文溼字訓幽
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之从㬎省聲此解有誤溼實从水从幽故
訓幽溼也幽溼古音轉通也且幽字从山从丝丝字从二幺幺
者幼子也實是玄字省文元當作𢆶而省略也以此即知丝兹
亦為同字二玄者幽玄之至也故从丝山為幽字山者土也故

㞢从土作𡌆凡北𡌆幣文是也又或有作𢆶作𢆶者皆同而石鼓文溼字右旁作𡌆字明从絲是𢆶字从糸糸為指事絲字當或作𦃃而略省也絲古文作𦃃上形連絡故𢆶亦作𢆶此上非从一者也然則此㬎字所从𦃃亦為兹省文與絲省文作𢆶者形同其義不同矣說文𢆶微也幽者隱也二字義殆相同又爾雅釋詁幽微也小爾雅廣詁幽冥也然則日出而幽暗下隱之處亦皆變為開明朗朗然此則㬎字義也轉為凡大明之義經傳多以顯為之者也金文丕顯休文字間或作㬎者本字之僅存也今即叚借專行而正字却希耳(古籀篇二十三第二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按顯訓頭明飾無所考說文㬎眾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日中視絲正

顯明之象。顯，明也。（廣雅釋詁四）象人面在日下視絲之形。絲本難視，持向日下視之乃明也。古作𩕄（師遽尊彝）、𩕄（歸夆敦），又變作𩕄（史頌彝）。作㬎（追敦）。說文云：㬎，眾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按即顯之偏旁。溼字說文以為㬎省聲，溼顯聲隔，實不从㬎（見溼字條）。濕隰亦當从溼得聲，形譌从㬎耳。（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朱駿聲云：按从頁从㬎，會意。首飾之光明也。會弁充耳之屬。先是段氏已云：同此說。又云：引伸為凡明之偁。按㬎謂眾明，顯本主謂頭明飾，乃顯專行而㬎廢矣。日部㬎下曰：古文以為顯字。由今字假顯為㬎，乃謂古文假㬎為顯也。此古今字之變遷，所必當深究也。而尚為形聲字，蓋㬎與濕同聲。今音㬎顯迥遠，而古音顯字與今音

不同而已。顯元謂人首之美觀，故轉為顯光著明之偁也。爾雅釋詁顯光也。又見也。廣雅釋詁顯明也。釋訓顯顯明也。小爾雅廣訓不顯顯也。詩文王有周不顯。執競不顯成康。韓奕不顯其光。維天之命於乎不顯。烈文不顯惟德。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又詩假樂顯顯令德。皆正與銘義合矣。（古籀篇四十五第二六至二七頁）

C 郭沫若曰「顈即顯字之異。从顯省，尹聲也。」（兩攷四十八頁沈子段）

〈大6〉「允才哉顈」〈大14〉「敢對揚王不顈休」〈大18〉「敢對揚天子不顈魯休」〈大24〉「不顈文武」〈大25〉「敢對揚天子不顈魯休」〈大45〉「不顈穆公之孫」「不顈皇祖」〈大50〉「不丕顈朕皇且祖」



頿 說文所無

頿卣

「頿△匕寶 <2600> 障萁」

首 a 沈子簋

〈1391〉 拜稽首△敢取卲告朕吾考令(命)

b 遹簋

〈1349〉 遹拜首手(稽首)△

c 井侯簋

〈1378〉 拜稽首△魯天子寏造氒頻(順)福

α 吳方彝

〈2444〉 吳拜稽首△

ℓ 師遽簋

〈1351〉 遽拜稽首△

ь 史懋壺

〈2831〉 懋拜稽首△

g 農卣

〈2727〉 農三拜稽首△

k 師遽方彝

〈2443〉 師遽拜稽首△

i 友簋

〈1343〉 友曰既拜稽首△

j 豦簋

〈1334〉 豦拜稽首△

k 彔伯簋

〈1380〉 彔白𢦏敢拜手稽首△

對揚天子不顯休

l 師奎父鼎

〈0667〉 奎父拜稽首△

m 曶鼎

〈0679〉 曶𠛱拜稽首△于曶用兹二夫

首△ 稽首

n 靜卣

〈2719〉 靜拜稽首△

o 曶壺

〈2834〉 曶拜手稽首△

p q 𧽊簋

〈1354〉
蘇拜頓首
(A·B)

大作大仲簋

〈1330〉
失拜稽首

s

師艅簋

〈1369〉
艅拜頓首

t

善鼎

〈0673〉
善敢拜頓首

u

康鼎

〈0657〉
康頓拜頓首

v

w

大簋

〈1376〉
大拜頓首
(A·B)

x

頌鼎

〈0674〉
頌拜頓首

y

頌壺

〈2836〉
頌拜頓首受命冊

z

頌簋

〈1392〉
頌拜頓首受令

a′

不娶簋

〈1393〉
女汝多折首執嗾執訊
女汝多禽折首執嗾

b′

師兌簋

〈1385〉
師兌拜頓首

c′

d′

師寰簋

〈1381〉
折首執嗾執訊
(A·B)

e′

兮甲盤

〈2926〉
折首執嗾訊

f′

g′

師嫠簋

〈1388〉
師嫠拜手頓首
(A·B)

h′

i′

無㠱簋

〈1353〉
無㠱拜手頓首曰
(A·B)

 j'

大鼎

〈0666〉 大拜頴首△

 k'

𩠟侯鼎

〈0671〉 䢅拜頴首△

 l'

豆閉簋

〈1368〉 閉拜頴首△

 m'

鄂侯鼎

〈0663〉 馭方拜頴首△

 n'

虢季子白盤

〈2925〉 折首△五百

 o'

令鼎

〈0660〉 令拜頴首△

 p'

克鼎

〈0675〉 克拜頴首△

 q'

寰盤

〈2924〉 寰拜頴首△

 r'

休盤

〈2922〉 休拜頴首△

 s'

𡨦鼎

〈0648〉 𡨦拜頴首△

 t'

 u'

師酉簋

〈1374〉 師酉拜頴首△ (A·B)

 v'

 w'

元年師兌簋

〈1386〉 克拜頴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A·B)

 x'

克盨

〈1496〉 克拜頴首△

 y'

𤔲生盨

〈1495〉 伐口口桐遹𤔲生從口口

折首△孚俘戎器孚俘口匕作旅𤀠

 z'

𦵯伯簋

〈1389〉 𦵯伯拜手頴首△天子休

〈0037〉「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0656〉「趙軎〔敢對軎〕（三字原衍）拜䭫首△」〈0592〉「口口口乍冊寓口口口首△」〈0654〉「師湯父拜䭫首△」〈0655〉「南季拜䭫首△」〈0656〉「趙軎拜䭫首△」〈0659〉「拜稽首△對揚天君休」〈0661〉「剌拜䭫首△」〈0664〉「柳拜稽首△」〈0672〉「𩑵拜䭫首△」〈0677〉「盂拜〔䭫首△口嘼進即〕大廷」〈1361〉「趩拜䭫首△」〈1363〉「趩拜䭫首△」〈1365〉「望拜䭫首△」〈1366〉「靜敢拜䭫首△」〈1370〉「諫拜䭫首△」〈1371〉「伊拜手䭫首△」〈1375〉「䣄拜手䭫首△」〈1383〉「虎敢拜䭫首△」〈1445〉「匡拜手䭫首△」〈2144〉「彔拜稽首△對揚白伯休」〈2147〉「臤拜䭫首△」〈2150〉「拜䭫稽首△曰王弗望忘氒厥舊宗小子」〈2151〉「盠拜䭫首△敢對揚王休」「盠敢拜䭫首△曰剌剌朕身」〈2445〉「盠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盠敢拜稽首△曰剌口朕身」〈2728〉「彔拜䭫首△」

林義光曰：說文云：𦣻頭也。象形。巛𦣻古文百也。巛象髮，髮謂之鬊，鬊即巛也。按巛取形，非川字。髮謂之鬊，鬊音偶同川耳。川古非謂音春

川有髮義也古作[glyph]。召伯虎敦亦作[glyph]歸夆敦不象戴髮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巛𦣻為一部云𦣻同古文百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收䭫𩠐二字于部中又𦣻為一部云頭也象形收䭫字于部中此許氏分𡗜𡗝為二部之例同而古文固無此別今合為一部又𩑋下曰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頁者䭫首字金文䭫字从覔首覔亦元同字頁即从人上形象其頭首後省作首又省作百頁亦當合于本部也但頁字孑文極多姑从許目以便學者之檢討云要如此篆象形之完具者巛象髮尤顯人即囟省變巛从亦同巛囟字也囗為[glyph]字目實𦣻字之省形別為一字者而乙象其前額也合下凵形以為顏前外郭與面字同意也易說卦傳乾為首坎為下首此為本字本義也』(古籀

篇四十五第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𩑋百同古文百也巛象髮髮謂之鬈鬈即巛也案百者篆文𩑋者古文𦣻以古篆别出為部首以各有隸之字故也其字从古文者多篆文者少又肖其形遂篆廢而古文行矣金文多作(古攷八三頁)

高鴻縉曰「第一字「斿伯簋」象人頭形象頭及耳並非頭有缺也小篆以後只見於偏旁第二字「師兌簋」象人頭有髮形直傳至今第三字「師兌簋頧偏旁」於首下增人字亦只見於金文偏旁中小篆以後無傳第四字「秦公簋顯偏旁」於百下增人字直傳至今存於偏旁中獨行者音變為葉亦通以代書葉」(字例二篇八七至八八頁)

〈大6〉「班拜䭫首」曰〈大13〉「稠拜䭫首」〈大14〉「牧拜䭫首」〈大16〉「㣈敢拜䭫首」〈大18〉「彔拜手䭫首」〈大19〉「長㯱(榜)蔑首百」〈大21〉「㱿拜䭫首」〈大22〉「砢拜䭫首」〈大24〉「首德不克妻」「訇䭫首」〈大25〉「垔拜䭫首」〈大26〉「戠拜䭫首」〈大27〉「鄙拜䭫首」〈大45〉「𠂆敢用拜䭫首」「𠂆用或(又)敢再(再)拜䭫首」



䭫 不从旨

卯簋 頁字重見

⟨1390⟩ 卯拜手頁△手䭫首



經典通作稽禮記射義再拜稽首釋文徐本作䭫

令簋 从頁

⟨1377⟩ 用䭫△頪 後人寫



井侯簋

⟨1378⟩ 拜䭫△首曹天子寵造氏休順福



沈子簋

⟨1391⟩ 拜䭫△首敢取卲告餘吾考令命



師遽方彝

⟨2443⟩ 師遽

拜䭫△首



師遽簋

⟨1351⟩ 遽拜䭫△首



史懋壺

⟨2831⟩ 懋拜䭫△首



𤔲簋

⟨1354⟩ 𤔲拜䭫△首



彔伯簋

⟨1380⟩ 彔伯䧹敢拜䭫△首對䭫對揚天子不丕顯休



趩簋

⟨1361⟩ 趩拜䭫△首



吳方彝

⟨2444⟩ 吳拜䭫△首



虘簋

⟨1334⟩ 虘拜䭫△首



農卣

⟨2727⟩ 農三拜䭫△首



曶壺

〈2834〉 曶拜手䭫首



曶鼎

〈0679〉 曶𠟭拜䭫首 于曶用絲三夫䭫首 匡迺䭫首



彔卣

〈2728〉 彔拜䭫首



師嫠簋

〈1388〉 師嫠拜手䭫首



師艅簋

〈1369〉 艅拜䭫首



大鼎

〈0666〉 大拜䭫首



諫簋

〈1570〉 諫拜䭫首



趞曹鼎

〈0656〉 趞曹拜䭫首 (A)

趞曹敢對曹（三字原缺）拜䭫首 (B)



休盤

〈2922〉 休拜䭫首





大簋

〈1376〉 大拜䭫首 (A·B)





元年師兌簋

〈1386〉 兌拜䭫首敢對䚃天子不顯魯休 (A·B)





無㠱簋

〈1383〉 無㠱拜手䭫首曰 (A·B)



頌鼎

〈0674〉 頌拜䭫首



頌簋

〈1392〉 頌拜䭫首受令


q'

頌壺

〈2836〉 頌拜頡首▲ 受命册


k'

克盨

〈1496〉 克拜 頡▲首


g'

豆閉 簋

〈1368〉 閉拜 頡▲首


K'

克鼎

〈0675〉 克拜 頡▲首


i'


f'

師酉 簋

〈1374〉 師酉拜 頡▲首 (A·B)


K'

不㜸 簋

〈1393〉 不㜸拜 頡▲手首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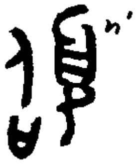
趞簋

〈1363〉 趞拜 頡▲首


m'

令鼎

〈0660〉 令拜頡▲ 首曰


n'

柳鼎

〈0664〉 柳拜 稽▲首


o'

大作大 仲鼎

〈1330〉 大拜稽▲首 目衣作大作大中簋


p'

鼎

〈0671〉 農拜 頡▲首


g'

康鼎

〈0657〉 康頓拜 頡▲首


r'

揚簋

〈1375〉 䣄拜手 頡▲首


s'

友簋

〈1343〉 吞既拜 䭫▲首


t'

𣄨伯 簋

〈1389〉 𣄨白拜手頡▲ 首天子休


u'

穿鼎

〈0648〉 穿拜 䭫▲首

〈0654〉「師湯父拜䭫首」〈0655〉「南季拜䭫首」〈0659〉「拜稽首對揚天君休」〈0661〉「剌拜䭫首」〈0663〉「駿」方拜手䭫首」〈0667〉「命父拜䭫首」〈0672〉「𢉩麹拜䭫首」〈0673〉「譱敢捧䭫首」〈0677〉「盂拜〔䭫首□嘼進即〕大廷」〈1330〉「矢拜稽首」〈1349〉「適拜首手䭫首」〈1365〉「望拜䭫首」〈1366〉「靜敢拜䭫首」〈1371〉「伊拜手䭫首」〈1383〉「虎敢拜䭫首」〈1385〉「師兌拜䭫首」〈2144〉「彔拜䭫首對揚白伯休」〈1445〉「匡拜手䭫首」〈2147〉「臤拜䭫首」〈2150〉「拜䭫稽首曰王弗望忘厥舊宗小子」〈2151〉「盠拜䭫首敢對揚王休」「盠敢拜䭫首曰剌剌朕身」〈2445〉「盠拜䭫首敢對揚王休」「盠敢拜䭫首曰剌口朕身」〈2719〉「靜拜䭫首」〈2924〉「寰拜䭫首」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䭫下首也。从首旨聲。葢䭫之言稽也。低首稽止也。䭫稽音義稍近，故多借稽為䭫。䭫當从稽省聲也。廣雅。

䭫，低也。穆天子傳䭫首，皆與金文合本義本形。禮記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周禮太祝：一曰稽首。注：頭拜至地也。尚書中候：伯禹稽首。注：拜頭至手。皆借稽為䭫之例也」（古籀篇四十五第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案䭫首字古文有頁䭫兩體。金文卯毁：拜手䭫手，宰鼎：䭫首。作[illegible]，又或作[illegible]（吳尊）[illegible]（遹毁），與訓下首之䭫同。小篆借頁為頭，頁字日久而廢。本誼遂以䭫為䭫首之專用字矣。經典則用稽也」（古攷八三頁）

張光裕曰：「說文云：䭫，䭫首也。从首旨聲。

䭫乃䭫首之本字，今俗皆作稽首。稽，說文云：

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

稽䭫二字皆從旨聲，故假稽為䭫，或誤書稽為䭫。䭫首字者沿用

既久䭫首之本字反多不用段注云周禮䭫首本又有作稽者段氏釋拜曰

稽首者何也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於地荀卿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白虎通鄭注周禮何注公羊某氏注尚書趙注孟子皆曰拜頭至地曰稽首拜重手故字從手䭫重首故字從首也

䭫首是拜頭至地之禮䭫字所從之旨許慎以為是其聲旁䭫字於廣韻分屬平聲齊韻(古奚切 見母)及上聲薺韻(康禮切 溪母)由於語音之演變中古至現在其舌根音聲母之細音部份有顎化為舌面音之現象如 羌 kiaŋ → tɕiaŋ˥ 便是同樣的䭫也已經由 kai → tɕi˥ 然旨於廣韻卻屬旨韻(職維切 章母) 其聲母tɕ與䭫所屬之 k 母不類本無由作䭫之聲旁

惟䭫字於西周已有聲假之例。若令毀(成王時器)。

令敢揚皇王宦丁公文報用䭫(啓)後人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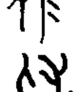
郭氏以為䭫假借為啓。廣韻䭫啓同屬薺韻其反切又同。齊韻之䭫字亦與啓為一聲之轉。故郭氏之説確屬可信。䭫啓既為聲假。而䭫字所從已為旨旁。然則旨在西周當然不會如現在讀作tɕiĕ或中古讀作tɕiĕ。現在根據董同龢先生於上古聲母之擬測中假設中古tɕ系字是由上古t、*c兩系所變。*c屬舌位偏前之舌根音(或舌位偏後之舌面音)與k系字發音部位非常相近。因此上古多與舌根字諧聲。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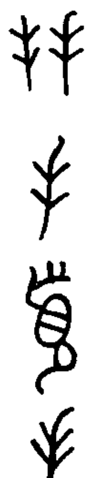
支tɕie－ 枝tɕie：鮁k－ 岐g－

旨tɕie：稽k－ 耆g－

皆是由上所舉諸聲之現象及令毀中假䭫為啓之例。我們可

以解釋旨字在上古其聲母正讀作*c與*k相近故得从旨聲之䭫假為啓東漢時許慎於說文中以為䭫是从首旨聲許氏當日對旨或仍讀作*c及逮於宋旨已顎化為tɕ-而䭫仍保存k-母至今在國語則已顎化為tɕi而旨亦已變作捲舌的tʂi䭫旨仍為一聲之轉是以旨為䭫之聲旁一說因無人疑之者然其本音已經嬗變矣

𠦪伯簋之䭫字不从首而從手作正為上古以旨為聲旁之最好明證䭫首又有作



頁手（⿰旨頁首）（卯簋）



頁首（䭫首）（窂鼎）

者乃字形省略或筆誤之故耳

䭫首二字必與拜字連文作拜稽首此金文之通例也如

班毁 班拜䭫首曰烏虖不杯丮皇(公……

令鼎 令拜䭫首曰小口迺學令對揚王休.

周公毁 拜䭫首魯天子𢦏(造)氒瀕(順)福.

沈子毁也曰拜䭫首敢取卲告朕吾考令(命).

趞鼎 趞拜䭫首對揚王休用乍季姜尊彝.

而䭫首一辭獨用最早見於𠂤鼎(孝王時器).



(匽迺䭫首于𠂤).

又: 

(用茲四夫䭫首).

拜䭫首多為答謝天子賞賜所行之拜禮今匽施禮于𠂤用䭫首之禮蓋或施禮對象之身份不同而行禮之間則有省拜之步驟然若師訇毁(宣王時器)訇受天子賜亦但云訇䭫首敢對揚天子休.

是又非禮之省略所能解釋者矣。彼若非銘文脱漏、則或因時代既晚、而䭫首一辭已獨立成為專名所致。然上擧兩例皆屬孤證、未足成説、知者聊備一覽云耳。

總觀全文所錄拜䭫首實拜禮中最原始之專名。其義當為先跪地、兩手拱於胸前、然後拜頭至手、再俯身拜頭至地、而拜手䭫首則因拜首至手之義而孳生、其後或因禮之省略、乃有䭫首一辭之獨用、而再拜稽首者、又為禮之增益矣。金文中見之者唯叔夷鐘(齊器):

尸用或(又)敢再(再)拜䭫首、膺受君公之錫光。

是該辭晚出之證。又拜之成為通名、亦或與再拜䭫首之出同時、金文中亦只一見、洹子孟姜壺(齊器)云。

齊侯拜嘉命、(銘文漫漶、不摹)

此乃拜字獨用之最早見者。春秋戰國間文獻。再拜䭫首及拜二辭多用。或乃當時之產物也。

先秦文獻中用拜䭫首禮者是為習見。惟其用辭之不同。亦恐與時代背景有關。茲例舉如下。略見端緒。

詩經大雅江漢。虎拜稽首一辭兩見。

小雅楚茨。小大稽首一見。

尚書堯典禹拜稽首。垂拜稽首。伯拜稽首三見。

皐陶謨拜手稽首一見。拜字獨用兩見。

召誥拜手稽首一見。

洛誥拜手稽首四見。

立政。拜手稽首兩見。

顧命。再拜稽首兩見。

再拜答拜各一見　拜四見

周書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稽首拜皆已雜用

儀禮則多用再拜稽首拜送答再拜拜等更於士昏禮婦廟見一章中別出扱地拜一辭是凶禮中婦人所專用者與男子行

禮之稱有所不同

國語周語上

襄王使邵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

必無後

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

可見拜不稽首者非禮也拜復稽首方為正禮故拜與稽首原屬兩事由此可知矣於晉語二又有再拜不稽首者蓋為繼再

拜稽首之後所衍

左傳及禮記除雜見拜稽首再拜稽首稽首再拜拜等外又有三拜稽首（見僖公十五年傳）於凶禮中更易名為稽顙他如墨子有再拜頓首再拜再拜韓非子有頓首再拜孟子萬章下又有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及再拜稽首而受（胡玉縉許廎學林周禮太祝卷五曾論辯之）又別出九拜之稱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是皆時事更易拜禮乃有隆殺之分而已要之其名目雖異實皆源於拜稽首者也（中國文字二十八册四至八頁拜䭫首釋義）」

〈大6〉「班拜䭫首曰」

〈大13〉「𥎦拜䭫首」

〈大14〉「牧拜䭫首」

〈大16〉「徒敢拜䭫首」

〈大18〉「斋拜手䭫首」

〈大21〉「毁拜䭫首」

〈大22〉「𤔲拜䭫首」

〈大24〉「𠭯䭫首」

〈大25〉「𦎫

拜𩒨首」〈大26〉「𢧵拜𩒨首」〈大27〉「鄸拜𩒨首」〈大45〉「尸敢用拜𩒨首」「尸用或

又「敢𠕁再拜𩒨首」

[a]

縣

縣妃簋

〈1364〉「白屖父休于楷△縣妃曰」「乃以楷△白伯室」「楷△女每剽敏揚白屖父休」「四吳詢益邦楷△白室」「戒不能不眾楷△白萬年保」

[b]

部鐘大

鐘既縣

〈0085〉「大鐘既縣△」

a 阮元曰「案楷字从相从幺．疑即釋名緗桑之緗．」（積古卷五、三十六頁楷妃彝）

b 潘祖蔭曰「周孟伯說……大鐘既下一字形與古文䜌之䜌為近說文䜌亂也一曰治也一曰絲不絕也从言絲呂員切玉篇䜌理也六書正譌䜌繫也六書統䜌與鑾同總要䜌聲音諧也从音絲取連續義小篆从言作䜌云云則初釋作既亂與既䜌義亦相近而不如以繫與諧釋之尤為明切矣亦或本作變省變更也周禮大司樂有六變九變之文謂遞扣其音調盡而更也」

（攈古一冊五頁邵鐘）

劉心源曰：縣，或釋緐，非。按此字从木系首，說文作縣，从系持県。県為倒首字，即梟斬之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是倒首之県，從鳥頭取義，引申為懸首梟示。此作縣，正是木系首。𣏟弓鎛其縣二百，鄦子鐘中縣縣縣妃縣作縣，縣尤明晰。小篆縣省木，非有梟字為證，亦難言矣（奇觚卷九、二九頁邵𨜒鐘）

劉心源曰：阮元吕縣為緗，非。說文縣从系持県，県為倒首，即梟斬字古文。縣从首系木，形義為備，小篆省木，故世無識此楷者。然少室石闕銘縣字作縣，猶存木形，即此也。𣏟弓鎛其縣二百，鄦子鐘中縣縣且揚，邵𨜒鐘大鐘既縣，皆縣字（奇觚卷十

孫詒讓曰『金文⿰木県改彝云白伯辟父休于⿱⿰木糸首改曰甗祖乃任⿱⿰木糸首白室此⿱⿰木糸首為國名舊釋為楢古無此字今攷此文从木从幺甚明下从⿱⿰木糸首似目而異實首之到文說文県部□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即此又云縣繫也从系持県也从木从県當為縣之異文幺即系之省从県即所謂系持県从木者蓋取縣木之義說文系部綱古文作⿰糸木此或从⿰糸木県聲亦通說文木部梟不孝鳥也从鳥在木上史記漢書県首字多作梟此⿰木県字从木亦兼有梟義又邵鐘云大鐘既縣縣亦作⿱⿰木糸首鐘文纖細不易辨仞又經後人誤剔今以拓本與⿰木県彝互校審定如是舊釋為緜謬與此正同但偏旁左右互易尤其塙證⿰木県國古書未見唯漢書地理志鉅鹿有鄡縣說文邑部作⿰県阝縣或即⿰県阝之假借字與說

文部𩠐𩠐字作□象髮金文則多作□頌鼎作□師遽敦此𥄉到之故

作□邵鐘下从□形尤完葡此从□从□舊撫作□非依小篆𥄉當作𥄉乃

與字例合今篆作□非其本形蓋後人依直真諸字形妄改之

亦小篆變古之失也(名原下一九頁)

孫詒讓曰案□為國名舊釋為楷而闕其讀篆文左从木右从

幺甚明幺下从□舊以為目則非是今諦審實當為𥄉此蓋是

□字縣之變體也說文𥄉部𥄉到首也縣繫也从系持𥄉此从

□者所謂系持𥄉幺即系省□即到首形也右从木者取縣木

之義說文木部梟从鳥在木上古書𥄉梟通用此縣从木與彼

亦同意新出邵鐘大鐘既縣縣作□與此正同彼下到首形畧有刓闕王懿榮

釋為鄃誤縣國經史未見說文邑部有鄡字云鉅鹿縣也漢書地理

志作鄡同此縣或鄡之段借字與(餘論卷三第十八至十九頁)

栺改彝

丁佛言曰『[古文]栺妃彝　孫仲容曰从木从系从県県到首也當是古縣字原書入附録』(古籀補補卷九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縣繫也从系持県按古作[古文]縣妃彝作[古文]邵鐘从木从系之變[古文]亦系持首即玄之或體』(文源)

吳闓生曰『栺阮釋縣案說文有鄡縣漢志作鄡即此字也県象梟首形仲尼弟子縣亶家語作鄡單是其證注家多不知縣亶即鄡單也』(吉文卷二第二一頁栺妃彝)

<大45>

其縣音　三百



須 須炙生鼎

〈0420〉須炙生△ 之飤鼎



䕫乳為盨 周雒盨

〈1464〉周雒乍 旅盨△



曰甫弔盨

〈1468〉易叔乍 旅須盨△



伯孝䚄盨

〈1470〉伯孝䚄 鑄旅盨△



䜌季盨

〈1475〉䜌季

獻乍 旅盨△



伯汈其盨

〈1494〉白伯汈其 乍旅盨△



遣弔盨

〈1477〉遣叔吉父乍 虢王姞旅盨△



立盨

〈1454〉立乍 旅盨△



弭弔盨

〈1490〉弭叔乍叔 班旅須△盨



𠟭弔盨

〈1459〉𠟭叔

乍旅 盨△



鄭義伯盨

〈1465〉鄭義伯 作旅盨△

九 方濬益曰彝器文盨多从皿从須作𥁰此省皿作須即須字說文部首須面毛也从須為盨盨不詳其義按竹部簋盨下重文凡

三匭古文簋从匚飢匭古文簋或从軌杫亦古文簋與彝器銘諸古文皆不相合可知彝器銘簋字為許君所未見而許君所收三古文惟匭字見尚書禹貢餘則不審所據矣」（綴遺卷九、二頁伯孝□簋）

林義光曰「說文云須頤下毛也从頁彡按古作[illegible]易叔盨象面有鬚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須面毛也从頁从彡會意而亦象形也朱駿聲云禮記禮運疏引說文須謂頤下之毛象形按頤下曰須口上曰𩑶頰旁曰須𢍶俗字作鬚易賁其須左昭廿六傳有君子白皙鬒須眉又禮記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然元言人轉言物也愚謂須元面毛總偁此篆形可證統言須𩑶𢍶皆得偁須析言則口上曰𩑶頰旁曰𢍶而亦以須為頤下毛名也」（古籀篇四十六

第一頁

高鴻縉曰「雷浚說文外編曰．說文無鬚字．玉篇曰鬚本作須

按金文須字．屢見於盨字偏旁．均象頁（頭）旁生鬚形．字倚頁

畫鬚形．由物形彡生意．故為鬚意名詞．後須借用為必須意．副

詞久而不返．秦人乃加髟（髮）字之次初文）為意符．作鬚」（字例二

篇二三五頁）



㐱　㐱卣

〈2662〉「㐱作甲孝宗彝」



㐱尊

〈2111〉「㐱作日孝宗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㐱，稠髮也。从彡人聲。詩曰㐱髮如雲。鬒或从髟真聲。』按㐱與人不同音，當象人有稠髮形，與彪尨同意。」（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㐱稠髮也。从彡从人。或作鬒，从髟真聲。詩君子偕老㐱髮如雲，傳黑髮也。」（古籀篇四十六第三頁）



文 旂鼎

〈0605〉旂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



戒者鼎

〈0601〉用作文考宮伯寶尊彝



君夫簋

〈1338〉用乍文父丁𩱦彝



雄器

〈2851〉雄作文父戊隮彝



服尊

〈2125〉作文考日辛寶尊彝



能匋尊

〈2134〉能匋用乍文父日乙寶隮彝



文簋

〈1022〉文乍寶隮彝



啟尊

〈2122〉用乍文父辛尊彝



夌尊

〈2070〉夌作卒文考尊



仝簋

〈1377〉丁公文報



史喜鼎

〈0519〉史喜作朕文考翟祭



利鼎

〈0661〉用乍朕文考鄭白伯隮



師酉簋

〈1374〉用乍朕文考乙白宄姬隮毁



友簋

〈1343〉升于𩛥文祖考用乍厥文考尊簋

o
文父丁簋
〈1311〉周乍文父丁尊彝

p
保卣
〈2725〉周乍作文父癸宗寶障彝

8
追丞卣
〈2668〉追丞乍文父丁障彝

r
奭棘鼎
〈0496〉揚𢦏周乍文父甲寶障彝

s
弘觥
〈2745〉中子賓引乍文父丁覃彝

t
冀卣
〈2683〉亞中口冀作文考文丁口障彝

u
文父丁西
〈2932〉文父丁畀

v
旅作父戊鼎
〈0543〉文考寶彝

w
婦𨼡觥
〈2743〉婦𨼡

乍文姑日癸尊彝

x
大豐簋
〈1379〉衣殷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

y
子𩰫觥
〈2742〉子𩰫在

乍文父乙彝

z
彔簋
〈1314〉周乍文且祖辛公寶障毀

a'
廓伯𠭯簋
〈1342〉周乍朕文考寶障毀



b'

睘卣

〈2717〉

用乍文考△

癸寶尊器



c'

豆閉

簋

〈368〉

用乍朕文考△屖

弔叔寶毁



d'

卯卣

二

〈2721〉

王曰尊文武△

帝祖乙俎



e'

改盨

〈1479〉

改作朕文考△

乙公旅盨



f'

師害

簋

〈1312〉

師害作文△

考尊毁



g'

是口

簋

〈1233〉

是婁作朕文△

考乙公尊簋



h'

師趛

鼎

〈0624〉

師趛作文考聖公△

文母聖姬尊彝



i'

師向

簋

〈1360〉

肇帥井型

先文且祖△



j'

師遽

方彝

〈2443〉

用乍文且祖也△

公寶尊彝



k'

[illegible]侯

鼎

〈0671〉

用乍朕文考瀕△

公宮尊鼎



l'

遹簋

〈1349〉

用乍作文考文△

乙尊彝

同簋

〈1367〉用乍朕文考 叀仲障寶𣪘

休盤

〈2922〉用乍朕文考 日丁障般

兮仲鐘

〈0034〉用 侃

喜前 文人

宴簋

〈1316〉宴用作朕文 考日己寶𣪘

譚弔鼎

〈0614〉用享孝于 朕文祖

井人鐘

〈0056〉用追孝侃前文人 前文人其嚴才在上 𩓥盂 淑文且祖 皇考 妄不敢弗帥用文且祖 皇考穆穆秉德

文鼎

〈0263〉口文 彝

辭簋

〈1125〉辭乍作文父 己寶障彝

戈 楚王

〈3120〉台 卲揚文 武棐用

𧻚鼎

〈0636〉𧻚用乍作乎文考 文辛宮𩓥障齍鼎

追簋

〈1355〉用享孝于 前文人

庚嬴卣

〈2731〉用乍作乎文姑 𩓥障彝

曶鼎

〈0679〉曶用絲茲金乍朕文 孝考 宄井白伯 䵼牛鼎

曶壺

〈2834〉用乍朕 文考

釐公陳壺

a″ 

毛公鼎

〈0680〉 不顯文武 亡不閈 于文武耿光

b″ 

c″ 

虢文公鼎

〈0582〉 虢文 公子

叚乍作尹叔妃鼎 (A·B)

d″ 

㝬鐘

〈0061〉 王肇遹 省文武

e″ 

引鼎

〈0454〉 引作文文丁 敢盨

f″ 

𣄰尊

〈2136〉 用作文考尊彝

g″ 

德克盨

〈1262〉 德克乍朕文 且考滿毀

h″ 

曾伯盨

〈1446〉 子我皇 且祖文考

i″ 

王孫鐘

〈0060〉 于我皇 且祖文考

j″ 

屭羌鐘

〈0042〉 武文 咸剌

k″ 

蔡侯盤

〈2923〉 鄦元壬母 按鄦氏 所釋共容元異

l″ 

伯家父盨

〈1328〉 用高于其 皇且祖文

考



盂鼎 文王之文

从王从文

〈0676〉「不丕顯玟王△」「在珷王嗣玟王△乍作邦」「令我隹即井㐭刑廩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命二三正」



乖伯簋

〈1389〉「朕不丕顯且祖玟△珷」

〈0037〉「用乍朕文△考釐白龢替鐘」〈0044〉「用喜侃前文△人」〈0045〉「于𤔲予皇且祖文△考」

〈0472〉「若鋳乍文△嫛宗尊彝」〈0577〉「用乍皇且文△考寶鼎」〈0591〉「白伯陶乍作厥文△考宮弔叔寶𩱘彝」〈0610〉「用享孝于文△且祖」〈0624〉「用享孝于朕文△祖」

〈0621〉「遫乍朕文△考亂白尊鼎」〈0633〉「衛肇乍厥文△考己中仲寶𩱘鼎」〈0648〉「用乍朕文△考釐叔尊鼎」〈0656〉「自乍後王母厚商厥文△母魯公孫用鼎」〈0654〉「乍朕文△考口弔叔𩱘彝」〈0657〉「用乍朕文△考釐白伯寶障鼎」〈0672〉「用乍朕文△且祖辛公障鼎」〈0673〉「唯用妥綏福唬前文△人」〈0675〉「穆穆朕文△且祖師𩱛父」「用乍朕文△且祖師𩱛父寶𩱘彝」〈0735〉「用享𩱘鼎厥文△考魯

公」〈0805〉「婦闌乍文△姑日癸尊彝」〈1131〉「彔作文△考乙公寶尊簋」〈1132〉「彔乍厥文△

考乙公寶障毁」〈1221〉「伯𣄨作文△考幽仲尊毁」〈1252〉「季𩰫肇作厥文△考井

叔寶障彝」〈1271〉「咎容乍(作)朕文△考日辛寶障尊毁」〈1285〉「用乍(作)厥

文△考障尊毁」〈1299〉「遣乍朕文△考胤白尊毁」〈1300〉「其朝夕用喜于文△考」〈1309〉

「癸作文△祖考尊寶毁」〈1310〉「用享于皇祖文△考」〈1313〉「隹用妥綏神裹懷

唬乎𢎓前文△人」〈1329〉「用作文△考父丙彝」〈1335〉「𧉼光乍朕文△且乙公皇考

季氏尊毁」〈1347〉「乍朕文△考光父乙」〈1351〉「用乍文△考旅弔叔障毁」〈1366〉「用

乍(作)文△对外姑障毁」〈1370〉「用乍朕文△考叀白障毁」〈1371〉「伊用乍朕不顯文△

且(祖)皇考徲弔叔寶𩰫(?)彝」〈1382〉「𧻚(?)文△武」〈1445〉「用乍交(文)考日丁寶彝」

〈1484〉「媵厌鮇乍(作)厥文△考媵仲旅毁」〈1487〉「其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1497〉

「㽙(从)乍朕皇且(祖)丁公文△考叀公盨」〈1503〉「俅弭𤔲(嗣)趠文△」〈1508〉「用邵(昭)

洛格朕文△祖考」〈2082〉「𠈌作文△父日丁」〈2118〉「𦉢中(仲)𣏟乍厥文△考寶

䵼彝日辛」〈2129〉「黃肇作文考宋白旅尊彝」〈2137〉「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
〈2144〉「用乍文考乙公寶尊彝」〈2149〉「節文王母」〈2151〉「用乍作朕文祖益公
寶䵼彝」〈2435〉「及我文𢼸考」〈2445〉「用乍朕文且益公寶䵼彝」〈2679〉「𢓊作
文考癸寶䵼彝」〈2685〉「婦闌作文姑日癸尊彝」〈2695〉「盫中仲𡘀乍
厥文考寶尊彝」〈2715〉「用享于文考庚仲」〈2728〉「用乍文考乙公寶䵼
彝」〈2886〉「北子宋作文父乙寶尊彝」〈1297〉「相侯休于厥臣口錫帛金
口楊口口事文考」〈2150〉「余用乍朕文考大中寶䵼彝」

方濬益曰「前文人即周書大誥君奭等篇之前寍人古文字作
文或作𢘽其緐文則作𢘽史喜鼎君夫敢諸器𢘽字可證也漢
世尚書出於壁藏學者罕識古篆誤以𢘽為寍於是前文人
之文均譌為寍而文考為寍考文王為寍王矣」（綴遺卷一十

四頁吳生鐘)

吳大澂曰書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詩江漢告於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鐘云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寍曰予曷其不于前寍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不于前寍人攸受休畢曰天亦惟休于前寍人曰率寍人有指疆土前寍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有从心者或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或又作[illegible][illegible]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寍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寍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寍王即文王寍考即文考民獻有十夫即武王之亂臣十人也寍王遺我大

5531(9.77-1199)

寶龜鄭注受命曰寍王此不得其解而强為之說也既以寍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不見古器不識真古文安知寍字為文之誤哉』（字說二九頁文字說）

m″劉心源曰『玟珷皆从王蓋會意字或云皆是玉旁引說文玎公為證此佀是而非實未諳篆法也古文王作王本銘可證末畫重者李陽冰云取王者有土之義此二字从王末畫皆重碻非从玉吾攷中鼎云菰裹人名裹地太史錫于[王戈]王作臣本是珷王二字王黼誤釋[王戈]王當已此銘訂之』（奇觚卷二、三四頁克鼎）

m″高田忠周曰『吳大澂曰文王武王文武从王他器未見當亦臣子尊先王意特加王以別之也。按蓋如吳說亦所以字亂益多

也要如此實當屬于王部从王文聲猶與女字、从女某聲同」

（古籀篇十八第二七頁）

高鴻縉曰『說文文文錯畫也象交文』無分切

段玉裁曰紋者文之俗字

按以錯畫表紋紋不拘何物也茲以錯畫表其通象而已故文（紋）為指事字名詞後世引申以為文字文章文彩等意」（字例三篇六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文部文錯畫也象交文馬叙倫曰象交文當作象形校者改之……象繡之交遺為文章也故文母爵作文矣六書疏證一七三七』按馬說非也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之／乂、ㄥ ⊍ ⊍ 即刻畫之文飾也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

不火食者矣。孔疏：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穀梁傳哀公十三年：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范注：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考文身為初民普徧之習俗，吾族祖先自無例外，由於進化較鄰族為早，故不見諸傳記。

文訓錯畫，引伸之義也。孳乳為彣，說文彣部：彣，䬄也。从彡，文，為駁。馬部：駁，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周成王時，犬戎獻之。从馬，从文，文亦聲。春秋傳曰：媽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釋叢六十七頁至六十八頁文）

嚴一萍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案甲骨及彝銘之文，皆示人身有錯畫，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蓋文身之象形，引申以為文采字。哀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注：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禮記王制：被髮文身。注：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史記越世家：劗髮文身

錯臂左衽注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文身所錯畫者形態各異故文字之所取象亦不一……

金文編輯錄甚富綜其錯畫之形種類頗多作：○ ＋  ㅂ ∪  不一而足古之文身宛然在目如驫羌鐘之文蔡侯盤之文已同小篆楚王戈之文則為美術體

（中國文字九冊一頁釋文）

〈大6〉「毓文王々母聖孫」「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刑)亡克競氒剌(烈)」

〈大13〉「用乍文考日乙寶尊彝」〈大14〉「用乍朕皇文考益白(伯)寶尊毀」

〈大21〉「用乍朕文考乙仲肸毀」〈大24〉「不顯文武」〈大26〉「用乍朕文考寶毀」

〈大47〉「勿灋文侯覭令(命)」〈大50〉「趞々文武」

敎 說文所無

𪓐寏簋

「𪓐寏敎用作」

〈1158〉

訇辛𪓐丸簋



彥 說文所無。說文立彣部，彥字从之。从金文觀之，當刋立彥部于文部下。彥鼎

「尸商彥貝二朋」〈0518〉

a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彣，戫也。从彡，从文。彡，毛飾畫文也。象形，寀丿以象毛，積而三，象其多，非三為定數也。此銘彥下彡作乁，蓋象毛之屈曲，飾義已見，不必三而後為飾。此古文篆文繁簡之異也。或疑彥非彥，即彣之異文，上从文，下乁，皆象其飾。」（攟古卷二之二．三頁彥鼎）

a 方濬益曰「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此从文从弓。弓字三折，與彡形近，當是古文彥。篆文變从彣也。」（綴遺卷四．八頁彥鼎）

高田忠周曰「許印林說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彣𢒪也从彡从文彡毛飾也畫文也象形按丿以象毛積而三象其多非為定數也此銘彥下彡作乙乙蓋象毛之屈曲飾義已見不必三而後為飾此古文篆文繁簡之異也或云彥非彥即彣之異文上从文下厂皆為其飾商賞通彣貝貝名山海經濁浴之水其中多文身文彣通卯尹因受彣貝三朋之賞而作以祀父丁也此說釋文義即為至當然謂為彣字非是鐘鼎款識文言君賜貝之事殊多而其貝名亦有數種蓋疑皆謂地名貝所產也又此變彡為乙乙者連綿以便筆寫之捷猶後世艸書多聯筆然則三代古文已開漢晉艸書之源耳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如印林所引詩羔裘邦之彥兮傳士之美禮記大學人之彥聖皆字之本義許氏所本可知矣爾雅舍人注國

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亦與許氏合』(古籀篇十八第二八頁)

〈柯昌濟曰彥『說文美士有文从彣厂聲彣戫也从彡从文毛毛飾器文也以此字證之似古文从文从厂聲从弓也古者男子生以桑弧射四方又取士之能射才美之誼故从弓也』(韓華六八頁彥鼎)

詹[a]

詹 說文所無

羣氏詹會

〈3026〉「羣氏詹△作膳鑰」

[a]羅振玉曰「詹字作詹下从言初亦不審為何字以下善字从言推之知即言字蓋即許書之諺篆文从彥聲此从彥省聲也」

（丁戊稿二一頁羣氏詹作善會跋）

[a]

⿸产初　說文所無

陳肪簋　陳仲⿸产初孫

〈1336〉「余陳仲⿸产初孫」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裔非此明从初从彥省、彥訓美士有彣也、此初字从彥、所以贊初孫之美、連文以會意、亦為一例』（古籀篇二十八第七頁）

[a] 郭沫若曰『⿸产初殆產之異、从初彥省聲、產者生之初也、故从初、字在此与和對文、蓋即讀為彥、美士曰彥、』（兩攷二一四頁陳肪毁）



髮 說文或从首作𩠐汗簡首部𩠐釋髮 召卣一

〈2143〉「髮微」

〈2723〉「婁黃髮」 微眉



髮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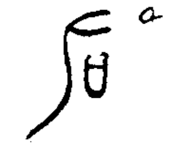
〈0026〉「髮其萬年」

高田忠周曰「說文髮根也从髟犮聲或从首作𩠐古文作𩑶然此篆从犬犮之省文也艸部曰茇艸根也从艸犮聲與髮同意也蓋有根而上出者即拔出之義也又可引拔之義也釋名髮拔也拔擢而出也又犮字解曰犬走皃从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自與引拔之義近矣髮从犮聲自有會意也」(古籀篇四十六第六頁)

b 郭沫若曰「𩠐當是周王名、疑是古顏字、顏或作𩑶、从首彥聲、此殆从首犬聲、彥、犬聲同元部也、史記稱懿王名囏、索隱引

世本作堅，与顏極近，疑其本字實作𤢖也。』（兩攷八十三頁猶鐘）

高鴻縉曰：『金文𤢖，及或文𤢖，皆从首，犮聲。』（字例二篇二三一頁）



后

吳王光鑑 〈2987〉「虔敬乃后孫」

林義光曰「說文云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按𠂆人反文口象出令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曰后目施令告四方段本如此似是各本作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𠂆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非但發號者君后也六字當存于从口下也要后為反司司者詞命也發號之意而司掌之者后也后指人司指言司后轉注書舜典班瑞于羣后后則諸侯非天子也轉為后帝天也后土土神也又禮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許云繼體君者亦為轉義或為後字引伸段借也儀禮聘禮記君還而后退禮記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是也又為厚厚即厚

字魯公子翬字后是也又按說文后部㖃厚怒聲从口后然后从反司司从人口如㖃又从口複矣且厚怒為聲亦發號之轉義字不改作而可矣又言部有詬或作詢詬亦后字異文㖃詬同字猶呵訶同字而謑詬恥也者當依經傳多見作詢為正而詢亦當同句矣或云人者本也言者末也以末為始而本為終甚背于義然思若后字而為會意从口从匕也匕者從也卑也非特立自尊之意也故知矣后王之后非司字之形原也』(古籀篇三十六第二六頁)

金祥恒曰『后說文云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徐灝曰說解譌舛既以𠂆象人不得又析為从厂一口蓋後人竄亂段氏刪成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並於象人之形下注謂上體𠂆

也尸蓋人字橫寫不曰从𠘧而曰象人形者以非立人也下文卮解立曰象人后所从𠂆口是否从口人實可懷疑疑后為石之異文說文磬之古文作硜从[𠂆口]巠聲甲文磬作[illegible]象以殳擊懸磬也磬為樂石故从尸尸即古文磬之[𠂆口]所从之𠂆說文碣之古文作[illegible]繫傳作[illegible]玉篇作䮡𠂤[illegible][illegible]蓋即石所从之厂故[𠂆口]為后之異文而后石為一字尚書堯典擊石拊石釋文石古文作后磬謂古文作后下有磬字蓋后為石之證也至於石音禪紐后匣紐同為次濁摩擦音故石后得通假后非繼體君之本義矣借后為皇王帝后之稱如尚書盤庚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葉玉森前編六二三一及拾遺考釋一四一七片下考釋云

后及司之反書即司字卜辭似叚作祠堯典汝后稷之后經

生取訟紛紜鄭玄王充劉向竝引棄事作汝居稷官近儒俞樾王先謙遂據以訂正謂后為居譌余按卜辭后字與后形同知堯典古文必為汝司稷又卜辭后字段毓為之一作[illegible]形故傳寫譌變或誤后為[illegible]鄭玄等所見之本乃更譌作居矣

葉氏謂鄭玄等所見之堯典后譌為居是也蓋后與居形近而誤而曰古文必為汝司稷則非司與居形之差若矢壤決不會訛誤如是之甚或曰古文作后則后乃后字非司字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从反后其實為一字甲骨文乙二二七四龔后之后作司乙五九八五龔后之后作后正是正反書之証因甲骨文求左右對稱常常正反書之其實為一字故司之說解為臣司事於外者與后發號者君后也其義一之與二也許

氏不見真古文，不知為一字，強分為二，而易其解說。至如說文中反从為比，反身為㐆，反欠為旡，反永為𠂢，反彳為亍，多可疑者也。』（中國文字十册四至六頁釋后）

司 司母戊鼎

〈0281〉司母戊

毛公鼎 司 余小子

〈0688〉司嗣余小子弗彶忘

㝬鐘 我隹司配皇天

〈0061〉我隹司嗣配皇天王

甬向簋

〈1360〉余小子司嗣朕皇考

揚簋 嗣工司 司一㝬乍史

〈1375〉眔嗣乙司事

大梁鼎

〈0570〉大梁司寇口乍智奎

从爵从司 經典作司 說文籀文辭从司 作嗣

康侯簋 嗣土即司徒

〈1289〉濬司土逘眔啚作厥考尊彝

㲋簋

〈1354〉命女汝嗣成周里人眔者侯諸侯大亞

令簋

〈1377〉戍甬嗣沚

司土司簋

〈1127〉嗣土嗣作厥考寶尊彝

盂鼎

〈0676〉迺繇夾死

嗣△司戎 易錫女汝邦嗣△三白伯
易錫尸嗣△王臣十又三白伯



免簋

〈1358〉
令女汝足周師嗣△歕林



免簋 二

〈1359〉
令命免乍嗣△土司徒嗣△
奠還歕眔吳虞眔牧



免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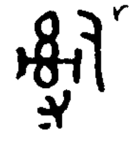
〈2729〉
乍嗣△



寰鼎

〈0641〉
呂師氏眔有嗣△司遂或

後國戭



吳方彝
伐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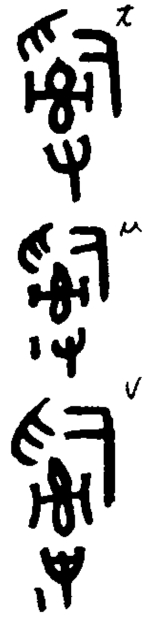
〈2444〉
王乎呼史戊冊令命
吳嗣△旃眔叔金



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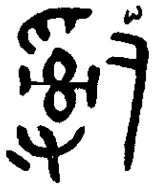
〈2836〉
命女官司成周貯廿家

監司新造
貯用宮御



頌簋

〈1392〉
頌令女官嗣△成周貯監
嗣△新造貯用宮御 (A·B)



頌鼎

〈0674〉
令命女汝官嗣△成
周監嗣△新造



靜簋

〈1366〉
王令命靜
嗣△射學宮



卯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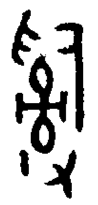
〈1390〉
歠載乃先且祖考死嗣△焚公室
昔乃且祖亦既令命
乃父死嗣△荅人
令余隹令女汝死嗣△荅宮荅人



番生簋

〈1387〉
王令毅
嗣△公族

卿事大史寮



元年師兌簋

<1386> 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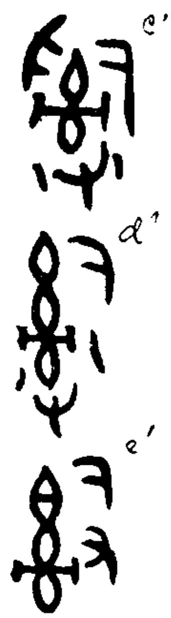


揚簋

<1375> 𤔲徒

單白(伯)內右䣄乍𤔲工官𤔲宣虐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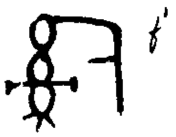
𤔲奠誓眔𤔲寇眔眔𤔲工司事



師嫠簋

<1388> 既令女(汝)更乃祖考𤔲卜輔令(命)女

𤔲乃且(祖)祖舊官小輔眔鼓鐘 (A·B)



無叀鼎

<0668> 𤔲徒南仲右無叀內(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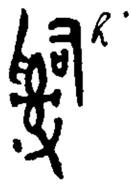
官𤔲𦙶王遉側虎

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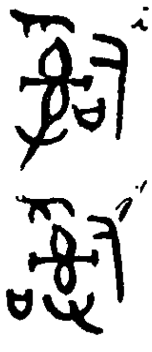
令鼎

<0660> 有𤔲眔師氏小子卿(合)射



舀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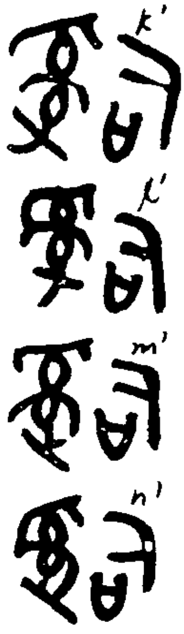
<0679> 令(命)女(汝)更乃且(祖)祖考𤔲卜事



師奎父鼎

<0667> 𤔲馬井白(伯)右師奎父

用𤔲乃父官友



散盤

<2927> 矢人有𤔲眉田鮮且𢼸武父西宮襄

淮𤔲工虎孝𤔲豐父唯人有𤔲刑丂

𤔲土徒△ 多𤔲 𤔲馬△ 𤔲寇 既人𤔲之 𤔲居 宰惠父

𢿅之有𤔲△ 𤔲奠 卌 㠯 從 萬 尺 敢有𤔲十夫



師酉簋

〈1374〉 𤔲乃且祖 啻官邑 人虎臣西門尸夷 (A·B)



毛公鼎

〈0680〉 命女汝𤔲公族 雩與參有𤔲△



㝬壺

〈2834〉 更乃且祖考乍作冢𤔲△ 土司徒于成周八𠂤毛



諫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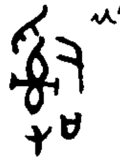
〈1370〉 𤔲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 王既命女汝𤔲△ 王宥囿 令全隹或有



南公有𤔲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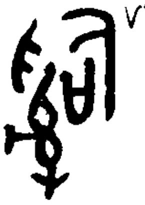
司鼎

〈0596〉 南公有𤔲△ 𤔲作尊鼎



師虎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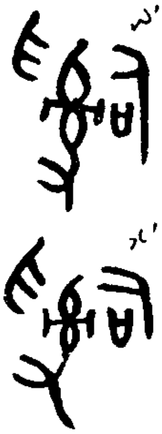
〈383〉 𤔲官𤔲右 戲𤔲荊



召伯簋

官𤔲左右 戲𤔲荊

〈1372〉 今召邑嗾訊有𤔲△ 有𤔲曰



召弔山父簋

〈1439〉 奠鄭𤔲伯大𤔲△ 召弔叔 山父乍作旅匿簋 (A·B)



豆閉簋

〈1368〉 𤔲 居𤔲馬

虞司寇壺

〈2823〉虞𤔲寇白吹作 寇壺 (A·B)

子仲匜

〈2980〉魯大𤔲徒子仲匜

白者作其庶女孟姬媵也匜

齊侯壺

〈2835〉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𤔲 于大無𤔲折 誓于大𤔲命用璧玉一𤔲

厚氏匜

〈1509〉魯大𤔲徒厚氏元作善匜 (A·B)

司寇良父壺

〈2808〉𤔲寇良父作為

衛姬壺

司寇良父簋

〈1214〉𤔲寇良父作為衛姬簋

司料盤

〈3009〉𤔲司料 東所寺

朐簋

〈1346〉用𤔲乃祖考事 𤔲司土

兮甲盤

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責

〈2926〉王令甲政征

𤔲治成周三方責積

大司馬簠

從彳

〈1405〉大𤔲司馬孝口自作飤匜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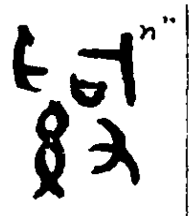
至于南淮



司工 丁爵 <1764>「𤔲司△工丁」



柳鼎 <0664>「王乎呼乍册尹册命柳𤔲司△六自師牧陽大口𤔲司△羌義夷」



穿鼎 <0648>「趞仲命穿口𤔲司△鄭田」

<0562>「魯左𤔲司△徒元乍作善膳鼎」<0581>「周𣚁公義𤔲司△曆」<0655>「用又左右俗父𤔲司△寇」<0657>「王命死尸𤔲司△王家」<0672>「𤔲司△馬井右師晨入門立中廷」「師晨足師俗𤔲司△邑人隹小臣善夫守口官犬」<1116>「𠬝𤔲司△土虎乍作寶尊𣪕」<1320>「口口司△口」<1363>「命女汝乍作𤔲司△家𤔲司△馬」<1365>「死𤔲司△尸司畢王家」<1367>「𤔲司△易場林吳虞牧」<1369>「𤔲司△馬井右師艅入門」「王乎呼乍作册内史册令師艅𩨋𤔲司△佃口」<1371>「𩨋官𤔲司△康宮王臣妾百工」<1385>「今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𤔲司△ナ右走馬」「令命女汝𩨋𤔲司△走馬」<1472>「魯𤔲司徒白吳口肈乍旅𣪕」<2164>「盠𤔲司△徒幽乍作祖辛旅彝」<2140>「公姞命叉𤔲司△田」<2145>「乍𤔲司△工」<2151>「曰用𤔲司△六

𠂤王行」「參有𤔲、𤔲土𤔲、馬𤔲、工」「王令盠曰攝𤔲六𠂤眔八𠂤埶」〈2445〉「曰

用𤔲六𠂤王行」「參有𤔲、𤔲土𤔲、馬𤔲、工」「王令盠曰𢦚𤔲六𠂤眔

八𠂤埶」〈2675〉「盩𤔲司土徒幽乍且辛旅彝」〈2714〉「公姞令次𤔲田」〈2837〉「啇

賞之台以〔王〕𤔲衣袞裘車馬」〈2957〉「魯大𤔲徒元乍飲盂」〈3012〉「廣𤔲治

三方」〈3133〉「郘大𤔲馬之𢦏造戈」

(10)阮元曰「吳侃叔云……銘云命女官治成周古司治嗣辭四字竝作𤔲竹垞釋治為司遂以司成絕句定為官名周字屬下讀為不辭矣案吳說是也」(積古卷四、三十五頁頌鼎)

(11)吳榮光曰「拓本第十行王二之下鼓鐘之上是紹字甚明白然則第八行第二字近接舞字下亦是紹字朱本釋紹于大下命上亦

是紹字紹从系說文系古文作系撿鐘鼎文司字糸旁皆作𢆶無作巾者元阮元謂紹即詔字也

陳敬仲犇齊韶樂在焉陳氏世守此樂而修備之齊莊公時與

陳桓子銘作洹子無字相悅非壻即女弟夫齊景公亦與桓子子武子開釐

子乞相悅陳氏引詔為重以大樂大舞迓於天子用璧玉二壺

二鼎八有事於南宮而孔子在齊聞韶有不圖至斯之歎然則

齊陳之韶勝於魯韶明矣謂紹為韶者舜樂之韶字以召為聲

以音為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為紹故禮記樂記

曰韶繼也鄭康成注曰韶之言紹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為紹

字而以繼訓之韶訓紹見於春秋元命苞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故韶磬見周禮大司樂皆後

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見孟子漢書樂志左傳釋文左祈招之詩亦祈韶也（筠清卷二

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頁周齊侯罍）

c" 吳雲曰「陳頌南說」紹儀徵師釋作韶最確 釋曰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御天子之事而為此器銘也紹即韶字陳敬仲𦬅齊韶樂在焉謂紹為韶者舜樂之韶以召為聲以音為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為紹故禮記樂記曰紹繼也鄭康成曰韶之言繼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為紹字而以繼訓之故韶磬皆後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自注云紹字從糸說文糸古文從糸檢鐘鼎文司字糸旁皆作屮無作巾者又云韶訓紹見于春秋元命苞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兩罍卷四第八頁齊侯罍)

l 吳大澂曰「𤔲古司字从𤔔从ㄋ許氏說𤔔治也讀若亂同大澂案𤔔象兩手理絲形理則治否則亂ㄋ治絲之器也从ㄋ為治疑司治二字本一字盂鼎」(古籀補五十二頁)

ä" 丁佛言曰「𤔲兮田盤疑為古辭字同𤔲乎是辛之異筠青館絅甫𤔲辟作𤔲可證」(古籀補補附錄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亦引云。疑𤔲字異文。銘意可通。然細篆形从𤔔从辛。辛即辟省。此當為辟字異文。辟訓治也。治理通用。字而金文理字悉用𤔲。𤔔為之。辟字固當从𤔔為義也。且治辟字經傳借乂。釋詁乂治也。又𤔔訓治也。𤔔乂同意。故辟字作𨐨耳」(古籀篇二十五第四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𤔲治也。从乙𤔔。乙治之也。按古作𤔲(番生敦)从一、一即工(壬字。勝也。字見壬條)。幺省。糸在其中。又兩手治之。从人。(轉注)𤔲字从𤔲得聲。與治音近。𤔲當即治之本字。亦變作𤔲(司徒司尊彝)與亂形合。不治之義。古以𢿟以𤅩為之。(今田盤。毋敢或納𤅩。散氏器。余有亂宄。爽亂作𤅩)與𤔲音別。秦以後𤔲形譌為𤔲。音譌為𤅩。亂始兼有治亂兩義。說文云。𤔔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按即

亂之偏旁』（文源）

補 高田忠周曰『按吳大澂云此古司字.从𤔔从ㄋ.說文𤔔治也.讀若亂同.按𤔔字象兩手理絲形.理則治.否則亂.ㄋ治絲之器也.从ㄋ為治.疑司治二字本一字.此妄且謬矣.如此篆即𤔲省.作𤔲又省作𤔔而釋者為亂者也.論語𤔲十人.借𤔲為司.其字元如此作.故今本誤作亂十人.亦是也.但司土司工之司.段借為治.實為理也.理治𤔲司古音皆同部通用』（古籀篇三十六第二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又后下曰.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

此二字解說並非以同詞合詥咸諴同字之例司即古文詞字詈下曰意內而言外也从司从言周禮大行人故書叶詞命禮記曾子問其詞于賓曰釋文告也經傳多借辭爲之孟子不以文害辭注詩人所歌詠之辭如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辭始與理通辭與詞通辭籀文作𤔲鐘鼎古文省作𤔔作𤔔釋者誤𤔔爲亂今本是也理詞爲韵亂與理不相叶矣然則詞者言發於口之意也其意則主於令命大行人所謂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是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詞字轉義亦當爲吏屬故或用爲臣事名又祠下曰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辭也从示司聲蓋以司爲辭司詞同字可識又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此祠實當作詞元即作司也又周禮大宗伯

司命注文昌弟四司民司農注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則即三台也禮記祭法立七祀曰司命注主督察三命此司命亦實大行人之詞命也唯星名為轉義似異亦同由是觀之司雖言語即為命令故从人口會意造字之恉重矣然掌司命者后也后司二字義相對司者言也后者發言之人也故反司為后后受意于司而司亦受意于后此為轉注字也說文父子誤轉倒矣」（古籀篇三十六第二二至二三頁）

徐中舒曰「銅器中司嗣二字之用分別甚明如

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我佳司配皇天 —宗周鐘

余小子司朕皇考肇帥井先文祖叔明德秉威義 —叔向敦

司余小子 —毛公鼎

此諸司字均當作嗣解.詩江漢云.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詩嗣字多用似.文意與銅器諸文同.尚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司嗣古多通用.𩁹敦司錫女赤巿緼旂.又一器司作史.是司又與史通.至有司之司.司徒司工司馬之司.銅器中均作𤔲(說文以𤔲為籀文辭)從無作司者.(叔向敦司余小子.以司為嗣.𤔲于永命.以𤔲為嗣.同一器而嗣字前後殊異.銅器自有此例)』(集刊第二本一分五一頁未粗考)

i 郭沫若曰.『𤔲段為祠.得福報賽曰祠.』(兩攷第四頁令段)

b 張之綱曰.『宻齋云司嗣古通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斠釋三頁)

馬叙倫曰.『𤔲為說文籀文辭之作.𤔲者省文.辭之轉注字也.辭從𤔔辛聲.說文曰.訟也.當作治也.𤔔即絡絲之絡本字.義

當為治絲，從爪從又從幺從H，H即治絲之具，𤔔之省也，𤔔之聲得於𤔔，𤔔司聲同之類，故𤔔轉注為𤔲，司辛音同心紐，故𤔲復轉注為辭，𤔔即治亂之治本字。（刻詞一二九頁司土敦）

斯維至曰：「案司徒，金文司均作𤔲，徒作土，亦作徒，舊說司徒之職頗謬悠難信。如書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周禮司徒序文云：使帥其屬掌邦教，乃以其為掌教育之事也。茲以金文考之，其職蓋掌邦國之土地與人民，所謂教育，應如今日管教養衛之類。𢦏毀云：命汝作𤔲土，官𤔲藉田，此治邦國土地之事也。舀壺云：更乃考作冢𤔲土于成周八師，此起人民徒役之事也。冢𤔲土之名，此為僅見，冢有大訓，則冢𤔲土即大司徒矣。」

郭沫若作周官質疑據𢦏𣪘命汝作𤔲土官𤔲藉田謂耕藉之事周官為甸師所掌屬於冢宰而古器銘則明明屬於司徒矣案此實誤解周禮大司徒職言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中略）制其封疆而溝封之設其社壝而樹之田主此正銘所謂官𤔲藉田也冢宰下之甸師其職乃掌耕耨王藉以供齍盛則限於王之祭田與司徒之管全國土地者斷然不同（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六至七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趞鼎云命汝作𤔲家𤔲馬啻官僕射士訊小大右隣案此至士斷句僕即大僕射射人士司士也周禮俱屬司馬與此銘亦合訊小大右隣蓋家司馬之職掌也郭沫若以為官名誤矣（考釋五七頁）小大一字前作訊於全句意義極關重要不可

不略加解釋。彝銘此字頗多異作，原有此字諸形，（刻字不便略去）因諦審之，从口从側人从糸，當隸定如嗾。蓋象人反翦其手係而問之也。前人釋訊，當據詩執訊獲醜之成語而然。但此字與訊字形全異，竊謂嗾實本字，後人以讀妥為允聲，允孔音近，詩遂以訊字假之耳。總之此字要為執訊俘虜當無問題。是嗾小大右隣者亦為執訊俘虜，且此正為司馬之所有事也。案右隣亦見於牧段，其銘云：厥嗾庶右隣，不刑不中，與此謂嗾小大右隣正合。而不刑不中一語，尤非解為刑罰之事不可。準此，可以斷言趞鼎嗾小大右隣之意義，亦為執訊俘虜，非職官也。

右隣一詞，亦有來歷。請試釋之：師毀段：𤔲嗣我西偏東偏僕御百工牧臣妾。叔弓鍾：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疑古代於庶民之編籍有東西或左右之分，平時如此，戰時亦然。師虎段云：啻官

𤔲左右戲緐判．郭沫若謂即師毀殷之西隔東隔．緐判則與僕御百工牧臣妾相當．案此極有理解．古人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則趞鼎牧殷之右隣殆即西隔矣．漢代有所謂閭左者．史記陳勝世家以居罪隸贅壻之徒．倘古代編籍之遺制歟．古人尚右．則右隣之社會地位當稍高於閭左亦未可知．

然或疑刑罰為司寇之職．不當與司馬相同．此乃只知一十而不知二五之論也．古代司馬於戰爭之時．於所獲俘虜必須隨時加以刑罰．使其屈服．是刑罰與戰爭可謂是一非二．司馬與司寇古本同職者也．參見司寇條

又豆閉殷之邦君𤔲馬及趞鼎之家𤔲馬當即周禮之都司馬家司馬也．鄭於周禮家司馬注云．家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今案趞鼎家司馬亦為王所親命．

是鄭氏或據後制為說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八至九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案王制言三公與周禮六官之制不同鄭玄乃主調停之說其言云與大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據此司寇當與司空同職但與金文所見殊不合也南季鼎云用左右俗父𤔲寇案此俗父即師晨鼎之𤔲馬共亦即共伯和(據郭沫若考證見考釋一一三頁)則俗父乃以司馬而兼司寇也此為司寇與司馬同職之證又司寇掌異族刑罰其性質亦與司馬掌征伐正同周禮大司寇云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此乃以國家為施刑之對象意即征伐也此司寇與司馬同職之又一證

也。揚𣪘云眔𤔲寇眔𤔲工司寀司事通書康誥汝陳時臬司又云汝陳時臬事正以司事互用此謂司寇與司空為聯事也不得以為兼職之證請參見司空條』（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九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寀𤔲士之名僅見於牧𣪘其銘云牧昔先王既命汝作𤔲士中略汝毋敢弗帥先王作明刑用雩乃訊庶右隣毋敢不明不中不刑此司士當即趞鼎啻官僕射士之士彼銘云訊小大右隣與此云訊庶右隣亦合據此可知司士實掌刑罰與周禮言掌羣臣之版辨其年歲與其貴賤云云則又不同曲禮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司士之職甚尊周禮以司士屬於司馬而職掌乃同疑金文所見之司士若士與文獻為同名而不同實

者。書此
待考。
又彝銘中有士㠯克鐘 士商虘魯敳殷 士商 士父鐘 士父 士浮父 士浮父簋 猶
史頌宰弘等以官為氏。或即司士。（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
二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案司工金文作𤔲工。或據無叀鼎𤔲舡王遉側虎臣
以𤔲舡為司空者。案此實謬說。不可
信。舊說亦甚繆。悠周禮鄭目錄云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
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白虎
通封公篇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凡此
諸說。均因不知空工聲類相同。例可通假也。工者實工作工程
之意。詩緜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
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
興。鼛鼓弗勝。此詩敍司空為主土木興築之事。甚為著明。其所

以並及司徒者蓋以司徒起人民徒役故也
揚毀云王若曰揚作𤔲工官𤔲量田甸眔司居眔司芻眔司寇眔司工司(事)錫汝赤巿䜌旂訊訟司居司芻即司空之屬官冬官原缺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六以諸經傳補之有司里與芻人與此銘司居司芻頗合又眔司寇眔司工司者乃周禮所謂官聯也周禮冢宰鄭注云官聯為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郭氏不解以為此係司空而兼司寇見周官質疑及考釋一一八頁誤矣司事古通書康誥汝陳時臬司又云汝陳時臬事正以司事互用此司當讀為事正是官聯之意若如郭說則司字無有着落矣(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三至一四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α張鳳曰「司字從口所以發號施令．這不用說．其所從之刁象耜形也．象織機上放紗的叉形．耜便是現在的鋤頭．鋤頭有鴉嘴和雙龍的分別．這所象的便是那雙龍的一類．耜所以耕治土地．織機上的叉所以治理機上的紗．所以這個形狀是象徵着治理意義的．而耜的聲音又可以諧司．這刁旁實在已把司字形聲義的三方面都包含在中間了．頌敦說王曰頌命汝官𤔲成周貯．頌敦是周器文意完備．這是商器上的文字畫．比較簡單．故僅着一司字」（中央九安陽武官村出土方鼎銘文考釋）

α′楊樹達曰「𤔲字从𤔔从司、說文無其字、四篇下𠬪部云、𤔔、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按𤔔訓治、是也、幺子相亂之說非是、詳見余釋𤔔篇、又二篇上口部云、司、語相訶歫也、从口辛、辛、惡聲也、讀若櫱、𤔲字从𤔔司聲、蓋假為辥、說文云、辥、

治也。」（積微卅六頁兮甲盤跋）

C″楊樹達曰「玊一嗣者、嗣假為笥、璧玊二備、玊一嗣、備嗣皆以盛器言之、上下文正相類、或疑、笥說文訓飯及衣之器、不聞盛玊、然儀禮大射儀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知笥兼盛他物、不惟盛飯及衣矣、蓋笥有大小之不同、大者盛衣、其次盛飯、盛決拾及玊、則其最小者矣、王居說玨朋謂玨與㲄義同音異、又謂㼌以玨為聲、皆不免𢧐說之病 左傳哀公二十年云、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說文云、簞、笥也、玊一笥、猶傳云一簞珠矣。」（積微五十四頁洹子孟姜壺跋）

D高鴻縉曰「商時有司字从口从㕣省會掌管意周人加意符𠂤故作嗣」（頌器考釋三九頁）

朱芳圃曰『說文司部：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馬叙倫曰：司蓋從彐，即匕箸之匕，從口，到匕於口，即飼小兒飯之義，飼伺之初文也。六書疏證一七、四九 按馬說非也。字从廿，从彐，廿即甌，盛食之器，彐為𠂆之倒文，扱食之具，二者皆所以設食，即司之本義。孳乳為祠，爾雅釋詁：祠，祭也。又釋天：春祭曰祠。郭注：祠之言食。考古人每食必祭，郭云祠之言食，引伸之義也。說文示部：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从示，司聲。望文生義，其失甚矣。』（釋叢一〇一頁司）

參閱1205后字條金祥恆說

丁驌曰『卜辭司字后字在一期原是一字，二期改為全部寫作后，三期以降又全寫為司，疑司為本字，后為其段。』（中國文字二

十一册二頁說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金文編司字下收司及𤔲說文籒文辭从司作𤔲訓訟也从𤔔𤔔猶理辛治理與司事義本相近然於彝銘中司𤔲兩字用法大異此不可不辨者𤔲為官治故司馬司土司寇等金文皆作𤔲說文「臣司事於外者」當以訓𤔲後世省緐直段司為之經典如此而大梁鼎「大梁司寇口乍智釜亦如此蓋晚周已見其跡之漸也金文編所收諸器凡數十例中𤔲不作官治解者僅兩見齊灰壺「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𤔲」楊樹達謂段作筍王國維謂段作琟諫𣪘「今余隹或𤔲令女」則段作嗣司字除上舉大梁鼎外金文及栔文並無司事之義卜辭中祀又曰司羅振玉云「商稱年曰祀亦

曰祠。爾雅釋天「商曰祀」。徵之卜辭，稱祀者四，稱司者三，曰「惟王二祀」，曰「惟王五祀」，曰「其惟今九祀」，曰「王廿祀」，曰「王廿司」，是商稱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爾雅「春祭曰祠」，郭注「祠之言食」，詩正義引孫炎云「祠之言食」，音賜，為郭注所本，是祠與祀音義俱相近，在商時殆以祠與祀為祭之總名，周始以祠為春祭之名」增考下頁五十三，甲骨文字集釋頁二八六二引。金文中司段作嗣，弔向簋「余小子司朕皇考」，段作事，揚簋「嗣工司」，或為專名，司母戊鼎「司母戊」，然則嗣、司本非一字矣。嗣字兮甲盤「嗣工」，丁爵並从啇，啇疑司之誤，而司或作习，不从口，嗣亦遂誤从辛作辭，此乃形誤，非謂从司者亦可从啇也」。

〈大14〉「笞先王既令女汝乍嗣士」「白䖒之𤕌卬令鬲司畐甲旱召敓」

〈大16〉「嗣馬井白口入右徙走」

〈大18〉「嗣王家」「死嗣王家外內」「嗣百工」

〈大21〉「[illegible]嗣△我西陽東陽僕馭百工牧臣妾」〈大26〉「令女乍嗣△土徒」「官嗣。耤田」〈大23〉「王令敳縊[illegible]嗣九陂」〈大45〉「余命女汝嗣△辝予[illegible]」「𠜊伐

𩓣司△祀」〈大47〉「令隹司△嗣[illegible]先姑君晉邦」〈大48〉「晉嗣△徒白伯郤父乍周姬寶[illegible]鼎」



令 蘇子亂為命

卯卣

〈2720〉 王令命卯其兄祝

敳釐口于牽田



父辛 卣

〈2570〉  令

父辛



保卣

〈2725〉 王令保及殷

東國五侯



𩠟卣

〈2724〉 子令小子麄先以人于

堇 月唯子曰令望人

方 罢箕



大保 簋

〈1323〉 王降征令命于大保

周茲茲彝對令命



井侯 簋

〈1378〉 王令命燓文眾內史

曰克奔走上下

帝無終令命于有周追

孝孝用冊冊王令命



矢方 彝

〈2446〉 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方

令命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命造出

同卿旋寮造令舍三事令命舍三方令命既咸令命易錫令鬯金小牛

遍令命曰今我隹令命女二人亢眔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冊令敢揚明



矢尊

公尹丁宮

〈2152〉 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

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命造同卿事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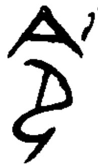
「佸令△命」既咸令△命」錫令鬯金十牛」迺令△命曰」令我唯令△命女

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乍冊令△敢揚明公尹人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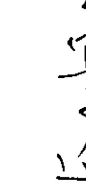
臣辰盉

〈1951〉「王令△命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戍甬鼎

〈0617〉「王令△宜子迨西方于省」



小臣遹簋

〈1357〉「白懋父承王令△命易自」



麃伯簋

〈1347〉「般辟天子，麃白令△乎隹麃金轎車」



令簋

〈1377〉「乍作冊矢

「令△」障圜于王姜」「姜商賞令貝十朋」「令敢揚皇王室休」

「令△」用奔敢展揚于皇王」「令△敢展皇王室」



沈子簋

〈1391〉「拜頷首敢取卲告朕吾考令△命」「克成妥綏吾。



康侯簋

〈1289〉「誕令△命康侯啚于衛」

考于顯受令△命」「用水乞霝令△命」



盂鼎

〈0676〉「王才在宗周令△命盂」「受天有大令△命」「我聞殷述墜令△命」

「若玟王令△命二三正」「令余隹令△命女汝盂𦣞䝉召焚文苟敬雝」

雝德巠經令命女汝壷丼型乃嗣
且祖南公、勿灋廢朕令命

令 (8)
眔卣
〈2717〉
王姜令命乍作冊睘安尸夷白伯

令 (Y)
史獸鼎
〈0652〉
尹令命史獸立工于成周

令 (s)
宅簋
〈1348〉
令命宅事白伯懋父

令 (t)
傳卣

〈2753〉
令命師田父殷成周□
師田父令命小臣傳非余
師田父令命余□□官白伯懋父賞小臣傳□白伯休

令 (u)
盂爵
〈1850〉
王令命盂寧鄧

白伯鄧伯

令 (v)
明公簋
〈1260〉
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

令 (w)
貉子卣
〈2718〉
王令命士衛道歸饋貉子鹿

令 (x)
彔伯簋
〈1380〉
東國患弘天令命

令 (y)
召鼎
〈0679〉
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卜事
□鼎卑俾復令命曰

令 (z)
召壷
〈2834〉
王乎呼尹氏冊令命白伯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令命永令命多福

令 (a')
師旂鼎
〈0665〉
懋父令命曰

 b'

免盤

〈2917〉令命乍冊內史易錫免鹵百陵

 e'

䡇侯鼎

〈0671〉王令命䡇侯白晨曰 勿灋朕令命

 d'

雍伯鼎

〈0536〉王令雍白啚于之為宮

 e'

宄鼎

〈0648〉遣仲令命宄 口嗣鄭田

 f'

克鐘

〈0653〉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 專 奠王令命 用匄屯叚永令命

 g'

無員

 h'

簋

〈1353〉敢對揚天子魯休令命 (A·B)

 i'

追簋

〈1355〉用祈匄眉壽永令命

 j'

善夫克鼎

〈0662〉王令命善夫克舍令于

成周遹正八𠂤之 季永令命霝冬令終

 k'

 l'

頌簋

〈1392〉尹氏受王令書 王乎史虢生冊令 頌 頌令女官嗣成周貯 頌拜

稽首受令通 采永令命

 m'

克鼎

〈0675〉出內納王令命 王乎呼尹氏冊令命善夫克 箕令既令女汝出內納朕令 令令隹醽就

乃令勹濬廢侯令

n′

麓伯簋

<1344> 周衸句康勳屯右適彔魯令

o′

善鼎

<0673> 笥先王既令命女汝ナ佐足

褱戾令乍唯肇䌛緟先王令令女ナ足褱彔戾

p′

師酉簋

<1374> 敬夙夜勿濬廢侯令命

q′

不𡠄簋

<1393> 王令

命我盖追于西

r′

史頌鼎

<0658> 令史頌僟蘇日遣天子覭令

s′

t′

史頌簋

<1356> 令命史頌僟蘇

日遣天子覭令命

u′

頌鼎

<0674> 尸氏受授王令命書王乎呼史虢生册令命頌令命女汝官嗣成周受令命册佩適彔祿永令命

v′

員鼎

<0613> 王令員執犬

w′

卯簋

<1390> 燮白伯乎呼令命卯曰笥乃且祖亦既令命乃父死嗣𠬝人令余隹令女汝

死嗣𠬝宮令𠬝人

x′

y′

z′

師嫠簋

<1388> 既令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小輔令余隹䌛乃令命敬夙夜勿

濱廢朕令△命└



a"

師虎簋

<1383>

「冊令△命虎└「截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令令

佳師井型先王令△命└「令女汝更賡乃取祖考└「司…

夜勿濱廢朕令△命└



b"

師寰簋

<1381>

「令令△達令△命女汝逆…師寰…

整㦸夷左右虎臣正淮夷└



c"

禹攸比鼎

<0670>

「王令△嘗者└



d"

大鼎

<0666>

「王召走馬雁令△取繇騳卅二匹易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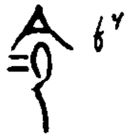


e"

鷹羌鐘

<0042>

「令△命于晉公└



f"

蔡侯鐘

<0054>

「鑄令△甫└



g"

蔡子孔為鈴

王成周鈴

<0064>

「王成周令△鈴└

<0033>

「余于永令△└

<0035>

「蔓堇勞勤大令△命└

<0041>

「濂公令△命寧眾史旗曰└

<0060>

「令△眔奮先馬走└「令△眔奮└「敢陳令△命└「令△拜稽首曰└「令△對揚王

休」<0668>「王乎呼史習友冊令△無叀曰」<0672>「王乎呼乍冊尹冊令△命師晨足

師俗𤔲□〔〕人隹与小臣譱夫守□官、大」「敢對䢅天子

不顯休令△」<0677>「王令△命焚遻罶」「□令△□□□□□卒賦入門」「征

王令△命賁賞盂□□□□□〔弓〕一」<1281>「王令△燮𢦚市旂」<1296>「吕貿

曰羕令△命頪眉壽」<1311>「□商小子䍙十朋□□□□令△伐厥□䍙□

□」<1339>「令△用乍鑄弘中寶敦」<1345>「繛𡪢綰永令△命」<1352>「令△命龏㚸追

大𪘲則于段」<1358>「井弔叔有右免即令△命」「卑俾冊令△免曰」「令△女汝

足周師𤔲歡林」<1359>「令△命免乍𤔲土司徒」<1360>「勫擢于永令△命」<1361>「王

乎呼內史冊令△命趩更卒且祖考服」<1365>「王乎史年冊令△命望」<1366>「王

令△命靜𤔲射學宮」<1369>「王乎呼乍冊內史冊令△師𬯭𤔲〔〕□」<1372>

「亦我考幽白幽姜令△命」「戾令△命」<1373>「吕君氏令△命」「今既𠻸戾

我考我母令△命今弗敢𤔲亂」「今或又至致我考我母令△」<1375>「王

5583(9.129-1207)

乎呼內史先冊令命䟽」〈1376〉「王令命譱夫豖曰䛐趡嬰曰」「嬰令豖

曰謂天子」〈1384〉「王令虞侯矢曰」〈1385〉「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余既令命

女汝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令余隹䜌熹乃令命」「令命女汝䕕嗣走馬

〈1386〉「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1387〉「用䜌䜌綢繆

大令命」「王令䕕嗣公族卿事大史寮」〈1493〉「用桒壽匄𣪘永令命」

〈1496〉「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𤔲䜌永令」〈1497〉「令小臣成友右逆

𡨦口內史無𩰢大史旟曰」〈2137〉「君令余作冊睘安夷伯」〈2144〉「王令

𢦏曰」〈2145〉「令史懋易覓𢦏市冋黃」〈2151〉「王冊令尹易錫盠赤市」

「王令盠曰攝嗣六𠂤眔八𠂤埶」〈2444〉「王乎呼史戊冊令命吳嗣旂眔

叔金」〈2445〉「王冊令尹易盠赤市」「王令盠曰𤔲嗣六𠂤眔八𠂤埶」〈2709〉

「王在廙降令曰」〈2714〉「公姞令次嗣田」〈2728〉「王令命𢦏曰」〈2729〉「令命史懋易

錫兔𢦏市」〈2730〉「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2831〉「𦖞親令史懋路筭」

〈2922〉「敢對訊天子不顯休令△命」〈2924〉「史𦉜受授王令△命書」「敢對訊天子不顯段瑕休令△命」〈2926〉「王令△甲政征䵣治成周三方賚積至于南淮尸」「敢不用令△命」

丁佛言曰『令乃庚午鼎令象屋宇形朝廟受命者恭承之義象鄙躬也』(古籀補補卷九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令發號也从亼卪又命使也从口令聲然發號亦命令也疑令命元同字故三代器銘文兩字併用不分後世凡發號曰令發號以使人曰命分別劃然耳又說文敘曰六曰段借令長是也按段借有數種而造字之段借為最要者如令字段借有二抑从亼卪亼者集也卪者信瑞也亼卪者輯五瑞之謂也古者天子令諸侯輯五瑞事之大者也故造字時

借此事以為字形字義此謂造字之段借也其後令字轉為縣令之令令長于邑者即司號令者也此雖言轉義實亦段借義此謂造字後之段借也詩東方未明自公令之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則杜之本字本義』(古籀篇二十五第二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令發號也从亼卪按卪即人字見卪字條从口在人上古作令(孟鼎)作令(太保彝)象口發號人跽伏以聽也』(文源)

○陳夢家曰『金文的動詞令字可有三種用法(1)為命令之令如大盂鼎王才宗周令盂王若曰以下即命書內容(2)為賞賜之義如考𣪘王令考赤市(3)為令其為侯如麥尊王令辟井侯出坯侯于井此器征令康侯圖于衞即乃令康侯於衞命圖為侯』(金選二七頁西周銅器斷代康侯𣪘)

○周法高曰「銘文說征令康侯啚于衛，義為誕封康侯啚于衛。左傳定公四年，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杜注：命為蔡侯。老子五十一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河上注：命，成作爵，非也，王注：命並作爵。古本道德經校刊卷下頁三七易玄作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樓古礵溪趙樓正顧范同上。按敦煌本亦作爵。左傳命之以蔡，義為封之以蔡。老子命和爵異文，都作動詞用。令命古通，可釋為爵命、冊命、封。史記管蔡世家：封叔旦於魯而相周……云云，和段銘用法也相似。」（零釋三三頁至三四頁康侯段考釋）

S'ㄊ高鴻縉曰「令本訓良狀詞，自借為使令之令，動詞，習為故常。周人後加口為意符作命，故周時令與命一字。」（頌器考釋一八頁）

高鴻縉曰「按甲文有𠬝字从又(手)制服一人使之跪下也乃順服服從之服之初字令字从𠬝字省謂服從之人乃可以命令之也亼聲故為轉注亼音集亼聲諧令猶見母之變疑母ㄐ與广之同屬舌上也令為動詞或通段令為良狀詞周人於令加口為意符作命其意不別令音之變為命猶聊音之原於卯音也舌上變為舌音也是故令與命一字後世用之微分區別字」

例六篇二三八頁

周法高曰「高鴻縉謂令从𠬝省亼聲非是亼與令音韻相去懸遠何得諧聲林義光謂象口發號人跽伏以聽可从」

〈大1〉「王令大史兄𧂐土」「令兄奧女汝𧂐土」「中對王休令」〈大2〉「佳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中先省相南或國貫行」

〈大4〉「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貫行」「吕王令命曰」「令令女汝事小大

邦」〈大5〉「王令命趞截東反尸夷」〈大6〉「王令命毛白伯更虢戡公服」

「令易錫鋚勒咸」「王令命毛公吕邦冢家君土駿徒御戜職人伐東或

國瘠戎」「王令命吴白曰」「王令命吕白曰」「趞令曰」「龏忞昧天令

〈大9〉「王令命辟井厌出矜厌矜井」「遲朋令命」「髙旋從奔走令

命」〈大10〉「遲令」〈大14〉「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昝先王既令女汝乍

嗣士」「令女汝辟百寮」「苟敬夙夕勿灋廢朕令」〈大17〉「王令命

東宮追吕六自も之季」〈大18〉「王乎史尤冊令命吊」「昝先王既令

女汝乍作宰」「令令隹饠熹乃令」「令女汝眔旨鞏足對各」「又有䣄

令命」「敬夙夕勿灋廢朕令命」〈大19〉「王令敔追遻御于上洛烋谷

〈大21〉「令令女汝死尸我家」〈大23〉「王令散繼䕪嗣九陂」「永令命霝冬令

終」〈大24〉「孚敷受天令命」「用夾𠷎氏辟奠大令命」「令令隹饠熹

乃令命」「令女汝叀䜌惠雝我邦小大猷」〈大26〉「令女乍嗣土徒」〈大47〉「勿

㵾文厌覞令命」〈大49〉「通彔永令命」

a
卲與佋為一字
井侯簋

〈1378〉
卲朕
福血

b
沈子簋

〈1391〉
拜稽首敢取卲
告朕吾考令命

c
刺鼎

〈0653〉
啻禘
卲王

d
卲簋

〈0971〉
卲匕
寶冀

e
頌鼎

〈0674〉
王才在周
康卲宮

f
g
頌簋

〈1392〉
王在周康
卲宮
(A·B)

h
頌壺

〈2836〉
王在周
康卲宮

i
毛公鼎

〈0680〉
用
卲

卲皇
天

j
大師
虘豆

〈1508〉
用卲昭洛格
朕文祖考

k
𪓐伯
簋

〈1344〉
其用卲享
于朕皇考

l
㝬鐘

〈0061〉
反獸遹省聞來遹卲王用
卲各昭格丕顯祖考先王

m
秦公
簋

〈1382〉
㠯卲
皇祖

n
o
屭羌鐘

〈0042〉
卲于
天子
(A·B)

p
卲王
簋

〈1103〉
卲王之諻
之薦簋

q
楚王
戈

〈3120〉「台以卲諹文武桒嗣用」



陳侯因𪒠錞　从文

〈1503〉「其唯因𪒠揚皇考卲緟」昭統



「盧鐘用卲大宗」

〈0036〉「用卲大宗」

〈0444〉「卲王之諻之饋」[illegible]鼎

j　吳榮光曰「卲即昭說文作佋集韻作卲通昭盉和鐘銘昭字同此」(筠清卷三第二頁周太師盧)

f-g　徐同柏曰「卲即昭字周禮小史釋文昭或作卲」(从古卷六、三十頁周頌敦)

c　方濬益曰「卲王即昭王說文卲高也昭日明也爾雅釋詁昭見也蔡邕獨斷聲聞宣遠曰昭高明見遠義并相近是卲昭二

字古通用之證』（綴遺卷四、十八頁剌鼎）

s

吳大澂曰『□當即紹說文紹古文作□陳侯因資敦作□古陶器文有□字此从□即卲之異文从匕其變體也』（愙齋二冊十一頁䣢鐘）

卜9

吳大澂曰『□古昭字从卩頌敦王在周康昭宮昭作卲』（古籀補三十八頁）

Y

劉心源曰『紹說文紹古文作□即此汗簡引作□』（奇觚卷四十四頁陳侯因資敦）

e

强運開曰『□頌鼎王在周康卲宮容庚云从召从卩卩象人跽形即人字也許書誤析佋卲為二字羅振玉說說文廟佋穆

父為佋南面子為穆北面經典通作昭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注父曰昭此字屢見于金文經典釋文亦時偶之段玉裁以為晉人所竄入非也（古籀三補卷八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阮氏云吳侃叔曰康昭宮者康王昭王之廟也竹垞釋昭為卲非是遲父鐘銘用昭乃穆穆盄和鐘銘以昭格孝享昭字篆體與此正同召公之召作卲者是後世繁文古文所無也按吳氏未攷說文也說文卲高也从卩召聲蓋謂人有材超凡有節拔眾也又昭日明也从日召聲或以昭為卲周書謚法昭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是也昭穆字亦當卲為正召公字固从邑不从卩若夫卲穆字从人作佋為後出異文也劉心源云卲讀昭宗周鐘卲各大師虘豆卲洛皆

昭格二字可證也。阮以康昭宮為康王昭王廟，而寰盤康穆宮不著說。吳書引徐籀莊說康穆宮康王廟之右介，康昭宮康王廟之左介，皆未合也』（古籀篇二十五第三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卲，高也。从卩，召聲。按卩即人字，从人召聲。古作卲（頌敦）』（文源）

γ 徐中舒曰：『卲與紹同，繼也。說文古文紹作綤，亦从卲』（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三頁陳侯四器考釋）

α 郭沫若曰：『卲古昭字。新出驫氏鐘諸器有卲于天子，一器如是作，餘均作𥃩，𥃩即由卲而昭之過渡也。』（金攷三〇八頁周公段釋文）

九．〇 徐中舒曰「卲昭同，銅器昭皆作卲，此圖一至三之銘文卲並從日作昭。詩文王於昭于天傳云，昭見也，昭于天與昭于天子，文例正同」（厲氏編鐘圖釋四頁）

十 容庚曰「卲字讀若書盤庚上紹復先王之大業，孟子滕文公紹我周王見休之紹。說文紹古文从卲」（善齋廿四頁陳侯因資錞）

一一 周法高曰「關於『來逆卲王』，孫詒讓紹我周王見休義。孟子滕文公下篇云：『……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此紹亦當訓為相導其讀當以紹我周王見休六字為句。謂象士女來相導周王而顯其休喜也。……宗周鐘卲王與紹我周王之紹聲義亦正同」（金文零釋述林卷三頁五至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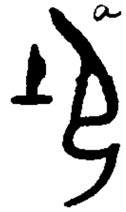
本銘的逆卲疑即令段「用鄉（饗）王逆遡」的逆遡，謂用饗王而逆

相之也。迪。諸家讀造。案古音邵肄宵部。舟聲字及造肄幽部。韵部相近。可通。」（零釋一二八頁釋[illegible]）

〈大6〉「佳乍邵△考夾」

〈大27〉「王才在周邵△宫」

〈大50〉「吕邵△零昭格考喜」



[土卩] 說文所無

[土卩]父簋

<1001>

[土卩]父匜

車登

 a

⿰弋卩 說文𠨱無

卯卯甗

〈0796〉「秝卯⿰弋卩匕△ 毋又燹」

 b

乍冊𤔲 卣

〈2711〉「⿰弋卩△其易錫乍 作冊𤔲圭瑝」

 c

⿰弋卩卣

〈2720〉「王令命⿰弋卩△其兄祝 𣪘廑口于夆田」

 d

⿰弋卩卣 二

〈2721〉「⿰弋卩△其易錫貝」

C 丁山曰「說文𠨱宰之也從卩必聲。必分之極也從八從弋弋亦聲。由聲韻孳乳言⿰弋卩當是𠨱之初文。詩淇奧有斐君子釋文引韓詩作有𠨱云美貌。然則⿰弋卩其猶言斐然。音轉為不嬰。周之士大夫好以不嬰無忌為名者固皆取誼斐然即⿰弋卩其別寫」（中央

三七𠨱其卣三器銘文考釋）



[合卩]說文所無

朐簋[合卩]朐人名

〈1346〉

康公右[合卩]朐



a 印从爪从卩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跽其義如許書之抑其字形則如許書之印意印抑為一字 羅振玉說

毛公鼎 用印卲皇天 <0680>「用卲卲皇天」



b 曾伯簠 印燮繇湯 <1446>「印燮繇邕湯」

<3118>「印鬼方䜌口攻旁」

b 徐同柏曰「印當讀為抑說文云抑按也从反印」(从古卷二、二十頁周曾伯霥簠)

b 劉心源曰「印徐籀莊讀抑說文抑按也从反印古文無正反讀抑是也抑者按循」(奇觚卷五、二八頁曾伯霥簠)

b 丁佛言曰「𠨍曾伯霥簠以手持卪曰印許氏說執政所持信也與後世印綬字不同說文正為印反為抑古似無此分別」(古籀

補、補卷九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羅振玉云說文抑按也从反印俗从手又印注執政所持信也从爪卪卜辭[illegible]字从爪从跽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跽其空如許書之抑其字形則如許書之印抑訓按訓屈訓枉訓止與字形正合引伸之則訓安訓治訓慎密及凡謙抑之稱予意許書印抑二字古為一字後世之印信古者謂之璽節初無印之名而卜辭及古金文則有此字曾伯霥簠云克狄淮夷印燮繁邑抑亦訓安訓治印燮猶言安和矣印之本訓即為按抑後世執政以印施治乃假按印之印字為之反印為抑殆出晚季所以別於印信字也古文每多反書而卜辭及金文印字皆正書無一反書者如許書者則印與抑之非二字二誼明矣愚

謂此說非是本書所收別有卜辭𢀠字與此篆正相反要印𠨍
相反此為轉注字印為璽之異名 由字形審會意之指璽从土
爾聲印與土可昵邇之意也或从玉从金取其材質也璽得與
土相昵者人手為之也此謂之印故从爪从卩〻者信節也璽
亦節也即卩也然其物曰璽又曰印〻璽則抑按于泥土者也
其抑按之曰𠨍〻與印其義相反相成也轉為凡按也安也治
也止也屈也枉也抑周禮曰璽不曰印而未可保殷無印名矣
又或周禮曰璽不曰印者印者私璽之名而非公法所用而當
時禮書無印之偁乎漢依舊禮故私曰印公曰璽自可有所原
而已○又按周璽有曰印者見上工師之印即是公璽也前說
亦非今正因謂上出卜辭云印令者猶後世云璽書邪存疑云」
(古籀篇二十五第四○至四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从爪卩。按卩即人字。見卩條印臻韻抑微韻雙聲對轉。當即抑之古文。象爪在人上抑按之。古作𠨙毛公鼎說文云。𠨙按也。从反印。按即印之反文。音轉如壹耳』(文源)

柯昌濟曰『抑說文按也。从反印。俗从手作此。文正从反印。與說文合。此金文字訓之不背於說文者』(韡華二一五頁曾伯霥簠)

高鴻縉曰『吳清卿曰𠨙。徐同柏釋仰。仰即古貽字。縉按𠨙非仰。仰古作𠨙。與𠨙字異。𠨙即抑字初文。抑昭皇天。即詩大雅於昭于天之意。於為歎辭。抑音與於音古同。故得相段』(毛公鼎集釋八五頁)

卿 象兩人相向就食之形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為一字羅振玉說

宰峀簋 王饗酒

〈1280〉 王饗酒

乙亥鼎

〈0623〉 王饗酒

沈子簋

〈1391〉 用飤載 卿饗乙公

仲爯簋

〈1153〉 用饗王逆作

宅簋

〈1348〉 其萬年用卿饗王出入

伯者父簋

〈1160〉 用卿王逆造

卯簋

〈1143〉 用卿王逆吕事

令簋

〈1377〉 用卿饗王逆造

先獸鼎

〈0593〉 用朝夕饗

乍多朋友

伯旂言簋

〈1221〉 用饗孝

師遽方彝

〈2443〉 卿饗醴

甲盉

〈1941〉 其萬年用饗賓

麥鼎

〈0626〉 用饗多諸友

大豐簋

〈1379〉 王卿饗

虢季子白盤

〈2925〉 王各 格 周廟宣廟

𤔲 卿△饗

大鼎

〈0666〉 王卿△饗醴

曾攸文

〈1521〉 卿△

遹簋 從食

〈1349〉 王卿△饗

西酒

㪤簋

〈1159〉 其萬年用卿△饗賓

𢼄卣

〈2735〉 公束宮內卿△饗于王

伯康簋

〈1331〉 用饗△朋友

長由盉

〈1952〉 穆王卿△醴

曾伯陭壺

〈2829〉 用卿△饗賓客

卿与鄉為一字 禮記冠義以摯見於鄉大夫 以鄉為卿

小子𩰫簋 卿事

〈1232〉 卿△事錫小子𩰫貝二百

駮尊

〈2133〉 王錫駮土 卿△貝朋

卿卣

〈2631〉 卿△乍厥考尊彝

伯卿鼎

〈0397〉 白卿△乍寶尊彝

匡卿簋

〈1229〉 匡卿△易錫金

矢尊

〈2152〉 受卿△事寮 公令命造同 卿△事寮 眔卿△事寮



a'

矢方彝

〈2446〉受卿△事旋寮 公令命诰出

同卿△旋寮 眔及卿△旋寮



e'

毛公鼎

〈0180〉已曰级丝卿△事寮 大史寮于父即尹



b'

番生簋

〈1387〉王令𢦔嗣公族 卿△事大史寮



g'

厦弔多父盤

〈2921〉事利于辟 王卿△事



c'

邾公釛鐘

〈0040〉及我正卿△



d'

趞曹鼎

北卿△ 爾雅釋宮两階閒谓之卿 注人君南卿當階閒

〈0656〉北卿△嚮 用卿△饗倗督朋友 (A)

用卿△饗倗督倗友 (B)



f'

同簋

〈1367〉北卿△ 嚮



k'

克鼎

〈0175〉向北卿△



l'

吴方彝

〈2444〉北卿△ 嚮



師遽方彝 〈2443〉「醴鄉△（卿）食」



寰盤 〈2924〉「北鄉△（嚮）」



墜簋 〈1365〉「北鄉△（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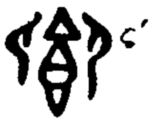
柳鼎 〈0664〉「即立中廷北鄉△」



休盤 〈2922〉「北鄉△（嚮）」



伊簋 〈1871〉「北鄉△（向）」



師虎簋 〈1383〉「北鄉△（嚮）」

〈0563〉「臣卿錫金」〈0661〉「北鄉△（嚮）」〈0633〉「乃用鄉△（饗）王出入吏人」〈677〉「東鄉△（向）」「北鄉。（向）」〈0608〉「天君饗△褸酒」〈1384〉「王立位于圖宗土（社）南鄉△（向）」〈2088〉「鄉△作孚孝寶尊彝」〈2148〉「公束宮內饗△于王」〈2151〉「穆公又佑盠立中廷北鄉△（向）」〈2445〉「穆公右盠立于中廷北鄉△」〈3012〉「口以畬若口皇鄉△」

○吳式芬曰陳壽卿說……鄉即饗省食作鄉詩彤弓一朝饗之儀大飲賓曰饗食禮郊特牲大饗註此大饗之諸侯也儀禮

士昏禮舅姑共饗婦註以酒食勞人曰饗」(攈古卷三之二、四十八頁虢季子盤)

徐同柏曰「卿鄉省讀為大饗之饗嚴陵方氏慤云大饗之禮十有一其别凡五一祭帝禮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是一祫祭先王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又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是天子饗諸侯郊特牲大饗尚腶脩是一兩君相見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大饗有四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是一饗賓客周禮大司樂大饗不入牲禮雜記大饗卷三牲之俎是此饗為視酎行迺又一饗禮也」(从古卷十三、八頁商企鼎)

a' 方濬益曰「說文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从卯皀聲按部首以卯為事之制

也从卩卩而闕其音今以此文證之卯乃兩人相向之形說互詳後卷丈己甗銘釋蓋古卿與鄉本一字彝器銘立中廷北鄉字習見正作卿小篆興始分為二專以此為公卿字而更制鄉字从㲋以別之說文鄉下云國離邑民所封鄉也經典鄉嚮互見說文無嚮字易隨卦象辭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釋文曰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吳縣雷深之浚曰按盤庚不可嚮邇隱公六年莊公十四年左傳引皆作鄉向正字鄉古段借字嚮俗字濬益按說文向北出牖也義微別古文當以卯為正字或作食彝器銘皆作卿而公卿為左右輔弼之臣故亦从卯以象形見義从皀得聲故又可段借為饗祀字也（綴遺卷四·二十頁伯卿鼎）

方濬益曰文為二人相向中从皀卿字也今釋饗者古卿饗一字觀師遽尊銘饗醴字作卿而大鼎銘从食作卿可證

(綴遺卷十九、十二頁饗爵)

○吳大澂曰「卿當即饗字儀禮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師遽尊鄉醴當釋饗醴」(愙齋十六冊十一頁鄉季子白盤)

劉心源曰「卿即卿用為鄉實為饗古文止卿字小篆為三形耳如鯞鼎王卿酒效卣納卿于王饗字也與此同望敢北卿吳尊北卿鄉字也即向毛公鼎卿士寮邾公鐘及我正卿鄉字也並可證」(奇觚卷一、二頁征人鼎)

a 强運開曰「卿諆田鼎王射有嗣眔師氏小子卿射吳愙齋釋為會射非是運開按薛氏款識召中考父壺用祀用卿釋饗古者射必有饗蓋卿亦饗之異文也」(古籀三補卷九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古有卿無鄉誠如劉說然鄉士字作𨛜饗食字作𨛜一从皀一从食自有分別或云作𨛜者从亼从卿聲亼古集字集卿大夫士以饗食酒也亦通』(古籀篇二十五第三七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會意兼形聲造字之意自顯然者然三代古器銘有𨛜有𨛜無饗殷商卜辭亦然矣因謂六卿字从卯皀聲饗食字从食卿省聲作𨛜古文固如此又無鄉字𨛜即卿與饗字元無涉耳又按或卿𨛜亦元同字古文皀食通用恆見而字始从二人夾食相對一人為主一人為賓即饗食之狀可見矣二人相對故轉為向對義又饗食之禮必有介輔而助之此謂之卿轉為六卿義字亦从卯以為分別又按古卪人通用令字卽字所从皆混用可證卿𨛜

卿並皆六卿字其用為饗食字者段借為享字也亯訓獻也从
高省曰象進孰物形隸變作享獻食于神前曰享轉當為饗食
義也左傳多以享為饗食實本字也疑而未能決定竊如以俟來
哲要三代無饗食字小篆以後始有之矣朱駿聲云詩七月朋酒
斯饗傳饗食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云云駿按樂記射鄉食
饗所以正交接也王制習鄉尚齒鄉飲酒即鄉字之轉義饗食當
訓食也凡大飲賓曰饗食故受食亦曰饗食左莊四傳止而享之注
食也又書無逸肆中宗之享國周語大臣享其祿皆借享為饗
詩彤弓一朝饗之周禮大行人饗禮九獻饗食之本義也轉義周
語王乃淯濯饗醴注飲也左哀十五傳其使終饗之注受也段
借為享禮記月令大饗帝注徧祭五帝也又儀禮士虞禮祝饗
注告神饗也小牢禮尚饗注歆也 此說至詳然此等鄉食字元皆

當作卿作𨜒漢人改之漢碑魏碑皆作卿食字可證也卿固當與享通（古籀篇八十八第二八至二九頁）

斯維至曰「宷士事同訓白虎通爵篇云卿士卿之有事也今金文均作卿事（般虛卜辭已見卿事之名（前編2.23.4.21）事作史史事古本一字）番生𣪘云卿事大史寮毛公鼎亦云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兩銘均以卿事寮大史寮並稱疑西周之時實為兩寮共同執政寮者猶今言府署之類蓋一掌政事一掌文書古代官吏要不外此兩寮所統屬耳此外尚有二器雖不以此兩寮並舉然亦頗有跡象可尋者如令彝云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其銘末又云左右于乃寮㠯乃友事左右于乃寮殆指卿事大史兩寮也又齊叔弓鎛云命汝職左卿為大事（鐘銘無正及無為大事數字）郭沫若讀事為史謂叔弓（郭釋夷非是）以卿事兼攝大史也宷其說甚是此

可為春秋中葉叔弓鐘鎛為此時之器猶存古制之明證惟其時已非兩職並列而由一人兼攝未始非古制轉變之朕兆也

大史古本崇職此王國維釋史已詳論之卿事之職則以毛公鼎言之最為具體其銘云出入敷命于外厥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毋有敢惷敷命于外此言一切命令皆須得毛公之同意然後可令吏屬奉行此其權職之專可以想見又令彝言周公子明保即伯禽由魯入為王朝卿事郭沫若說則開春秋鄭虢以卿事執周政之先例矣

叔弓鐘云左正卿鎛云左卿殆即左卿士又邾公釛鐘云及我正卿正卿之名於左傳多見左莊廿二年並于正卿文七年子為正卿即卿士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九至二○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田倩君曰『卿字中間的皀字說文謂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讀若香這是一個象形兼會意字皀象穀在裹匕扱之扱拏的意思總之皀代表穀物也就是代表食物譬如表示一個人就在食器根前用飯的樣子就是即字說文云即食也从皀卪聲鄭風毛傳曰即就也至今古義猶存再看一個背過口或身的既字說文云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既者終也是說吃罷飯將嘴吧或身子轉向外如甲骨文既字既(乙二三二八)既(乙四七〇二)由即和既兩個字即可證明卿字是兩個人或更多的人在圍着食器用飯最初只有這一個卿字並沒有鄉和饗……

從卜辭中來看凡是需用鄉饗兩字的地方都是用卿字代替可見那時是沒有鄉饗兩字孫海波氏的甲骨文編和金祥恆

先生的續甲骨文編兩書共收百六十多個鄉字却沒有一個鄉和饗不但殷代的甲骨文中沒有鄉和饗周金文中也沒有鄉和饗金文編裏收有四十多個鄉字試看毛公鼎宰甫敦邾公釛鐘趞曹鼎多父盤等見原文如下



毛公鼎卿事寮大史寮禮記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以鄉為卿儀禮冠禮同古固為一字也



卿象兩人相向就食之形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為一字羅振玉說宰甫敦王饗酒



邾公釛鐘樂我嘉賓及我正卿



趞曹鼎北鄉爾雅釋宮兩階間謂之鄉注人居南鄉當階間



多父盤曰卿事師尹

鄉字祇是鄉字略加改變形體有了鄉又開拓出一個廣大境界於是引伸為鄉黨鄉射鄉飲酒等等用途又由鄉字再孳乳出饗字作為饗飲饗食饗燕饗食祭之用這是一個形聲字从鄉

从食其實鄉字中間已經有一個食器又加食字造成這樣一個複雜的字為了應付後世複雜事物上的使用是需要的凡是用饗的地方總是吉慶事後人以為饗是作祭祀關於祭祀另有其字即亯字」(叢釋一〇二至一〇三又一〇五至一〇七頁釋卿鄉饗)

林潔明曰「說文「鄉章也」六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从𨛜皀聲」羅振玉謂即饗食字古公卿之卿鄉黨之鄉饗食之饗皆為一字徐同柏以為卿鄉省讀為大饗之饗(从古卷十三頁八)方濬益以為卿鄉同字段借為饗(綴遺卷四頁二十)劉心源謂卿用為鄉實為饗字古文卿鄉饗為一字小篆為三形耳(奇觚卷一頁二)高田忠周則以為卿字作[illegible]饗食字作[illegible]

一从皀一从食二字不同。田倩君則以為鄉字是兩個人或更多人在圍着食器用飯。最初只有這一個鄉字並沒有鄉和饗。叢釋一〇二至一〇三。

楊寬在古史新探中則以為：(一)鄉和饗原是一字。甲骨金文中只有鄉字，整個字象兩個人相向對坐共食一簋的情況，其本義為鄉人共食。(二)鄉邑之稱鄉，實是取義於共食。是在氏族時期，用來指那些共同飲食的氏族聚落的。西周春秋時代猶稱王都四郊以內國人之聚落為鄉，郊外稱為野。在野之聚落為遂。參古史新探試論西周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三)說文鄉下云：封圻之內六鄉治之，是根據周禮的。金文鄉饗無別，鄉原是共同飲食的氏族聚落中鄉老的稱為，因代表一鄉而得名。西周以後鄉便為鄉的長官之名稱。(四)鄉又為鄉飲酒禮之稱，即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之饗。金文鄉饗同字。因鄉之本義是鄉人共食，故鄉

人的酒會也稱為鄉由於鄉用為鄉黨鄉里之稱故後世另造饗字鄉飲酒禮在古籍中亦單稱為饗或鄉(五)周禮饗禮為高級的鄉飲酒禮古文獻上稱饗禮為饗醴國語左傳則或稱為享與鄉飲酒禮有嚴格之分別（以上節自古史新探鄉飲酒禮和饗禮新探一文）按揚說是也鄉之本義當為古代氏族社會同族鄉人共食鄉字象二人相對就簋而食然其所表達之意義並不一定只是指兩人相對而食如高田忠周所云一人為主一人為賓而是指兩個人或更多的人共食其造字之重點在於共食而非在於兩人此鄉字所以有別於食（从簋从口）即（从人就簋）等字而共食之人當為同族之鄉人揆之古代社會之發展亦至為可信至高田忠周謂卿字作[illegible]从皀饗字作[illegible]从食實為文字求分別之衍變在甲骨文中既無[illegible]之饗在金文中[illegible]與[illegible]亦復混用不別其說殆

非鄉字由鄉人共食進而引申為同族共食之氏族聚落為鄉，而鄉黨、鄉里則由此引申鄉則為鄉老之稱發展為六卿之官。按卿鄉古音同在陽部聲紐之發音部位亦至相近足見其語源之關係鄉與卿實為一字後世為別義遂分為二字二音李孝定甲骨文集釋以鄉卿皆饗食字之假借非是至鄉飲酒禮之饗之稱為鄉亦為本義之引申金文中稱鄉飲酒禮為鄉或鄉酒稱饗禮則為鄉醴二者判然二事按之金文用法可知鄉字在金文中除用為人名外尚有數用法：

(一) 饗食字動詞本義

ℓ〈194〉「其万年用饗賓」

w〈2829〉「用饗賓客」

u〈1331〉「用鄉倗友」

d〈1153〉 l〈1348〉 f〈1160〉 g〈1143〉 h〈1137〉

s〈1159〉 〈633〉 i〈593〉 m〈626〉 i'〈656〉〈1331〉等

諸器銘並同.

(二) 同饗動詞.說文饗.鄉人飲酒也.

a〈1280〉「王鄉酒」

n〈1379〉「王鄉」

b〈623〉「王鄉酒」

c〈1391〉 r〈1349〉 o〈2925〉等器銘並同.

(三) 饗禮.左傳或稱為「享」.金文則稱「饗醴」.

h〈2443〉「饗醴」

p〈666〉「王饗醴」

t〈2725〉 v〈1952〉 m'〈2443〉〈2148〉等器銘並同.

(四) 用為卿官名.

x〈2332〉「卿事賜小子𨟻貝二百」

f'〈1387〉 g'〈2921〉 c'〈2152〉 d'〈2464〉 e'〈680〉

y〈2133〉 l'〈40〉等器銘同.

(五) 假為方向之向.

j'〈1367〉「北鄉」 k'〈675〉 l'〈2444〉 o'〈1365〉 p'〈664〉

q'〈2922〉 r'〈1371〉 s'〈1383〉〈661〉〈667〉〈680〉

〈1371〉〈2151〉〈2445〉等器銘同.

〈大24〉「卿△嚮女汝扱」〈大26〉「北△卿嚮」〈大45〉「余命女汝裁職差左正卿」〈大51〉

齊𨱇遺卿△夫=衆來聘」



卿 說文所無

父己鼎

〈0216〉 卿父己

容庚曰「卿象兩人共食之形、曰其盛食物之器也」（武英十二頁卿父己鼎）

林潔明曰「按卿字說文所無。容庚謂象兩人共食之形曰其盛食物之器也。其說或是。則亦鄉之異文。銘文卿父乙卿可能是人名。卿為父乙作器也。金文通例如此」


a

⿴卯合 說文所無 令鼎 王射

有司眔師氏小子⿴卯合射

〈0660〉「有𤔲眔師氏小子⿴卯合射」


b

靜簋

〈1366〉「王以吳𠦪呂犅⿴卯合△豳𠂤邦周射于大池」


c

噩侯鼎

〈0663〉「馭方⿴卯合△王射」

a 孫詒讓曰『⿴卯合字說文所無，其字从卯合聲，義當與合相近』（拾遺下十五頁周大蒐鼎）

高田忠周曰『按文義明為饗食字，然饗食字有別作⿴卯合者，从肉與从食从皀同意，合即字聲也，但⿴卯合字字書不收，為古逸文，⿴卯合與饗食通，其音同鄉可知矣。又按卯訓事之制也，从卩卪卩卪者，合符節也，⿴卯合字从卯合，其義亦可察知耳，姑存于此，竢他日攷云』（古籀篇二十五第三九至四〇頁）

a

柯昌濟曰「䘕古會字非鄉字中从合」（韡華一二六頁𦔎田鼎）

a

吳闓生曰「䘕射又見靈侯鼎靜敦即會射之義，迨古文會字此䘕與迨同。壴卣夙夕䘕爾百昏遘」（吉文卷一第一四頁𦔎田鼎）

a 辟 盂鼎 〈0676〉 雩𠂤殷正百辟 女(汝)勿剋余乃辟一人

b 㝬伯簋 〈1347〉 朕辟天子㝬白(伯)令 氒臣獻金錢車對

朕辟休

c 呂卣 〈2722〉 旋奔從事 皇辟君

d e 作冊𩲡卣 〈2734〉 公大史咸見 服于辟王 (A·B)

f 師望鼎 〈0669〉 用辟于先王

g 毛公鼎 〈0680〉 亡唯先正𡰥辥氒辟 褱(俗) 欲女弗㠯乃辟圅陷于艱

h i 師害簋 〈1312〉 以召其辟 (A·B)

j k 善夫克鼎 〈0662〉 克其日用𩰫朕辟魯休 (A·B)

l 克鼎 〈0673〉 肆克龏保氒辟龏王 永念于氒孫辟天子

m 禹鼎 〈0678〉 肆禹亦弗敢惷 賜共朕辟之命

n 虢叔鐘 〈0057〉 御于氒辟

o 㝬叔多父盤 〈2921〉 事利于辟 王卿事

p 子禾子釜 〈3020〉 氒辟 口[illegible]徒



辟東　尊　〈2076〉「辟東作父乙尊彝」



屭羌鐘　韓宗　省口　〈0041〉「乍辟韓宗敝逖率征秦迮齊」

〈0026〉「龕事朕辟」〈0049〉「虔夙夕辟天子」〈0058〉「台以克總光朕辟于之」〈0062〉「齊

辟　闉帀鞫叔之孫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首字作𨸏从卩蓋邑省即卲字也非从糸』

（攈古卷二之一、三頁絢東彝）

高田忠周曰『羅叔言君書契考釋云按古文辟从辛人辟法也人有辛則加以法也古金文作𨐨增○乃璧之本字从○辟聲而借訓法之辟・按與鄙說近備參云唯古文人卩通用而辟字所从正是卩字正形正義斷非人也』（古籀篇二十五第四四

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辟法也从卩辛節制其罪也从口用法者也按古作辟盂鼎作辟洹子器璧字偏旁从〇不从口〇東也从人注轉从辛以口束之與章同意或作𨸏檀伯器乙[言+鳥]从口作辟師害敦[言+鳥]从日』（文源）

高田忠周曰『下作⊙似日實非凡辟聲字無从日月者也因謂此臂字異文說文䐈古文作[illegible]可證說文擘手上也从肉辟聲辟即譬字古文古法辟字唯作侔故此篆从侔聲也』（古籀篇四十一第九頁）

郭沫若曰『用辟于先王、辟猶仕也、叔夷鐘是辟于齊侯之所』（兩攷八十一頁師望鼎）

8 馬叙倫曰「倫謂𤔲是說文之㚸，從乚句聲」（刻詞一〇七頁㚸東彝）

〈大9〉「王令命辟△井侯出𠂤侯于井」「侯乍册麥易錫金于辟△侯」「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大10〉「辟△井侯光氒正吏」〈大14〉「令女汝辟△百寮」

𠦪〈大24〉「用夾𥃝氒辟△奠大令命」「谷欲女汝弗吕乃辟△圅于囏」〈大25〉「用辟△我一人」〈大45〉「弗敢不對𩔁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是辟△于齊侯之所」「外內剀辟△」〈大47〉「用𥃝召匹辝予辟△」〈大50〉「咸畜百辟△胤士𥂴〃文武」





甫　盂鼎　匍有四方

書金縢作敷佑四方

〈0676〉　匍有　敷佑

三方

α楊樹達曰ᄀ銘文云、在珷王、嗣玟作邦、闢氒匿、匍有四方、按匍有義難通、匍當讀為撫、襄公十三年左傳云、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又昭公元年云、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爾室、又昭公三年云、君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秦公鐘云、匍又有四方、匍亦當讀為撫、禮記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鄭注云、撫猶有也、撫與有義同、故二文連用、匍與撫古音同、故二器皆假匍為撫矣、書金縢云、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廷、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敷佑亦當讀為撫有、命于帝廷、撫有四方、謂武王受天命有天下也、王靜安以敷佑四方證此銘之匍有四方、字音雖合、

而義則不明也。」(積微六十二頁全盂鼎五跋)

〈大50〉「甫。又敷佑三方」





匊

番匊生壺

〈2826〉「番匊生鑄賸(媵)壺」

林義光曰『說文云匊在手為匊从勹米』(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匊在手曰匊从勹米段氏云米至易㪚兩手兜之而聚俗作掬此說似是勹古包字在手亦所以包有也匊與叉手訓之自別謂為同非詩椒聊蕃衍盈匊采綠不盈一匊傳兩手曰匊亦同意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段氏又云方言匊離也此方俗殊語不係手本字也今本方言字作掬』(古籀篇三十六第二頁)



㚣 㚣篇

「㚣作」〈0968〉寶簋

𦏧乳為鈞〈0616〉「錫金一鈞」 㚣叔鼎錫金一鈞

林義光曰『說文云𠣏少也从勹二。按調也从二有二乃相調也。㫗省聲。㫗聲之鈞古作𠣏字。敦作𠣏。𣪊。𠣏厚𣪊亦从㫗省不从勹』(文源)

高田忠周曰『均字或作堉㽦即㽦字。㽦古文从㫗此篆是也。說文𠣏少也从勹二。朱駿聲云凡物分則少二猶分也。假借為均。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說文㫗調㫗也。廣韵㫗徧也。齊也。此說為是。蓋謂㫗从勹〻者周帀之意。二者相等也。均分而周帀其所分得少而不多也。造字之意甚妙矣』(古籀篇三十六第五頁)

朱芳圃曰「說文勹部，匀，調匀也，一曰，少也，从勹二，按匀从勹，从二，二示重複之意，當人回旋其身，周而復始，不止一次，故以二識之。

匀與勹實為一字，說文言部，訇，籀文作訇，勹部，旬，古文作𡧍，一从勹作，一从匀作，此形同之證也，廣韻十八諄，匀，徧也，義與旬同，此義合之證也，易豐初九，雖旬无咎，釋文，旬荀作均，禮記內則，旬而見，鄭注，旬當為均，此音通之證也。」（釋叢一〇七頁至一〇八頁匀）

□

旬　从日从勹　說文古文作□

王孫鐘　專旬于國

〈0060〉「余專旬」于國

丁佛言曰『□王孫鐘余專旬于國古旬字从勻許氏說徧也原書釋明非是』（古籀補補卷九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旬徧也十日為旬从勹日按勹日非義當从日旬省聲』（文源）

于省吾曰『左桓十三年傳莫敖使徇于師注徇宣令也史記司馬穰苴傳以徇三軍正義徇行示也是敷徇于國乃徧示于國以宣其以德愛民之意也』（雙選上一第一四頁王孫遺諸鐘）

商承祚曰『說文旬徧也十日為旬从勹日□古文案甲骨文作□□□□其初體應當作□由甲至癸為一旬也後隨意書寫

形誼俱晦世人不識又讀為包而增曰以會意古文則从勹聲也甲至癸為十日之徧故引申為徧爾疋釋詁亘旬徧也桂氏謂通作宣引釋言宣徧也詩大雅公劉既順迺宣傳云宣徧也以為證殆因亘回形近同訓故疑其通不知宣从宀亘聲旬从日勹聲古鉢作□可證形義各別旬古音在十二部宣古音在十四部聲亦各殊也』(古攷八四頁)

高鴻縉曰『王國維釋旬曰卜辭有□□諸字不下數百見案使夷敦云金十□庚敖敦蓋云金十□說文鈞之古文作□是□即□字□即旬字矣卜辭又有□之二日語(縉按此見藏龜第六頁之字原作㞢近人讀為有是也之古作㞢不作出王先生彼時不別)亦可證□即旬字余徧搜卜辭凡云貞旬亡□者猶易言旬无咎矣日自甲至癸而一徧故旬之義引申為徧爾雅釋詁宣旬徧也

按王釋ㄋ為旬極是此字之創造必在古以十日為計算時日之單位之後古人計算時日之法雖不可詳考但甲文中有日有旬有月有祀(亦作巳作司間亦稱年)而自晝之分段武丁時有旦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莫等八名迄帝乙之初更有昧昕中日莫昏等六名然絕無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名晝分一晝一夜之說(或曰十二時始於漢代)最初紀日之法以意推之當是採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名周而復始是為一旬旬字之造應即本此此項天干紀日法後漸配以地支而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名周而復始是為干支紀日法干支紀日法在甲文時已通行習慣矣然則盤庚以前初民造ㄋ字原本於最通行之天干紀日法在當時為人所共曉殆以一(古十字)表十日之意而以ㄋ表回復之動象故ㄋ為文字

加動象之指事字名詞其字殷末變為勹周時變為偏旁勹形
已不可說秦人沿周加日又變勹為勹作旬日猶可釋為意符
旬則與旬字之偏旁無別隸楷本之遂成旬字彼軍字勻字皆
从古勹字得聲而其意則軍在車勻在二也至包之偏旁勹乃
抱字之初文由勹字變文會意作勹與旬字古文作勹或勹或
勹者各別(字例三篇四一至四二頁)

㊀合



旬

禹鼎

<0678>

「肄自彌守旬△匡弗克伐噩」



a  郭沫若釋㲃云从𠃊或𠃊者与从勹同意同象腹形 毛公旅鼎㲃其用吞

<0627> 㲃其 用吞

b  仝簋用㲃寮人

<1377> 用㲃㲃 寮人

a 劉心源曰㲃說文云飽也民祭祝曰厭㲃己又切又亦庶切錢宮詹云詩如食宜饇即此字亦用饇說文無饇（奇觚卷二五二頁毛公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㲃飽也从勹𣪘聲朱氏駿聲云民祭祀曰厭㲃字亦作饇錢宮詹云詩如食宜饇即此字按區𣪘雙聲此說可从按古文𣪘敦兩字通用……又按敦字作𣪘者不尟此所从𣪘以敦為之知兩字古互通用即古音轉通耳（古籀篇三十六

第四頁

a 高田忠周曰『按𠂊殆𠂊字、而實為勹攴形也』(古籀篇三十六第四頁)

b 郭沫若曰『㲉字亦見毛公旅鼎、彼云㲉其用晉、乃从𠂤殸聲、此从𠂤省、當卽𩟂之古文、說文𩟂、飽也、从勹殸聲、民祭、祝曰厭𩟂、此从勹与此从从𠂤若𠂤省同意』(兩攷第五頁令𣪘)

b 郭沫若曰『毛公旅鼎云、㲉其用晉、与此自是一字、當是𩟂之古文、說文𩟂、飽也、从勹殸聲、民祭、祝曰厭𩟂、此从𠂤或𠂤省、与从勹同意、同象腹形』(金攷三六九頁矢令𣪘追記)

a

于省吾曰「劉云餀說文云飽也　民祭祝曰厭餀己又切錢宮詹云詩如食宜饇即此字」(雙選上二第五頁毛公旅鼎)



 a

冢

曶壺冢司土

「更乃且祖考乍作冢𤔲土司徒于成周八𠂤」〈2834〉

 b

趞𥁰冢司馬　周禮夏官冢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冢殆冢之誤

「命女汝乍作𤔲𠂤冢𤔲馬」〈1363〉

b

于省吾曰「趞鼎、命女作𤔲𠂤冢𤔲馬、啻官僕射、冢字吳大澂釋家、（愙五十）郭沫若從之、並引周禮家司馬為證。（大系考釋五七）按冢字原作冢、即說文冢字、與家字迥異。冢冢經傳通作冢。毛伯班殷邦冢君之冢作冢。曶壺更乃且考作冢𤔲土于成周八𠂤。冢作冢𤔲馬之有冢𤔲馬、猶𤔲土之有冢𤔲土矣。」（古雜一頁釋冢司馬）

〈大6〉「王令命毛公以邦冢君土馭徒御戜人」


a

匀
師鼎

<0650>
「師隹懋兄念王母勤匀△」


b

湯弔盤

<2915>
「林匀△湯叔盯羋鑄其尊」



a ⿹勹食 說文所無器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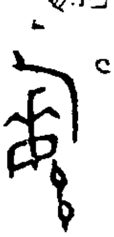
乙簋 乙自作飲⿹勹食

〈1230〉「乙自作飤⿹勹食△」



b 仲義昱簋

〈1102〉「中義昱自乍食」



c ⿹勹食△ 降人⿹勹食簋 人名

〈1186〉「降人⿹勹食△乍寶𣪘」



d 寬兒鼎

〈0629〉「自乍(作)飤𩞁△」



e 居簋

〈1324〉「余鑄此⿹勹食△兒」

〈0566〉「曾孫無期自乍飤⿹勹食△」

〈0642〉「帝大币(師)醫臘䐁鄦許叔姬可母飤繁△」

a 吳榮光曰「古尊罍皆有舟匋者假借字也」(筠清卷五第十二頁周十月彝)

e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𩞁乃盤之同音別體」(攈古卷二之三、八十五頁𢾊彝)

劉心源曰「𧽥許印林云盤之同音別體自積古中義彝釋彝遂不可改案盤肇纓一作樊一作縩（曲礼釋文）許說是已」（奇觚卷十七十四頁居彝）

孫詒讓曰「吳釋爲康其字銘作[illegible]字書及金石文字康字竝未有作此形者吳釋殆不足據今攷此字見于金刻者凡三形皆相近而所釋各異由釋者各以其意讀之未嘗合而勘之也一見于阮書中義彝其文曰中義其自乍㑹[illegible]阮釋爲彝再見于此彝周十月彝其文曰十月丁亥乙自乍飤[illegible]吳釋爲甸云古尊罍皆有甸甸者段借字也三即見于此彝三器筆畫互有增省其爲一字蓋無可疑者吳于十月彝釋爲甸此釋爲康皆肊說無左證于形聲尤不相比附阮釋爲彝釋文亦未箸其說攷說文古文彝作[illegible]侶巡叅而筆畫小異（顧藹吉隸辨六脂劉熊碑民之秉彝則正巡叅）

字隸體此三字𠦑𢓊𣎴中義彝及此銘又𠦑𢓊糸且三器制度同屬彝阮釋㠯近之矣又疑此彝與中義彝𢉖𢉖二字下𠦑𢓊𢇍十月彝作𢉖乃𢓊𢇍省也阮款識舀鼎毋字作𢉖正與彼同此字㠯當𢓊𢇍聲則爲一器名然古字書無此字姑坿其說于此」

（拾遺下二二頁至二三頁周居後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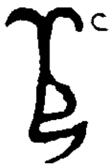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元借用為彝字然審字形乃為人字倗作𢉖可以證下从綏蓋倭字𦃃文耳說文倭順皃从人委聲而綏亦委聲故倭或从綏說文中亦多此例耳古音委彝轉通故銘即借倭為彝又按段借疊韻連語詩四牡周道倭遲韓詩作威夷同又左宣元年傳魯宣公名倭史記侯表作俀俀說文所無即俗倭字猶餧或作餒綏或作緌與車具名字相混也古字省文唯當用委為之與萎痿同例耳」（古籀篇三十一第二六頁）

d 容庚曰「鐈、鼎彝之別名．蔡大師鼎蔡大師媵鄦叔姬可女飤鐈．前曾孫無嬰鼎及此鼎、乃鼎而稱鐈也、乙簋乙自作飤鐈、仲義簋仲義昊自作食鐈、乃簋而稱鐈也．」(善圖十二頁寶兕鼎)



盂鼎 苟不佮酗亂為敬

〈0676〉「今余隹令女盂𤔲榮苟雝德巠」「若苟乃正」



大保簋 〈1323〉「大保克苟亡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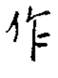
師虎簋 〈1383〉「苟夙夜勿灋朕令」



楚季苟盤 〈2902〉「楚季苟乍嬭障賸盥般」

し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敬作卩即苟字从从羊省ᐯ則更省勹从包省ㄗ即勹勹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此固足以概包義不須从包省苟訓自急敕經典罕用或以無曰苟矣苟日新當之亦殊費解說此云苟夙夜勿廢朕命讀為苟字義亦可通然牧敦彪敦寅簋皆有敬夙夕勿廢朕命之文牧敦作昀與此畧同彪敦則作㰤寅簋則作㰤確是敬字蓋敬亦从苟定為敬省

當得其實[b](攈古卷三之二、六十四頁至六十五頁虎敦)

[a-b]徐同柏釋繩曰[a]字作象繩之形[b](从古卷十六、三十六頁周盂鼎)

方濬益曰[a]筍清館錄此銘誤釋茍為姜按說文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茍古文羊不省此與說文所載古文正合儀禮燕禮記賓為茍敬鄭注茍且也假也聘禮記注則又曰茍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按茍且字从艸與此迥異隸書興二字相混康成不察遂以从羊省之茍誤為从艸之苟抑詩無曰苟矣鄭箋亦以為苟且其失并同惟篆書九經抑詩作不誤六書例解謂禮記大學苟日新亦此字是也南史張敬兒傳敬兒初名狗兒宋明帝嫌狗兒名

鄙改為敬兒何敬容傳敬容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是六朝時人亦多以敬之从苟為苟且故讀與狗同音（綴遺卷九、十六頁鄭儀苟父簋）

a

吳大澂曰「□古敬字象人共手致敬也盂鼎（古籀補五十三頁）

c

劉心源曰「□為苟省亦即茍省說文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當云包口猶慎言也从羊羊与義善美同意□古文不省敬从苟故古刻即呂苟為敬如毛伯彝惟□德敄敢□夙夜是也此銘□苟之省口者亦讀敬盂鼎今余惟命女盂昭艾□又云若□乃正与此同」（奇觚卷三、三三頁太保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勹口勹口猶慎言从羊與義善美同意按古作[glyph]盂鼎作[glyph]太保彝皆用為敬字从人美省Y美或作[glyph]師虎敦从口轉注苟字非苟為急敕未有他證急敕之義由勹口而生苟本不从勹口實與敬同字說文云敬肅也从攴苟按即苟之或體从攴轉注古作[glyph]師嫠敦作[glyph]師酉敦』（文源）

又高田忠周曰『按師酉敦又曰敬夙夜而字作[glyph]彼則正而此省苟字也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與義善美同意古文从羊不省作[glyph]此U即[glyph]之省[glyph]為古文[glyph]也蓋羊者祥也慎言者必有善祥从包口者與專壹字从壺中入吉相似此與从艸句聲之苟聲義迥別又按說文包字从[glyph]而古文作Δ不从勹今包改附于巳系然苟从勹而會意

至順斷非从包省者許解誤矣」（古籀篇三十六第五頁）

何大定曰「苟」說解曰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勹口勹口猶慎言也下屬字僅有一敬字敬訓為肅苟為敬之初文敬金文作敬（盂鼎）苟（毛公鼎）容庚謂从口从攴（金文編第九）是敬應隸屬攴部而苟當入口部然則苟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九二至四一九三頁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郭沫若曰「苟用為敬与師虎段同、大盂鼎大保段又均以苟為之、余謂苟乃狗之象形文卜辭多見用以為牲又以為沃甲之沃、狗沃音相近也、苟又作苟乃从口聲、後誤為从艸之苟、形雖失而音尚存、其用為敬者、敬即警之初文自來用狗以警衛、故字

从苟从攴，与牧救駁等同意，省之，則單著狗形作㺃，若苟，即可知為敬為警，猶箕帚乃婦女之事，故婦字从帚，而卜辭更以帚為婦矣，苟字說文兩收，苟訓為艸，苟訓為自急敕，而未言其音，後人因急敕之訓而傳會以己力切，玉篇更以苟亟為一字，然大盂鼎有从亟之字作𢔔，又同見兩苟字，二者並不相混，知後起之說均不足信也。（兩攷二十二頁班段）

C 郭沫若曰：苟字原銘作[illegible]，象狗貼耳而坐之形。（兩攷二十七頁大保段）

商承祚曰：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𦍌古文羊不省。案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盂鼎作[illegible]，師虎段作[illegible]，用為敬字，其它敬之偏旁作[illegible]（余義鐘）[illegible]（師酉段）[illegible]（克鼎）。古鉢从[illegible]、[illegible]，此當為叩气吠以守之狗之初字，其形有

两耳．从口者．吠气誼也．許云从羊．失之』（古攷八四頁至八五頁）

『周名煇曰．敬字古文如盂鼎銘作□．師虎殷銘作□．傳兒鐘銘作□．與大保殷銘之□形合．□即說文□字也．殷銘云．王伐录子□．𠭰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亡遣．云克敬二字連文．徵之經傳．如書太甲篇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多士篇云．爾克敬．天惟畀寧爾．爾不克敬．爾不啻（適）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又君陳篇云．爾克敬典在德．是克敬二字為聯綿成語之顯證．無有疑義者矣．遣讀如愆．同言大保克敬其事．亡有愆尤也．詳釋存周金文研究辛集．強運開氏定大保殷銘字為敬．固是．而以吳氏所錄三文皆為敬字．殊為失當．且強氏雖知其非．未宣其義．故復述之』（古籀考卷上一四頁）

朱芳圃曰「說文茍部，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蕭古文茍不省。馬叙倫曰，茍為警之初文，从口，攴聲，六書疏證一七、六七 按馬說非也，字从羌，从口，會意，羌為牧羊人，口示吆喝，合之謂牧人警敕羊群，許君訓自急敕，引伸之義也。孳乳為誡，說文言部，誡，敕也，从言，戒聲，為諅，言部，諅，誡也，从言，忌聲，為諽，言部，諽，飭也，从言，革聲，為悈，心部，悈，飭也，从心，戒聲，旁轉幽為遬，辵部，遬，恭謹行也，从辵，㲽聲，讀若九，對轉蒸為巹，己部，巹，謹身有所承也，从己丞，讀若詩云赤舄己己，旁轉文為謹，言部，謹，慎也，从言，堇聲。茍又孳乳為駭，馬部，駭，驚也，从馬，亥聲。」（釋叢六十八頁至六十九頁茍）

〈大6〉「佳茍△敬德」〈大14〉「茍△敬夙夕勿灋廢朕令」〈大24〉「茍△敬明乃心」

a 苟 金文以為敬字 盂鼎 苟字重見

〈0676〉 今余隹令命女汝盂召榮苟敬 雝德巠經 若苟 乃正

b c d e 師酉簋

〈1374〉 敬夙夜勿灋朕令命 (A.B.C.D)

f 師嫠簋

〈1388〉 敬夙夜勿灋朕令命

g 余義編鐘

〈0050〉 敬哉

h 秦公簋

〈1382〉 虔敬朕祀

i 克鼎

〈0675〉 敬夙夜用事

j 邾公釛鐘

〈0040〉 用敬卹盟祀

k 吳王光鑑

〈2987〉 虔敬乃后孫

l 蔡侯盤

〈2923〉 𢼄敬不惕 敬配吳王

m 毛公鼎 夙夕敬念王畏不賜

〈0680〉 䜌夙夕敬念王畏威

从口从支 吳大澂以為敬之省文

𢻫

冂 敬 文

乙爵 〈1791〉「丹 敬」 文乙

〈1320〉「用祇敬 禪祀」 〈2149〉「敳敬不惕」「敬配吳王」

方濬益曰「徐釋敬按此亦苟之省文說文部首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此古文象人屈躬致敬之形所謂急敕也（綴遺卷三、二十六頁孟鼎）

馬叙倫曰「敬字作𢼊者從葡之不省者也葡從用苟省聲敬從苟聲故亦可從葡也」（國刊第五卷一期九○頁讀金器刻識郘公𨪍鐘）

朱芳圃曰「說文茍部，敬，肅也，从攴茍。茍，檢敬从茍从攴，會意，謂牧羊人手持卜以警敕羊群。一作攴，从口，从攴省形也。孳乳為儆，說文人部，儆，戒也，从人，敬聲。為憼，心部，憼，敬也，从心，敬，敬亦聲。為警，言部，警，言之戒也，从言，敬，敬亦聲。為驚，馬部，驚，馬駭也，从馬，敬聲。茍，敬雙聲，義亦互通，故經傳常連言之，如儀禮聘禮，賓為茍敬，茍敬猶言亟敬，敬之至也。倒之則為敬忌，如書康誥，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顧命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敬忌即敬茍，猶言警戒也。」(釋叢六十九頁敬)

〈大18〉「敬，夙夕勿灋(廢)朕令(命)」〈大21〉「敬乃婴(夙)夜用事」〈大25〉「敬，明乃心」

「敬，夙夕勿灋(廢)朕命」〈大45〉「女(汝)敬共辝(予)命」〈大50〉「叡尃(敷)朙井(刑)虔敬朕祀」



a 鬼 鬼壺

〈2787〉 鬼乍父丙寶壺



b 說文古文从示 陳財簋鬼神

〈1331〉 龔恭盛魂 禮鬼神



c 盂鼎二鬼方 从戈从田

〈0677〉 吉日王口盂邑 口口伐戟方



α 梁伯戈 从攴

〈3118〉 印鬼方蠻 口攻旁

C 方濬益曰說文部首甶鬼頭也象形鬼从人此从戈當是鬼之異文梁伯戈之鬼方字从攴作敄與此同意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注疏皆不言鬼方為何國惟後漢書西羌傳曰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章懷注曰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本前書匡衡傳應劭注語今按周代彝器文其言征伐東則曰東夷（宗周鐘）曰淮夷（寰敦 曾伯霖簋）曰東國䏿夷（毛伯敦）曰郐方（魯公伐郐鐘）南則曰荊（虘盤）曰楚荊（𢦏敦）曰南夷（宗周鐘）曰南淮夷（仲偁父鼎 兮伯吉父盤）曰蠻方（虢季子白盤）北則曰玁允（不嬰敦 兮伯吉父盤 虢季子白盤）備載諸器此與梁伯戈并曰

鬼方自是西方諸戎之通偁與博古圖南宮中鼎之虎方同古文審曰虎方當是西方甘石星經昴者西方白虎之宿是也按周禮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亦其證非當時西方諸戎有此鬼方名號也觀漢郃陽令曹全碑其銘詞曰貢王庭征鬼方亦以全為西域戊部司馬時討疏勒國王和德事故亦偁疏勒為鬼方與今時東方謂泰西諸國其侮謾之詞正相類是此語實始自殷商之世矣』(綴遺卷三、三十頁至三十一頁盂鼎)

a 劉心源曰『⿰鬼攴从攴說文無五音篇海二卷鬼部有𩲡字音鬼卜攴同音⿰鬼攴即鬼⿰鬼攴方即鬼方也(奇觚卷十、二六頁梁伯戈)

b 孫詒讓曰『⿰示畏舊釋為⿰示鬼說文鬼部鬼古文作⿰示鬼从示于形頗近但下文畏忌之畏作愄偏旁與此正同一形不宜兩釋若以此定彼則當云愧忌于文義不可通矣竊謂此字當為从示从畏乃威之變體威神猶云明神大神也』(餘論卷三第三頁陳肪敦蓋)

c 孫詒讓曰『[甶犬]字从犬从甶當是[犬鬼]字筆畫微有泐闕[犬鬼]方即易高宗伐鬼方集解引干寶云鬼方北方國也詩大雅蕩覃及鬼方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匈奴商曰鬼方周曰玁狁若然鬼方即玁狁』(餘論卷三第五四頁盂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鬼从儿甶象鬼頭从厶私鬼陰氣賊害故从厶按古作鬼(鄭同媿鼎媿字偏旁)象形甶象其頭大不从厶鬼害人不得云私篆从厶者以厶為聲厶古與口同字(見厶字條)音圍鬼諧聲為嵬魏則音亦與圍近 說文云甶鬼頭也象形按即鬼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b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義最顯著者也字从示以協神字而與卜辭合又从甶或為厶異文』(古籀篇三十五第一九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鬼人所歸為鬼从古文人由象鬼頭也鬼陰气賊害从厶按許氏依小篆為說故从古文人云實非鬼字葢人字之變古文人或作𠆢鬼字唯更頭形耳而依鐘鼎古文古鬼字不从厶𢀀亦象形非會意字說文古文又作䰟从示神之是後出古文始為會意禮記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許解合此』（古籀篇三十五第一八頁）

c

高田忠周曰『按古文戈攴通用如撲或作𢿛數亦作𢿛可證矣然則䰡亦同䰡䰡亦𢿛即數字也但鬼形元當作𢀀銘義段借為鬼方字亦與上文同例或云䰡當魊省文玉篇魊短狐即同蜮字詩何人斯為鬼為蜮傳短狐泥鬼字亦作魊魊鬼音亦通故為鬼方字存參○近日讀王國維君鬼方昆夷玁狁考曰我國古時有一彊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

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又追號其祖先謂之犬戎戰國以後又稱之曰胡曰匈奴……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䰠作𩲡盂鼎曰王口盂以口口伐䰠方其字从鬼从戈 又梁伯戈云𩲡方蠻其字从鬼从攴二字不同然皆為古文畏字案大盂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甶下作卜毛公鼎愍天疾畏敬念王畏二畏字皆作𤰈皆从鬼从卜者尚盤畏字作畏則从甶从攴卜與攴同音又攴字之所從當為攴之省字而或从卜在鬼字之右或从攴在鬼字之左或从攴在鬼頭之下此古文變化

之通例不礙其為一字也。从戈之戜亦即鬾字。凡从攴从戈皆有擊意，故古文往〻相通。如薄伐玁狁之薄，毛詩作薄〻者迫也。而虢季子白盤之博伐从干，不𡢁敦之𦎫戟从戈，師寰敦之𢾅乃眾，則又从卜書之。外薄四海，其義亦為迫，而釋文引一本作𢾅。詩常武之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鋪作𢾅。後漢書馮緄傳亦引作𢾅。敦、𡨦𢾅、敦即𢧢𦎫，則字亦从攴，可知从卜从攴从戈皆可相通，則戜字亦㚇字也。其中㽙戜二字見於周初之器，為字尤古。其後从卜之字變而作鬾，从戈之字變而作威，古威字从戈从女，邾公牼鐘皆然，虢叔鐘作威，戉亦戈形之變，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〻極相似，故變而从戈从女也。鬾字又變作[illegible]。王孫遺諸鐘之㚇[illegible]趩〻，沇兒鐘之盄于㚇儀，皆如此作。既从卜又从攴，則稍繁矣。由此觀之，則戜鬾二字確為㚇字，鬼方之

名當作畏。方經典作鬼字之誤也。下略 按此說云魊鬾同字，正與鄙見相合。然謂魊鬾為畏字，非是。且畏字所从之𠂖，即變匕之匕，非攴字所从卜占之卜也。詳見畏下。又云魊威同字，非是。威畏亦通用，詳見兩字下。而鬼畏固通用字，故𣪊作鬾，又或作[illegible]。又見𣪊下。若夫師寰敦[illegible]即博字，元从十不从卜。又薄伐字作博作戟，固其本字。字書不收，即遺逸也。然則鬼方即亦正字，經傳所傳不誤矣。但鬼方昆夷玁狁之辨，前人未言，王君之功不可湮没，附之。」（古籀篇三十五第一九至二〇頁）

沈兼士曰「許慎說文解字鬼部云

鬼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䰟古文从示。

（爾雅訓同）

又由部云

田鬼頭也象形

畏惡也从甶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𤰞古文省

禺母猴屬頭似鬼从甶从禸

按鬼字據卜辭及金文其形原應作𤰔象其全身非从人也从厶者乃後變之體許說字義固不免蔽於後起之訓然其解鬼畏禺三字之形猶能注意於三者間固有之連鎖性而指示後來研究者一線光明之途徑上文所引章氏之說已略道及茲再就鄙見申論之

先論鬼畏禺三字之連鎖性按此三字原指一物許氏就已分化之語辭別為數解以禺為似鬼之動物畏為其物鬼頭虎爪說文誤為𠙴或𠂎(卜辭金文皆从卜)形態醜惡人皆畏惡之也鬼字其形雖是却以後起分化之鬼神義歸之一物而區為三事獸頭乃變為死

入之頭．遂使中庸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竟能白晝現形．雖王筠說文釋例為許氏辨護之曰．鬼字當是全體象形．其物人所不見之物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易繫辭文）故造為此形不必分析說之．然吾人終不能不嗤之為活見鬼也

爾雅釋獸有寓屬（周禮春官司尊彝注疏引爾雅均作禺屬）及邵瑛說文羣經正字云．

後漢書馬融傳木產盡寓屬單章懷注木產謂梟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寓屬正字作禺屬．據制字之義大抵其形狀傀奇不常故曰禺屬．說文虫部所謂蝯善援禺屬．蠗禺屬亦此意．核之爾雅寓屬所列諸獸亦未嘗不合．

又山海經南山經

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郭注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

中多有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郭注狌狌禺獸狀如猿伏行交足亦此類也見京房易）

徐灝說文段注箋禺字下引山海經此文並云

此言狌狌狀如禺而郭云禺似獼猴則禺非猴明矣蓋人形之獸通名曰禺猴亦似人形故或謂之禺以其通名也故禽离禺禼皆从之以其似人也故木偶謂之木禺史記封禪書木禺龍是也

據此禺為人形之獸之通名從可知矣然則禺鬼畏三字音義之關係究何如乎請分條述之

1 禺與鬼　孟子梁惠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趙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偶音寓亦如字正義云偶對也以土木

為人對象於人形也說文偶桐人也廣韻平聲一東俑偶人上聲二腫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踴故名之出埤蒼史記封禪書木禺欒龍車一駟索隱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漢書郊祀志禺作寓李奇注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其猶木禺之于人也）按偶寓均受義於禺禺本為類人之獸繼乃引申其義而以此象彼或寄彼於此亦均謂之禺於字則分化孳乳為偶為寓矣其語又為傀儡傀儡亦作魁櫑或窟礧即鬼之複音連語蓋鬼禺同類鬼為似人之異獸傀儡為象人之木偶鬼之引申為傀儡亦猶禺之引申為偶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風俗通靈帝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又通典一百四十六樂六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

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禮.廣韻傀俗作傀儡字也儡傀儡戲.按其製蓋沿於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之偶.然則偶也.禺也傀儡也鬼也蓋皆同一義類之異語耳.

2 鬼與畏　莊子天地篇門無鬼.釋文司馬本鬼作畏.毛詩卷耳我馬虺隤.三家虺作瘣.釋文引說文作[疒畏].金文小盂鼎王口盂以口口伐䰠方.梁伯戈鬾方䜌(即蠻字)皆以畏為鬼.(從王國維釋)張衡東京賦況鬾蜮與畢方.薛綜注鬾小兒鬼.按鬾殆魊之譌.鬾蜮即用小雅之為鬼為蜮語.薛注恐誤.

3 畏與禺　廣雅釋丘.隅.隈也.魏都賦考之四隈.注隈猶隅也.而隅亦可作禺.列子湯問隅谷.山海經大荒北經作禺谷.(疑與鬼谷.同意)隈亦可作畏.考工記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鄭玄注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

次從與鬼字有關之諸形聲字觀察其主要之意義

(1)從鬼形之字

魅　山海經西山經剛山是多神槐(郭注槐亦魑魅之類也或作[illegible])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說文魅厲鬼也

魖　楊雄甘泉賦捎夔魖而抶獝狂張衡東京賦殘夔魖與罔象說文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按魖即夔也韋昭國語魯語注越人謂之山繅或作𤢖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章炳麟小學答問云其字上象有角下即夔字夔亦母猴則夔特猴之有角者爾

鬽　左傳文公十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服虔注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春官神仕疏引)又宣公三年楚子問鼎王孫滿對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蓋上古異類怪物為害於人者甚夥夏禹鑄鼎以象其形使人之入山林川澤者知所防禦彼時殆尚無文字故祇以圖象示象咸使聞知(所謂象即是文字畫)山海經海內北經袜其為人身黑首從目郭注袜即魅也說文鬽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魅或从未聲𩲡古文𩳁籀文从彖首从尾省聲驗諸魅之重文之形亦可知其為獸類無疑王筠說文句讀云鬽有足形非幻化所為是也

醜 說文可惡也从鬼酉聲段玉裁注非真鬼也以可惡故从鬼按鬼為禺屬之獸其狀醜惡故醜从鬼義本易解自鬼之本義隱晦不明學者乃不得不曲為之說矣又爾雅釋詁醜眾也廣雅釋詁醜類也是其引申義故詩緜云戎醜攸行常武云仍

執醜虜。小戴記曲禮云在醜夷不爭。皆訓為衆而與虜戎夷等字連用亦可以參其與鬼義有相通之消息矣（今人亦常呼異族外國人為鬼子）。小戴記樂記獶雜子女鄭注獶獼猴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獶當為擾擾字之誤也擾與糅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糅史記歷書作雜擾是其證。其實獶以獼猴引申為雜義亦猶醜由鬼貌引申為象義不煩改字也。又按卜辭有[illegible]字為邑名郭沫若釋為魌。卜辭通纂考釋征伐第四九八片下云葉玉森釋鬼案係象人戴面具之形當是魌之初文。周官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鄭注云如今魌頭也……說文頬醜也今逐疫有頬頭……魌頬均為後起之形聲字。得此知魌頭之俗實自殷代以來矣。按皮魌之製。其始必有所仿相。疑古代[illegible]人至醜後世仿其形為面具以逐疫耳。魌之與鬼。疑亦轉語也。得此亦可明醜字从

鬼．其義有由來矣．

說文鬼部尚有䰠神也．為神字或體．䰧．䰡．均訓鬼皃．䰭．鬼彪聲．䰐．見鬼驚詞．均為後起不經見之字．至於魂魄魃（據山海經大荒北經記黃帝女魃止雨殺蚩尤．事則魃亦似是人類）魃鬾𩲸等字．則屬於鬼之引申義｜鬼神義矣．

(2) 從鬼聲之字．

瘣　說文病也．詩曰譬彼瘣木（小弁）（小文）一曰腫旁出也．瘣今本毛詩作壞．連語則為魁瘣．爾雅枹遒木魁瘣．郭注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釋文磈磊或作傀儡）．

傀　說文偉也．亦借魁為之．說文魁羹枓也．廣雅大也．大戴禮官人篇畸鬼者不仁．按畸鬼即荀子脩身篇之倚魁．楊注倚奇也．魁大也．謂偏僻狂怪．傀偉魁梧並其連語也．

䫜　說文。頭不正也。廣雅。大也。

嵬　說文。高不平也。連語為崔嵬。與陮隗同。說文。隗陮隗也。與

巍　亦為一字。說文別而為三。非也。又荀子正論夫是之謂嵬說

注。狂妄之說。是又與怪通矣。

綜合以上各字觀之。概有高大奇譎之義。亦猶醜之从鬼。皆由

異類怪獸之概念引申而來之形容語也。

媿　說文。慙也。愧媿或从恥省。廣雅。恥也。按恥義與畏字有關

蓋人以怪獸之狀奇詭。望之生畏。而愧之與畏。對待成詞。凡對

外畏懼者。內省必慙愧。猶威之與畏。亦相互為用。施者為威。受

者為畏（釋名。威。畏也。可畏懼也）愧畏威實皆一語之轉。漢以前古籍多畏

威通用。金文亦畏威愧互言。如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高

融本畏作威（釋文）地官鄉大夫。鄭玄注引同。考工記弓人。畏故

書作威。金文中如毛公鼎敬念王偎，以畏為威；齊侯鎛鐘少心𢘓忌，又以愧為畏（或釋為愧，拘於字形失之）。語本同根，義相表裏，不煩屑屑以形體區別之也。

又隗姓，金文中皆作媿。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云：「……宗周之末，尚有隗國，春秋諸狄皆為隗姓。……原其國姓之名，皆出於古之畏方。……春秋左傳凡狄女稱隗氏，而見於古金文中則皆作媿，凡女姓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後所寫經傳往往省去女旁。……然則媿字依晚周省字之例，自當作鬼，其所以作隗者，當因古文畏作偎，隗作隈，所差甚微，故又誤為隗。然則媿隗二字之於畏字，聲既相同，形亦極近，其出於古之畏方無疑。畏方之畏，本種族之名，後以名其國，且以為姓，理或然也。」王氏此說，證以世本陸終取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䰎嬇古通，可證媿嬇同字），自為

5678(9.224-1228)

可信。惟改鬼方為畏方。大可不必。辨詳下文。

(3)鬼之引申義及其轉語。

楊雄方言一「虔儇慧也……楚或謂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按皆轉語也。其語又轉為詭為譎為怪。今俗通謂之壞。或謂之乖。複音連語則為詭隨(隨即譎字)。詩民勞「無縱詭隨」。王引之經義述聞云。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毛傳分訓為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誤矣。按鬼本為禺屬之類。獮猴猩猩。性靈敏。善效人動作。故其後用為凡便倢之稱。蓋自其形狀之奇特。引申之則為傀為偉。自其性質之黠巧。引申之則為詭為譎。本此概念。推而廣之。於是諸夏之外。異種別族。形色容有異於中國者。遂亦呼之為鬼矣。古代有鬼方鬼國。近人猶謂外國人為鬼子。殆猶是舊習古語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鬼之訓慧。為

假借發聲之詞。謂鬼方為託名幖識之字。皆非也。

次再就載籍中所用鬼字之意義觀之。

易既濟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詩大雅蕩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按鬼方究在何處。異說甚多。干寶易注鬼方北國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宋衷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文選楊雄趙充國頌引）是西方也。偽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國粹學報第三年丁未第二冊劉師培古代要服荒服建國考云鬼方南境。本達今滇黔邊徼。竹書紀年言高宗伐鬼方次于荊。即由荊楚達黔滇也。其遺裔散居黔蜀間。則名曰夔。左傳楚人滅夔。服注以為楚後。在巫山之陽秭歸舊鄉。而漢志夔國作歸。公羊又作隗）是南方也。毛傳鬼方遠方也（後漢書班彪傳班固典引篇威靈行乎鬼區。章懷注。鬼區遠方也）是無定處。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據後漢書西羌傳及章懷注所引竹書紀年稱王伐西落鬼戎。及大小盂鼎梁伯戈銘文。謂其一部落在汧隴之間。

其全境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王氏又謂

鬼方易詩作鬼，然盂鼎䰠方从鬼从戈，梁伯戈魃方从鬼从

攴，二字不同，皆為古文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毛詩傳

鬼方遠方也，畏遠雙聲，故以聲為訓，漢人始以魃為鬼字（引東

京賦魃蜮為證）故莊子門無畏，郭象本作門無鬼，雜篇之徐無鬼亦

當為徐無畏之誤也。由是觀之，漢人以隸書字寫定經籍時

改畏方為鬼方，固不足怪……

按王氏考證鬼方之地域，頗為翔實近理。殷虛卜辭中近亦發

見鬼方之名，商代之鬼方其地或當在今山西境內。蓋古代鬼

方之地廣袤頗大，部落星散，亦猶地名鬼谷者之不僅一處也。

至王氏謂鬼方本應作畏方，則未必合於字義孳乳先後之迹。

按鬼本與禺同為古人呼類人怪獸之名，繼而移用為異族人

種之稱.故鬼方之姓.從鬼加旁.為媿為隗.又山海經海外北經.北方禺彊.人面鳥身.大荒北經同.莊子大宗師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疑禺強與鬼方異名同實.強即彊.強為借音字.又海內北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魏志東夷傳女王國北有鬼國.按鬼國亦猶鬼方.為異族之稱號.且殷虛卜辭中鬼方字正作鬼.不作畏.至於畏字之義.本由鬼出.上文已詳言之.鬼者實也.畏者業也.語本一元.形自可通.安能因金文中偶書作畏.遂謂一切載籍之鬼方.皆為漢人所改.是以不狂為狂矣.推其致誤之因.正由於不明鬼方得名之原.有以使之然也.

楚辭九歌有山鬼.王逸注引莊子達生山有夔.為證其所謂鬼.猶是初義.又易睽卦爻辭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小雅何人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此二處所用鬼字.恐仍指實物.以其上下

文之豕與蜮国皆王充所謂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第五期曾載 Waley氏所撰 The book of changes 一文關於載鬼一車之解釋亦不主張用鬼神義與余見同.

殷虛卜辭中亦往往有鬼字. 茲選其文句差可讀者述之於後.

1. 己酉卜鬼方国五月

此片為中央研究院在安陽殷虛發掘所得. 董作賓謂係武丁或祖甲時代之卜辭

2. 鬼亦得疾

丁山釋作疾

殷虛書契菁華五頁.

3. 今夕鬼𡆥

董作賓釋作夕𡆥. 葉玉森釋作寧.

殷虛書契前編四卷十八頁四.

4. 貞亞多鬼夢亡疾.四月

按 ⿱ 疑是亞字惡之初文也.丁山釋為夢.鬼夢.郭沫若謂當釋為畏.夢即周禮之懼夢也.

前編四卷十八頁三.

5. 庚辰卜.貞多鬼夢不至𡆧.

殷虛書契後編下三頁十八.

6. 庚辰卜貞多鬼夢𠙵疾見.

7. 貞多鬼夢𠙵言見.

簠室殷契徵文雜事六十五.

按卜辭1.之鬼方與古籍同義.2.3.之鬼疑仍指為害於人之異類怪物.如夏鼎所象者.4.5.6.7.之鬼夢是鬼之引申義.此

外殷虛書契前編四卷十八頁六尚有加示旁之䰟字殷契卜辭六五五亦有𩲡字疑為鬼神義之專字即説文鬼字古文䰟之來源惜其文闕有間不能通讀據此可知商代(一)鬼畏二義尚同用一字(二)鬼亦用為異族之稱(三)已造鬼神專字

根據以上所列各證歸納之得結論如左

(1.)鬼與禺同為類人異獸之稱

(2.)由類人之獸引申為異族人種之名

(3.)由具體的鬼引申為抽象的畏及其他奇偉譎怪諸形容詞

(4.)由實物之名借以形容人死後所想像之靈魂(國刊第五卷三期三九八至四〇八頁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

商承祚曰「説文鬼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气賊害从厶䰟古文从示案甲骨文作𤰈䰟與篆古文同隹不从厶金文陳

貽毀作禖梁伯戈作鬾小盂鼎作䰡作䰡者神䰡也生有功于民死而享之與神同例故从示鬼為死者之通稱䰡䰡則厲鬼而人持攴戈以驅擊之也」（古攷八五頁）

高鴻縉曰：按「甲文𠙵」口為人死後人所祭之神主象物形非文字茲以之以寄託其神口聲故為人鬼之鬼名詞甲文𠙵方即鬼方也周人改从鬼（古怪物之怪字）口聲作䰡見田貽毀䰡字偏旁小篆變為从鬼厶（古肱字）聲隸楷本之」（字例五篇一六一頁）



⿰鬼父 說文所無

⿰鬼父卣

〈2630〉 ⿰鬼父乙 旅彝



弘尊

〈2112〉 弘爲⿰鬼父盧膚 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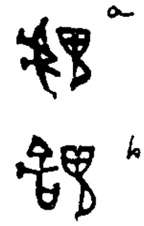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父部鬼部並無⿰鬼父字此當古字逸文然愚竊謂⿰鬼父亦魄字異文魄字段借為溥說文旁溥字吳都賦作旁魄即依白父古音相同耳抑溥从尃聲尃从甫聲甫从父聲魄異文當作⿰鬼甫而作⿰鬼父从省略也 猶黼作釜哺作㕮也然則集韻⿰鬼甫星名蓋亦⿰鬼父字異文即為魄字 又甫者男子之美偁穀梁隱元年傳作父猶傅也男子之美偁也此借父為甫者亦當父甫通用之確證耳」(古籀篇三十五第二一至二二頁)



魌 說文所無

魌尊

〈2092〉 魌[illegible]作且(祖)乙寶彝



䰧 說文所無

作冊䰧卣

〈2734〉

賞作冊䰧馬 (A·B)

甶[a] 甶

長甶盉

〈1952〉「穆王蔑長甶」

「長甶蔑𠪚」

a 陳夢家曰「甶」字在說文中兩見。說文卷九次于鬼下的部首是甶，訓鬼頭也，象形，敷勿切。卑字从之。卷十前于思的部首是囟，訓頭會腦蓋也，象形，息進切，或从肉从宰。思字从之。此字亦見卜辭，是酋長之稱。詳殷虛卜辭綜述（金選二四九頁西周銅器斷代．長甶盉）

〈大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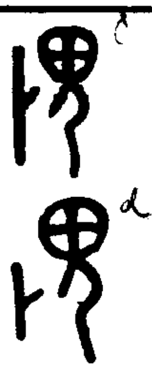
「𠭯其𤔲萬甶，季子子孫孫永寶」



畏

盂鼎 畏天畏

<0676> 「畏天△ 畏威△」



毛公鼎 敃天疾畏又云

夙夕敬念王畏不賜

<0680> 「敃天疾畏△威」 夕敬念王畏△威」 「綢繆」



王孫鐘 畏𢼸

趩趩 从攴

<0060> 「𢼸△ 畏誋 趩趩」



沇兒鐘 畏 于𢼸義

<0052> 「忠于威△ 義儀」

<0062> 「余彌心畏△誋」

<1320> 「鄦侯鎛 戴畏△夜 … 惡 … 口哉」

孫詒讓曰說文甶部畏惡也从甶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古文省作𤰞依許說則𤰞下从𠘧為虎足所謂虎足象人足也其左从𠃊與爪不類中箸一又無義可說唯古文从𠃊乃正是爪形耳攷金文盂鼎畏字作毛公鼎作畏二篆皆从卜與小篆

形不類龜甲文畏字作□亦略同竊疑□實當从虐省說文虍部虐殘也从虍爪人虎足反爪人也畏下當作□與虐下正同爪篆文作□此作□所謂反爪也與說文爪部从反爪不同□畏訓惡與虐訓殘義相近故从之金文作□甲文作□即反爪之省篆文變□為乚又誤增一而許書說解又誤作从虎省遂與字例不合耳』(名原下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畏惡也从由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按古作□毛公鼎作□盂鼎卜即人字反文象人見鬼形□象鬼手有爪(文源)』

a 高田忠周曰『按下文經傳以威為之畏即正字也說文畏惡也从由从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蓋許氏此解非今審此篆形

男即鬼字ㄚ亦乜字下文凡从乜者明是乜字可證也因謂畏字本从鬼乜會意人所歸為鬼祭義曰象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又白虎通畏者兵死也檀弓畏厭溺王肅注犯法獄死謂之畏畏亦本義謂人死也故畏字以鬼為本又乜者變乜也人死於自然以全天命此之謂鬼可敬可祀其死非自然乖天命者此之謂畏可惡可懼也鬼畏同音而義相分如此說文鬼部有傀字訓鬼變也蓋亦畏字義耳若夫虎字本形無从乜形者說文虎下亦有誤此篆豈得謂从虎爪手』（古籀篇二十五第二五頁）

L.C.Hopkins曰『牠們代表一個人形他的頭經過各種各樣的修正和簡畧一隻手中握了一種東西好像是棍或某種形式的矛』

(中山第六冊四九四九頁中國古文字裡所見的人形)

「郭沫若曰「威字原作畏，乃古畏字，古威畏字通，威乃後起字。」

(兩攷一六〇頁頭批沈兒鐘)

參閱1228鬼字條沈兼士說

商承祚曰「說文畏惡也，从甶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畏古文省。案甲骨文作畏，金文盂鼎作畏，毛公鼎作畏，王孫鐘作畏，羅師謂鬼而持卜，案卜乃干字。可畏孰甚。此作畏當是寫失，汗簡引作畏，據小徐本也。」(古攷八六頁)

參閱1874長字條周谷城說

<大6>「亾罔不咸戮天畏威」
<大24>「天疾畏威降喪」



 a

禺

禺邗王壺

〈4820〉「Δ禺邗王于黄池」

林義光曰「說文云。禺母猴屬。頭似甶。鬼頭也。从甶从禸。按象頭足尾之形。古作禺史頌鼎。[鬲禺]彝字偏旁」（文源）

參閱1228鬼字條沈兼士說

a 陳夢家曰「禺者吳也。金文吳或稱攻吳（吳王夫差鑑）或稱工𫍻（者減鐘）或稱攻敔（吳王劍）。吳𫍻敔三字同聲相段。𫍻虞並同義。金文越王鐘以樂虞家。段虞為吾。亦吳敔相通之證。禺與吳𫍻敔古音並近。廣韻虞部虞禺愚鄅等字同在遇居切下。證禺虞同音。列子湯問篇隅谷之際。注曰隅谷虞淵也。大荒東經夸父追日於禺谷。郭注曰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是禺虞相通之證。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案海外東經作鮒魚此禺魚相通之證』(金選三五五頁禺邗王壺考釋)

∝揚樹達曰『禺假為遇、國策秦策云、因退為逢澤之遇、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空雄之遇、高注並云、遇、會也』(積微一九二頁趙孟庎壺跋)

高鴻縉曰『山海經傳曰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此云母猴母即獼字之通段⊖為人皃之象形文⊕則似人皃非人皃故曰鬼頭禺从此形者謂其頭似人非人也均周初以來恒以表蟲或獸之足與尾之形非文字禺字合兩形成文意謂頭似人非人而有足有尾之獸也全象其形長尾之猴也名詞』(字例二篇六八頁)



⿰由吏　說文所無

伯⿰由吏尊

〈2130〉 ⿰由吏△ 攸貝 ⿰由吏冊

吳榮光曰『⿰由吏左从東楚名缶之由右从吏必由之屬皆內有⿰由吏字讀如迅恐此文亦讀如迅貝或賓于鬲或賓于匱此賓于由缶之屬無不可矣』(筠清卷五第十七頁周安作公白辛彝)

徐同柏曰『⿰貝吏从貝从吏吏氏音同當是古⿰貝氏字』(从古卷七、二十九頁周⿰由吏尊)

柯昌濟曰『⿰由吏或古缺字說文缺器破也从缶夬聲許說當為古誼之可据者此字或為訛體耳』(韡華二三七頁⿰由吏尊)



山象形 父丁觚

〈2235〉 山父丁



父乙 學

〈1887〉 山父乙



父戊 尊

〈1999〉 山父戊



且壬 爵

〈1672〉 山且壬



父壬尊

〈2008〉 山父壬



父乙 簋

〈0597〉 山父乙



山御 簋

〈1078〉 山御乍父 山尊彝



毓且 丁卣

〈2709〉 歸𥞤乎我多 高从山錫貝



克鼎

〈0675〉 易女田 于塞山



呂弔山 父簋

〈1439〉 奠鄭白伯大嗣工召 弔叔山父作旅簋



且庚 觚

〈2230〉 山且庚

〈0365〉  女乍山口

〈0880〉 癸山

〈1667〉 山且丁

〈2320〉 山妝

徐同柏曰：山形取備物之義。山產也，產生物也。周禮大宗伯云：百物之產。（从古卷五、十頁商山父壬彝）

a 徐同柏曰『山宣也宣散氣生萬物也著之彝器取備物之意』(从古卷十五、三頁商癸彝廿)

孫詒讓曰『說文山部山有石而高象形金文父戊觶作[glyph]山且丁彝作[glyph]龜甲文則作[glyph]當是原始象形字與金文略同但彼象實體此為匡郭與金文丁作[glyph]、龜甲文作口同散有差異耳』(名原上一九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山宣也宣气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如此篆實其象形也但依下文从凵亦元从一〻者地也與且字之下一或作凵工字之下一或作凵皆同意也……按說文ヨ字解云手之列多略不過三此蓋古聖人造字之約束也山字元象眾峯形而作[glyph]為正亦是不過三之謂也』(古籀篇十三第一頁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為山倫謂此亦火之異文甲文火字異形最多有作□形者此其類也有作□□形則與火丁鼎同或謂此舟之異文□象帆也則造舟者之族徽矣」（刻詞四九頁父壬尊）

周名煇曰「名煇案□字之義余前已論證之矣□且丁即皇祖丁皇祖二字連用則經傳金文中凡百餘見」（古籀考卷上一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所閒切

按山只象三峯之形三有多意宣也為音訓

又說文㞧二山也㞧字經傳未見疑為山之籀文籀文多複體」

(字例二篇二八頁)

〈六2〉「䢅王𢍜在𤔲𨷲貞山。」





岡
鼎文

<0102> 「岡」

<0055> 「余賜岡事君」

a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岡非。此𡵂與山迥異。今審𡵂即㒺省。實㒺字古文象形也。詳于㒺下。說文𦉪魚罟也。从网瓜聲。詩碩人施罛濊濊。魯語水虞於是乎講罛罶。淮南說山好魚者先具罟與罛。注罛大網。又說林罛者扣舟。注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此川以象植柴。又以為网省。即象形字聲並備矣』（古籀篇十七第一三頁）

a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岡然𡵂必非山字。金甲文中心字每作𡿨。倫謂此蓋亦心字則即惆字。然惆字後出且在此器銘亦不

得讀為惘字倫謂罔為网之異文。此器為作网者所製，心或其名與。(刻詞六二頁网鼎)



密
高密戈

〈3083〉
「高密」
「造戈」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𡺬山如堂者从山宓聲此叚作戈為變形而偶與戈字相涉蓋筆者以其戈銘偶用意而殊然乎又山作止殆是止字然下文明从山又例見岡字此亦小異勢耳漢印有高密侯相正同」（古籀篇十三第六頁）

柯昌泗釋盂謂㽙之省
須盂生鼎

〈0420〉「須盂生 之飤鼎」

高田忠周曰『按从山从𠦝𠦝即𦘔字形而亦戠字省戠古文矛也然此篆為盂即㽙古文說文鬆或作髮或作𩯭可證或云此𦈡字省亦非無理矣唯矞字上形矜字敄字所从矛形皆與此上形同是雖言𠦝即𦘔異文於所从文亦自似有系類者故今定為㽙耳』（古籀篇十三第九頁）

商承祚曰『柯昌泗云盂从山从矛即㽙之省此字本从矛得聲攴旁固可省也顏氏家訓云㽙字依諸字書即旄邱之旄也經典釋文詩旄邱下引字林作㽙今案晚周金文已有此字知㽙為旄邱之本字㽙正而旄假也』（十二舊二頁須盂生鼎蓋）



峖 說文所無

慶孫之子峖簠

〈1403〉 慶孫之子峖之饙匿 簠



⿱阿山 說文所無

平⿱阿山右戈

<3090> 平阿右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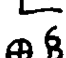


㽙 說文所無

克鼎 錫女井家𤔲田于㽙

〈0675〉 易女井家𤔲田于㽙

劉心源曰『㽙从田从山从允古刻中𤰷字義即允如上文𤰷尹四方是已亦可讀畯通駿俊訓為大此又从山蓋合峻字為之』（奇觚卷二．三四頁克鼎）

强運開曰『善夫克鼎按金文畯多作此篆从山當是古峻字』（古籀三補卷九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奇觚劉云㽙从田从山从允古刻中𤰷字義即允如上文𤰷尹四方是已亦可讀畯通駿俊訓為大此又从山蓋合峻字為之。按此攷為迂曲說文酸籀文作䤖代夋聲以畯聲也即知此㽙亦峻籀文也今本說文山部𡸕高也从山陖聲

或从山夋聲作峻是也又𨸏部陖訓峭高也从𨸏夋聲是兩字
音義皆同今本實誤顧氏原本玉篇山部峻字解不引說文然
云險峭之峻為陖字在𨸏部也次出陖字云說文亦峻字也此
明知古本說文山部峻為正文陖為重出文要峻陖元同字故
或體合峻陖為陖岺𡶶』（古籀篇十三第六至七頁）


a

盧 不从广

趙曹鼎 盧字重見

〈0656〉「王射于射盧△盧」史趙曹易錫弓矢 虎盧△ 盧 口口百十矢」（B）


b

師湯父鼎 王在 周新宮在射盧

〈0654〉「才在 射 盧△」

孫詒讓曰「𢍰字舊釋為階然此字从虍甚明必非階字攷後師湯父鼎王才射𢍰射下一字从广从盧本卷明是盧字吳舊釋此文與彼正同但省广為盧耳說文皿部盧从皿𠧩聲由部由作甾云東楚名缶曰由象形也古文作甾師湯父鼎从用者葢當作田微有刓闕前𨝡𠊳敦𨝡作𥂮本卷 又口𠊳尊𠊳字作𥂮又取盧盤𠊳作𥂮攈古二之二 此由作由者由之省猶𠧪字作𠧪录伯戒敦 吳尊 亦作𠧪石鼓也此作冉似橅拓有譌闕然大致相近又此下不从皿而从口者師湯父鼎盧字同說文由部盧籀文作𨜂此疑从缶省金文

缶字多變為𠙶（寶字从缶多如此作）此即鑪之省也』（餘論卷三第七頁匡盧）

丁佛言曰『[glyph]』師湯父鼎王在周新宮在射盧▽為[glyph]之省非从口許氏說盧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此射盧為王習射時所居器為習射而作故所錫皆弓弭矢[glyph]』（古籀補補卷九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广虜廡也从广虜聲讀若鹵廣雅釋室庵也廡大屋也榭⿸广虜義通矣但此篆从广與許同又从[glyph]从噱省聲噱虜皆虍聲也用元當作用即貫字省唯省力為異耳或謂此當廟字異文文義可通而字形迥別』（古籀篇七十三第四頁）

郭沫若曰『[glyph]盧字均作[glyph]乃省文、段為盧、師湯父鼎有王才周新宮、才射盧之語、彼字正作[glyph]、可証、或釋本銘文為[glyph]、非也、易

弓矢虎盧……盧与弓矢並列，蓋即盧器之盧，攷工記盧人為盧器……殳長尋有四尺，說文作𥮉，云積竹矛戟矜也，春秋國語曰，侏儒扶𥮉，又殳下云，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本銘虎盧口口十殳，當連為一事，蓋虎盧即殳之古稱，以為盧器之屬，故稱盧。』（兩攷六十九頁趙曹鼎其二）

b 柯昌濟曰『𢉖疑是古代天子習射之地，𢉖字不見經傳，从广从虐，虐字與鬲从𥮉沍字所从之虐正同，虐或當讀同唬，愚疑為校字，校即學校也』（韡華一二三頁師湯父鼎）

張政烺釋府从貝謂即府庫之府 大府盞 〈1394〉「大府之盞」

鑄客鼎 〈0370〉「鑄客為王句大府為之」

少府 小器 〈3038〉「少府盃」 二益

〈0375〉「大府之饋盞」 〈1394〉「大府之盞」

般滌非曰府即府字繁文伯要敦府作府（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五十三）形彼敦銘府下加一入此牛銘府下加一貝這是金文中常見的一種繁文鄂君啓金節銘有府作府形（郭沫若關于鄂君啓金節的研究、般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參1958年第四期）王子齊鎬銘有府作府形（般滌非關於壽縣楚器考古通訊1955年第二期）二者都是楚器其形體與之近似所以當系府字無疑

按礼記曲礼下有六府注

府者藏物之所．又説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注．

府庫者貨器藏貯之異號．

牛銘的府字正與上述府庫的注釋意思相合．也就是指藏貯貨器的地方（文參一九五九第三期一至二頁安徽壽縣新發現的銅牛）

于省吾曰『張政烺謂⿱宀貝即府庫之府．甚是．今則府行而⿱宀貝廢．上文為鄂君啟之⿱宀貝賡鑄金節．説文以賡為續之古文．是説為鄂君啟的府庫續造金節大⿱宀貝也．見楚器鑄客鼎 呂氏春秋分職稱楚葉公發太府之貨予人．楚之有大府猶魯之有長府（見論

語先進）．礼記曲礼稱在府言府．鄭注謂府為寶藏貨賄之外．節

文是說如果載馬牛羊以出入關．則不能免稅．而且稅征有别．

蓋大府之征以給王用．關市之征以給國用．（考古一九六三第

八期四四四頁〈鄂君啟節考釋〉

庫[a]

庫

朝訶右庫戈

<3136>「左庫」帀師司馬裕」

<3102>「右庫」「木戟」

庫[b]

戈 右庫

<3073>「右庫」

黃茂琳曰「韓國都鄭所造兵器、大抵記明為某庫所造、庫名不止一個、所見有武庫、左庫、右庫、生庫。這種「庫」字、過去多釋為「軍」、間或也有釋「庫」、究竟是「庫」是「軍」、問題迄未獲得很好解決、「庫」「軍」之爭。从清代就已開始。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以下簡稱積古）卷10「晉左軍戈」下說。

案左軍舊釋作左庫。

張廷濟也跋此戈說、

晉左軍戈、積古齋款識僅釋三字、餘缺、疑左軍亦釋作左庫、

廷濟按「軍」字作「庫」曾見古璽文．舊說作「庫」似未妥．

以上見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以下簡稱小校）10.43．周金文存（以下簡稱周存）6.29．也有此戈拓本．戈銘云「陰晉左庫冶⿱宫言」．「庫」字作「庫」，明顯是「庫」非「軍」．可是自阮．張以後．這一類「庫」字絕大多數都釋「軍」．釋「庫」幾如鳳毛麟角．所見僅陶齋吉金錄（以下簡稱陶齋）和續錄．并且出于隨意．同一書中同一個字．釋「庫」釋「軍」也不統一．釋「軍」可說兩百年以來佔絕對優勢．這究竟為什麼呢？雖然各家從來都沒有交代．他們如此隸定的理由．但據我們分析．主要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戰國兵器銘刻中確有「左軍」「右軍」也有「左庫」「右庫」．我們就看到一戈銘作「左軍」．一矛銘作「右軍」．而一戈銘作「右庫」（三代吉金文存（以下簡稱三代）20.42.2）二是有不少「庫」字的寫法確是和漢代「軍」字的篆書或隸書有非常相似之處．究

竟是「庫」是「軍」何者為「庫」何者為「軍」，不仔細分析研究，這問題就不能獲得很好解決。

戰國兵器銘刻中的「左軍」「右軍」大多見于燕國兵器中，如

郾侯庫作左軍 三代二〇·三六·一矛。

郾侯庫作右軍鍗，周存六·一九戈。

郾右軍 商周金文錄遺（以下簡稱錄遺）585矛。

上文所提一戈、一矛僅有「左軍」與「右軍」沒有「郾」字，但「左軍」「右軍」兩字的寫法和上列燕兵器銘刻完全相同，自是燕國兵器，此外過去正定曾出土一戈。

左軍之鈛，僕大夫殳之萃，公孫裹脽之介，工掾裹瘟之鈛戈。

雙劍誃吉金圖錄下20。

于省吾根據(1)燕兵器多自稱為「鈛」X，(2)正定為燕地，認為此

戈是燕兵器。正定一帶古為中山，後為趙滅。于氏第二個理由所指地望不很準確，但戰國疆域常有變化，正定一帶是燕、趙接壤地區，不會大錯。此戈銘刻格式不屬三晉，又有「左軍」「[illegible]戈」等辭，與燕兵器銘刻合，定為燕戈，是可信的。

這些兵器銘刻中的「軍」都作「𠣞」，从「勹」省聲，與後文討論「庫」字各種寫法全不一樣，同時都不是制造兵器之處，制度也不同。這種「軍」字的寫法還見于古印，有的从「勹」聲不省，肯定是「軍」不是「庫」。

阮元、張廷濟所跋的「晉左軍戈」，系「陰晉左庫冶㝬」所造。陰晉是魏地，見史記魏世家及秦本記。這種銘刻格式為三晉兵器的特點，東周與三晉緊接，銅器制造、制度與銘刻格式基本屬同一系統，至少三晉、東周兵器銘刻中「左庫」「右庫」等，肯定是「庫」不

是「單」，過去釋「軍」都是錯誤的。這種「庫」字寫法有如下幾種。

(一)从厂，如「陰平左庫之造」劍。陶齋五・三二。

(二)从∧，如「陰晉左庫冶[宫言]」戈，从∩，如新鄭所出「東周左庫」矛

(三)从∩∩∧，所見較多，新鄭出土韓兵器幾乎皆如此作，見郝文所附圖十七至三十，及圖版肆、伍。

(四)作庫，如「右庫」戈及「朝歌右庫」戈，三代一九・四六・一。

(五)作庫，如「上黨武庫」矛鐓、矛，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意園古今官印匋六・三九著錄一個「武庫丞印」，「庫」字作「庫」，同書一・一九還著錄一個「右庫印」(原書也誤釋為「右軍」)，「庫」字作「庫」，都與第(一)種「庫」字寫法相同，證明「庫」確是「庫」字。只有第(三)種寫法與漢代隸書及小篆的「單」字相接近，容易混淆為「單」字。而這種寫法還是比較多的，其實仍然是「庫」不是「單」。說文說「軍」是「从車，

从包省可是據周代銘刻所見軍是从「勹」聲或从「勹」省聲不管怎樣說第(三)種的「庫」字既不是从包更非从「勹」或「勹」省聲而所从之冂、冖、𠆢等與从厂、𠂊、𠂆等同意皆表房屋頂部及建築外形.這就決定它是「庫」不是「軍」至于第(四)、(五)兩種特別是第(五)種的「庫」已與隸書的「庫」字相當接近.這就是決定此字非釋「庫」不可.

這類「庫」字肯定是「庫」不是「軍」除文字學上證據外還有制度上的證據傳世有「十一年鼎」.

十一年庫嗇夫肖(趙)不𢆶(茲)貴口口夫𢍺(令)所為空二斗、三代三.四三.

「庫」字作「軍」舊亦釋為「軍」.它和上述「庫」字同屬一類.案「庫嗇夫」見于漢「雒陽武庫鍾」.

雒陽武庫丞閼嗇夫管口、令史樂時、工置造。漢金文錄二·一。
也見于居延漢簡。

「初元五年四月壬子居延庫嗇夫賀……」(三一二·一六)居延漢簡
考釋釋文之部六七頁。

「三月丙戌庫嗇夫宋宗以來」(二八四·四背)同上一一頁。

鄭玄在儀禮·覲禮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漢代銅器、漆器銘文中的嗇夫正是屬于工官「庫嗇夫」絕對不能是「單嗇夫」所以「庫」字也就絕對不能是「單」字。討論至此，那一個是「庫」那一個是「單」，完全可以確定。」(考古一九七三年六期三七二至三七四頁新鄭出土戰國兵器中的一些問題)

林潔明曰：按「說文「庫，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金文與篆文同。正用為藏兵器之所」



廏　金文以為簋字　卲王簋　簋字重見　〈1103〉「卲王之諻之薦簋」

高田忠周曰「說文廏馬舍也。从广㲃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為廏。廏有僕夫。古文作𠊁。釋名釋宮室。廏勼也。勼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後世俗譌作廐」(古籀篇七十三第六頁)



廣 廣父己簋

〈1084〉 廣乍父己寶尊旅



不嬰簋

〈1393〉 嚴允玁狁廣伐西俞



弔向簋

〈1360〉 廣啓禹身



晉公盦

〈3012〉 廣嗣治三方



廣簋

〈1223〉 廣乍叔彭父寶毀



禹鼎

〈0678〉 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



番生簋

〈1327〉 廣啓氒孫子才下



通彔鐘

〈0033〉 廣啟







士父鐘

〈0046〉 用廣啓士父身（A.B.C）

劉心源曰：廣，阮釋寅，篆从寅从𢆶，非。同隸書从由，此从東，乃黃字，即黃。詳姚子敦。阮書祿康鐘廣啓朕身，亦誤釋寅，吳書釋廣是也。據古錄二之三受鐘㚇向父敦廣啓𠂤身，更昭然也。（奇觚卷九、二七頁叔氏鐘）

孫詒讓曰「廣⿺辶从广黄聲張仲簠其勳其[囶]其黄黄字作⿱止黄 汗簡止部引石經光字作

⿱止黄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同孫氏魏石經攷云⿱止黄疑黄之古文呂梲横𠊱之則光黄通藉字說文炗古文黄⿺辶从止義同又案孫說是也

此數器廣字夶⿺辶从⿱止黄冶鑄不精遂不可辨耳至⿱止黄字金文婁見夶不⿺辶从止

阮釋⿰月朱爲延⿰夕廾」（捃遺中四頁至五頁叔丁寶林鐘）

b 郭沫若曰「廣伐猶搏伐、禹鼎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与此同、下復言宕伐亦同意、王國維引穀梁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謂即宕伐之意、是也」（兩攷一〇六頁不嬰毀）

〈大6〉

「廣[4]咸氒工功」



庶从广

矢簋

<1384> 錫圜庶△人六百又□夫



盂鼎

<0676> 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毛公鼎

<0680> 庶△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政勿雝律庶△民



伯庶父簋

<1167> 白(伯)庶△父乍旅簋



伯庶父盨

<1473> 白庶△父乍盨簋



邾王子鐘

<0051> 台文殟兄庶△士



沇兒鐘

<0052> 及我父兄庶△士



蔡侯鐘

<0054> 定均庶△邦



者沪鐘

<0058> 室狂(?)玫庶△戲績 (B)



邾公華鐘

<0059> 台宴

士庶△子



子仲匜

<2980> 魯大嗣徒子仲白乍(作)其庶△女寵孟姬媵匜(匜)

<0058> 室玫庶戲績

<3084> 口庶△長畫

C
強運開曰「[glyph]」毛公鼎勿雝逮[glyph]按此篆與說文古文光相同容庚云庶字从此吳愙齋則直釋為庶盂鼎文文武耿光亦是此字或為庶之省文也」（古籀三補卷十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庶字从广而金文皆从厂古文固从厂不从广也其或作广亦厂緐文耳抑許氏以广為厂系誤甚據金文广即屬于宀系二字形統不相關矣然厂訓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广訓因厂為屋也亦象形宀省文也元當作介而略之說文云从厂象對刺高屋之形非然厂广形音雖迥異其意義相近且厂有或作广者與广稍似故漢人誤為从广者譌傳因襲之迹自可察知今正要太古穴居草處後聖人易之以屋宅庶字从厂取其古意庶為最初古文从广庶為後出古文之

異體者也今此所集無一作庶者庶或出于小篆秦文耶」（古籀篇十四第三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庶屋下眾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按光字諸彝器皆不作炗庶眾也古作㡿鼎毛公从火石聲石庶古同音从火取眾盛之意或作㢝伯庶父敦諆作㢝魯大司徒匜」（文源）

d馬叙倫曰倫檢說文庶在广部然盂鼎作㢝毛公鼎作㢝齊鎛作㢝伯庶父簋作㢝與此皆從厂惟子仲匜作㢝邾公華鐘作㢝從二厂亦非人字个乃今所謂軒廊之軒本字庵之初文也其象形文當作□王筠所謂以一牆見其三面以有從之為字者不得不着其形耳軒者說文曰曲輈藩車蓋上與左右及後有藩蔽者今北方乘人之騾車其遺製矣

公羊定十二年傳注、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周禮小胥注、軒縣缺南面、軒城軒縣皆以形同於軒也、而其制實本於广、古築室皆南向以取光、故缺南面以為出入之所、今杭縣巨室有所謂轎廳者、三面有壁、獨缺其前蔽、所謂大廳亦然、其後通謂之後軒、其名與制、由來舊矣、然則厂广名實並異、庶有衆義者、蓋為庤之轉注字、同為舌面前音也、自不得從厂、疑古借庶為庤而庶當如林說從火石聲、或從厂炗聲、其義亦不可考矣」(刻詞一六六頁至一六七頁白厎父敦)

a 高鴻縉曰「說文庶屋下衆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之說也、林義光曰、光字諸彝器皆不從炗、庶、衆也、古作厎从火石聲、其說甚允、說文有誤、其光下重文炗、亦後人所妄增」(毛公鼎集釋八九頁)

周谷城曰『庶字金文裏很不少其形式盂鼎作[illegible]毛公鼎作[illegible]伯庶父敦作[illegible]伯庶父簋作[illegible]子仲匜作[illegible][illegible]公華鐘作[illegible]這些形式一一分析可得三件東西一厂相當於小屋子二廿相當於煮東西的鍋子三火相當於鍋下所燒的火合起來看應該是廚房或雜屋或如上海人所謂竈披間之類就形式而言固然可以得到這樣的解釋就音與義而言也可以得到與此相符的解釋庶通煮周禮秋官庶氏注庶讀如藥煮單就這一例看庶與煮實含有相同的聲音與相同的意義且煮字的形式也包含鍋子與火火很顯明大家都看得清楚不必多說至於鍋呢即者字的下半更可從者字看出來者字在金文裏有好些形式或者鼎作[illegible]或者尊作[illegible]王孫鐘作[illegible]及良父壺作[illegible]諸女觥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者汚鐘作[illegible]上面大概是蒸氣之類下面

一定是鍋子顏氏家訓書證篇有云火旁作庶為炙字還可想見庶炙含有相同的聲音與意義.

由上種種我們斷言庶字的基本意義為雜屋為竈披間為燒飲或住傭人的地方稍稍引伸有三個較為明顯的意義一曰卑賤常用來形容最下層社會份子古代所謂庶民大概就是賤民或奴隸之類其住居規定在雜屋裏不在正屋裏故他們常被稱為庶民意即住雜屋或竈披間的人這個意思一直到東漢時還在民間流行着後漢書劉玄傳云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繡面衣錦褲襜褕諸于(大掖衣也)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二曰旁出常用以形容非正妻所生之子所謂庶子是也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古者諸侯之世子曰適子餘子謂之庶子庶猶衆也後世專以側

室所生為庶古無是也這裏徐灝錯了庶的根本意義並不是衆多所謂庶子實在就是側室之子後世專以側室所生為庶倒是援用了古意徐認庶為衆不懂得後世的解釋含有古意其實適與庶老早就是對立的適為正出庶為旁出三曰眇小即俗所謂差不多的意思詩抑庶無大悔禮記檀弓其庶幾乎庶字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差不多即所差無幾即是幾微之差即眇小不必十分介意的差眇小的意思也與卑賤旁出一樣是很流行的……

由此我們該可相信庶的意思是卑賤是眇小是旁出庶民在古代幾乎是奴隸的專稱但庶字之衆多的意思也確是有的如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並不能算不通順又如書禹貢庶土交正鄭本作衆土也不能算不通順其他與此相

類之例還很多然則衆多的意義是從那裏來的呢？曰從卑賤微小而居於雜屋裏的人數引出來的且與卑賤等基本意義同時流行着許氏說文云庶屋下衆也正是指的這個引伸之義許氏這說最為正確道出了庶民的真相庶民即卑賤的小民即祇能居雜屋的奴隸人數很多故曰屋下衆也學者解庶為衆也有一些講法但都不如許說妥貼或謂庶所從之廿為廿為二十二十是多數故謂庶有多數的意義其實廿不是二十而是鍋子或謂庶所從之艾為光謂光有衆盛的意思其實艾並不是光而是鍋在火上含有煑意雜屋或竈披間的意思就是憑此構成的就退一步講認艾為光但當時量子物理學還沒有出現並不曉得光粒子這類的名稱怎麼好把光稱為衆多呢？所以徐鉉也祇能說光亦衆盛這是多麽牽強的說法

呵唯獨許氏謂庶為屋下眾為最得真相　且許氏所謂屋亦祇是遮蔽風雨的極簡陋的東西與今日臨時搭蓋的茅棚或竹棚頗相像徐箋云古之所謂屋非今之所謂屋也大雅抑篇上不愧於屋漏毛傳云屋小帳也車上蔽風雨的東西亦謂之屋秦風小戎篇載其板屋之屋大概就是車上蔽風雨的木棚引申其義凡覆蓋於上者皆謂之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公羊哀四年傳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屋之即揜之也均有馬馬虎虎搭蓋茅棚之意又為障翳之稱易豐上六豐其屋與豐其蔀豐其沛文同一例蓋祲氣籠罩蔽塞如屋然由此看來許氏所謂屋下眾正是雜屋或竈披間一類之屋下擠滿的大眾正是庶民或奴隸的正確解釋』(古史零證二二二至二三又二五至二六頁庶為奴說)

朱芳圃曰「說文广部，庋屋下衆也，从广、芡，芡，古文光字。按庋象广中說文厂部，厂，山石之崖巖，人可居者也，象形。鐙光輝煌之形，本義當訓光明。春秋考異郵「明庋風至」，是其證也。孳乳為睹，說文日部，睹，旦明也，从日、者聲。為著，廣雅釋詁，著，明也。對轉陽，與昜、陽諸字相系。」（釋叢五十五頁至五十六頁庋）

〈大14〉「亦多虐庶民」「卒厥嚶訊庶，右𫷷不井不中」「雩乃嚮庶，右𫷷母敢不明不中不井」〈大45〉「諫罰朕庶民左右母毋諱」



廙

觥且丁卣 <2709>

王在廙，降令曰 (A·B)

林潔明曰：按說文「廙，行屋也，从广異聲」。字在銘文中亦用本義，或釋為地名，亦通。



廟 不从广

[illegible]伯簋 朝字重見

〈1389〉「周姒孝宗朝△廟」



免簋

〈1358〉「王各格于大廟△」



吴方彝

〈2444〉「王各格廟△」



克鼎

〈0675〉「王各格穆廟△」





元年師兌簋

〈1286〉「各格康

(A·B) 廟△



虢季子白盤

〈2925〉「王各格周廟△宣射爰卿饗」





師酉簋

〈1374〉「各格大廟△」 (A·B)



同簋

〈1367〉「各格于大廟△」



無叀鼎

〈0668〉「王各格于周廟△」



盠方彝 从人

〈2445〉「王各于周廟△」

祝

〈0475〉「遂啟諆作廟△叔寶尊彝」

「王各格廟△」

〈1355〉「各格大廟△」

〈2151〉「王各格于周廟△」

〈0664〉「王在康廟△」

〈0677〉「王各格周廟△」

「王各格廟△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廟尊先祖皃也从广朝聲古文作庿从苗聲又如此篆从潮聲也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禮記月令寢廟必備注前曰廟後曰寢朱駿聲云按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按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其制太祖廟在中昭東穆西皆別為宮院凡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古籀篇七十三第一四至一五頁）

譚戒甫曰『廟說文作廟謂从广𠦝聲而𠦝从𠦝㫃舟聲但金文朝廟所从不作舟都作𡿨或𣲆象潮汐浪濤形潮汐是月圓所引起的西周初已認識到此種天象故本銘廟所从的朝字从月和現在楷書全同頗足驚異然西周銘文僅此一見也不免奇

怪故徐中舒以為疑若據銘文全體措辭看實是無可疑的（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二至六七三頁西周墻鼎銘研究）

吳其昌曰「此鼎周公東征鼎廟字從广從𠦝從D而不從𠬪吾友徐仲舒以為疑其昌按𠬪為原字亦為泉字象原下有泉下流之形古文化起于黃河兩岸吾先民見河岸泉潮與月相應故從月與從泉實無別也」（厤朔卷一第一〇至一一頁周公東征鼎）

〈大18〉「王各格廟」

〈大19〉「王各格于成周大廟」

庎 說文所無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作㝏韻會引說文一曰助也 禺邗王壺趙孟庎邗王之惕金

〈2820〉「為趙孟庎邗王之惕金」

陳夢家曰「庎為介之孳乳字，賜予也。為趙孟介邗王之惕金者，為趙孟予邗王之敬金也。」庎段為介，其字或作㝏，或作庎。龍龕手鑑：庎音界，到也。廣韻去怪部：庎，古拜切，庎到。訂正篇海：庎，到也。是庎之本義為到。廣韻去怪部：㝏，古拜切，獨居。玉篇：㝏，畜無偶。萬象名義：㝏，特獨。介字龍龕手鑑：㝏音界，居疑。居上失獨字。訂正篇海：㝏，介，又獨也。㝏或以介字為之。左襄十四收介特，杜注：介特，獨身居也。方言六：介，特也。獸無偶曰介。史記陳餘列傳：獨介居河北。廣雅釋詁三：介，獨也。集韻類篇引作㝏。案介之本義

為獨加宀為為夰意獨居於室也是夰介一字夰為孳乳字夰又作夰玉篇夰獨也訂正篇海夰又獨也金文厂宀广三部通用故夰夰夰並是一字皆介之孳乳字也詩七月以介眉壽金文作用匃眉壽廣雅釋詁三匃予也」（金選三六五頁郘王壺考釋）

a 聞一多曰「夰字葉蔥無釋唐蘭讀擯介之介陳夢家云夰為介之孳乳字與匃通當訓賜予案陳此說亦是詩小明既醉介爾景福既醉介爾昭明雖介以台繁祉酌是用大介介並訓賜予字一作塈作溉摽有梅頃筐塈之匪風溉之釜鬵是也詳詩經新義陳引七月以介眉壽為證則以匃取之匃為匃予之匃舉例未確」（聞一多全集二第六〇九頁郘王壺跋）

 [a]

庥 說文所無

上樂鼎

〈0367〉「上樂庥△廥器」

[a]郭沫若曰「庥疑廚之異文、从广朱聲、朱聲與封聲同部」（金攷二一七頁釋[illegible]）



⿸广卉 說文所無

陳子子匜 ⿸广卉孟媯穀女

〈2979〉「陳子子作⿸广卉孟媯穀母媵鎜」

a 劉心源曰「⿸广卉疑奔之異文……案齊侯敦齊侯盤齊侯子盂皆有⿸广卉字攷說文饙重文作餴古刻皆用奔為賁疑⿸广卉即⿸广卉或皆是餴」（奇觚卷八 三四頁陳子子匜）

高田忠周曰「按勹亦人字奔賁古通用字說文饙異文作餴可證然則此為僨字異文無疑說文僨僵也从人賁聲古文或借奔為之易渙奔其机又列子仲尼篇先亟奔佚注僵仆也此亦僨字應从奔聲之證而僨訓僵字从勹與匍匐字同意明矣」（古籀篇三十二第二八頁）



廟說文所無新附从木作榭經典譌作序禮記鄉飲酒義疏無室謂之序爾雅釋宮無室曰榭序榭古音同在遇韵聲韵訓皆同故知序為廟之譌而周禮地官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孟子序者射也之序皆當作廟唐韵云古者序榭同蓋久矣相沿而莫辨矣又段周謝左宣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公穀作謝 鄉盄王各于宣射省广 號季子白盤王各周廟宣廟

〈2925〉王各格周廟宣廟爰鄉饗

吳式芬曰張石匏說……廟見毛伯敦王格于宣射薛釋榭以見石鼓文从广與廟同義說文無榭字惟見于徐氏新附宣榭講武屋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正義服虔曰宣宣揚威武之意……

陳壽卿說……宣廟即宣榭爾雅榭亦謂之序唐韻古者序榭同故从广从射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杜預曰宣榭講武屋孔穎達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知榭是講武屋也公羊傳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注遂以宣宮為宣王之廟藏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穀梁傳亦以宣榭為藏樂器之所漢書五行志亦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案說文宣天子宣室也史記賈誼傳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漢書刑法志上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東方朔傳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宣榭宣宮宣室其訓當同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處臺榭榭之名宣蓋取明揚可證服虔宣揚威武之說且公羊止言宣宮未言宣廟不知註何以遽定為宣

王之廟並以所藏樂器為宣王中興所作也榭杜預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夫以無壁之榭而為樂器所藏則公穀所云未可盡信而此之成功告廟以講軍實楚語為可徵矣（攈古卷三之二、四十一頁至四十七頁虢季子盤）

a 方濬益曰「𢊁古榭字春秋成周宣榭災杜注為講武屋公羊何注則以為宣王廟今以此文證之是宣榭在廟中爾雅釋宮無室曰榭郭注榭即今堂堭故曰宣榭非謂宣王廟邵公誤也」（綴遺卷七、十九頁虢季子白盤）

a 吳大澂曰「亘𢊁即宣榭爾雅釋宮有木者謂之榭李注上有屋謂之榭左氏宣十六年傳成周宣謝火釋文謝本作榭此从广

正象有屋之形下从射知廚為習射之地左氏成十七年傳三郤將謀于榭注榭講武堂故字从射也』(憲齋十六册十一頁虢季子白盤)

α 劉心源曰『廚从广与[illegible]鼎[illegible]字同意毛伯敦王格于宣[illegible]呂射為之經傳用謝亦作榭說文無榭新附收入木部』(奇觚卷八十八頁虢季子白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木部無榭字小篆不必从木吳說非是又某氏說云爾雅釋宮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無室曰榭此即漢人改字左傳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荀子王霸臺謝甚高皆作謝此為古文正字蓋古初無專字唯借謝為此其後或亦

依有木之語改作榭字是孳乳益多之理也此說亦未是矣今依此銘古有廟字以為專字臺謝亦人所居故从广與庭字从广同意許氏不收所見經傳不作廟故也其實為逸脫也今補之从广从射〻亦聲（古籀篇七十三第二頁）

唐蘭曰『但是公羊學家把宣謝當作周宣王的宗廟是十分錯誤的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災（災字左傳作火）公羊傳說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休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這是由于他看見別的宮廟用王號而推測出來的其實謝的本身并不是宮廟不是祭祖考的地方因之不能援用宮廟的通例淮南子本經訓武王……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漢書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注未央前正室也宣謝的稱為宣跟宣室的稱為宣有同樣的意義但宣榭還是在宗廟范圍裡面鄧簋維二年正月

初吉王在周卲宮丁亥王格于宣射(謝)可見宣謝在昭宮裡面號季子白盤說王格周廟宣廟爰饗號季子白是宣王時人所以周廟不會是周宣王的廟但宣廟是在周廟裡面的左傳正義引服虔說宣謝是宣揚威武之處漢書五行志上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都同公羊傳不同但左傳杜預注說講武屋別在洛陽者放在宮廟外去是不對的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又說闍謂之台有木者謂之榭禮記月令正義引李巡注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尚書太誓正義引孫炎注榭但有堂也郭璞注也說榭即今堂堭也杜預左傳注說榭是屋歇前正義說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廳事就是堂皇(漢書胡建傳注室無四壁曰皇)可見榭的特點就是只有楹柱而沒有牆壁的它的所以稱為宣跟桓的意思

是差不多的禮記.檀弓說三家視桓楹.注.四植謂之桓.就是四根柱子.榭字在鄙簋裡還只寫做射字.虢季子白盤加上广旁寫做府.表示是屋宇的意思.府字在古書裡又寫做序.周禮.地官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儀禮.鄉射禮寫做豫)可見是射箭的地方.趞曹鼎說.龔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師湯父鼎說王在周新宮在射廬.匡卣說.懿王在射廬作象舞.更可以證明宗廟裡是可以行射禮作樂舞的.昭宮裡的宣(榭)跟新宮裡的射廬性質是差不多的(考報第二九冊二三至二四頁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

參閱1635盧字條陳夢家說



⿸虍甾 說文所無

伯⿸虍甾甗

<0787>

伯⿸虍甾作尊彝





厂

散盤

<2927>

「𤼷登于」 厂△涉



說文以籀文从干汙簡于部 序釋為作

趩尊 王在序

<2130>

「王才在」 序△



趩卣

<2713>

「王才」 序△



睘卣

<277>

「王才在」 序△

<2137>

「在序△」

b 方濬益曰睘卣作[illegible]邢侯尊作㢊即說文广部之序字同㮠又同㯓說文㯓夜行所擊者从木橐聲易曰重門擊㯓㮠判也从木序聲亦引易重門擊㮠今周易及左傳魯語擊柝聞于邾皆作柝為俗字惟九家易繫辭作㯓周禮同又詩斯干椓之橐橐釋文橐本作柝此序又同橐是序即雍之橐泉秦穆公所葬孝公於此築橐泉宮者以此銘及睘卣邢侯尊王在序證之蓋四周盛

時王常居之所必先建有離宮孝公或因舊而增修之耳」（綴遺卷十八、五頁遺尊）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厂山石之厓巖可居象形籀文作厈亦从干聲屵字从此又屵岸高也岸水厓而高者三字音近而義亦相近矣又按說文厂广兩部同系非是广即為宀字系今正厂古文作𠂆故𠂆𠂆皆為厂字系顯然矣」（古籀篇十四第二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云庈即厈非是古籀補吳氏云疑㢊之省文地名也是說文㡿卻屋也从广屰聲此省屰為屮猶㢊省文作[illegible]可證矣朱駿聲云今字作斥謂卻退其屋不居按一切經音義廿二引說文作卻屋也是也廣雅釋詁斥推也漢書郊祀志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注不用也素問調經論勿之深斥注推也」（古籀篇七十三第一八八至一一九頁）

唐蘭曰『至于庠字根本不是說文厂字籀文的厈字。庠从广，與厈从厂，大有分別。容庚金文編把它們混起來，是弄錯了。庠字就是說文的㡯字，也就是斥字。說文許趆等字的篆文都寫从㡯，就是从㡯省聲。汗簡干部就把庠釋做斥。斥字跟寒鈁的寒字聲音相距很遠，不能相通也，決不能是一個地方』（考報第二九冊三三至三四頁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

高鴻縉曰『厂字本象石岸之形，周秦間或加干為聲符作厈，後又或於厈加山為意符作岸，故厂、厈與岸實為一字。金文厂字見西周厲王時散盤。說文贅出屵厂字，解曰屵岸高也，从山厂，厂亦聲。五葛切。應刪。其以屵厂為意符作偏旁以造字者，應以岸省列轉注（字例二篇二九頁）』

于省吾曰睘卣稱唯十又九年王才(在)序王姜命作冊睘安尸白尸白賓睘貝布揚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寶障器睘尊稱才(在)序君令余作冊睘安尸白尸白賓用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又趞尊稱唯十又三月辛卯王才(在)序易(錫)趞采曰赴易(錫)貝五朋趞對王休用作姞寶彝(又趞卣與此同銘)林義光文源把趞卣的序字和庚嬴卣的㭊字所从之序均當作說文的㡿(斥)字唐蘭也釋王才序之序為斥以為周昭王南伐荊楚所住在的地名(見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一期34頁)郭沫若謂序與下南宮中鼎之一之寒餗為一地當即寒浞故地地在今山東濰縣境(見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4頁)又謂寒序古同元部而喉牙亦相近轉故知二者必為一地(同上16頁)吳其昌謂序即漢潁陰縣之岸門(見金文厤朔疏證卷二30頁)按說文斥作㡿

从广屰聲.⿸广屰與屰古韵并屬魚部.⿸广干字从干聲.與从屰無涉.⿸广屰和从⿸广屰之字漢隸多譌作厈或⿸广干.自唐代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以及後代文字學家均一致認為厈或⿸广干為⿸广屰字的隸變.所謂隸變是說隸書改易或簡化了原來篆文的結構而變成通俗的寫法.至于由隸書的厈或⿸广干變作⿸广乍則又隋唐以後的俗書.我們如果把古文字中之與隸變偶合者當作同一文字那就錯了.因此可知郭沫若釋為⿸广干.吳其昌釋為岸.均不以為⿸广乍字是對的.但都認為系遠方的地名則不無可商.說文把从厂干聲的厈字列為厂字的籀文.故容庚金文編列⿸广干于厂字下.其實⿸广干即岸字的初文.徐灝說文段注箋謂厈即岸字之省甚是.至于从厂與从广.在金文中每無別.如廣从广也从厂.庒从广也从厂.是其證.說文訓广(魚儉切)為因广為屋

訓厂（呼旱切）為山石之厓岩人可居乃後世分化之文說文謂岸為从屵（五葛切）干聲未確以金文厈為岸之初文驗之則岸應从山厈聲厈从干聲岸系厈的後起字又散盤⿰木厈字凡三見均系劃封田界之事其一為陟州剛登⿰木厈剛即岡俗作崗⿰木厈即岸指崖岸言之以其封界多樹木故从木作⿰木厈這是說上升州崗又登于崗上懸崖之岸

金文厈字也作⿸厂攴麥尊雩若翌日才（在）璧雝王乘于舟為大豊（礼）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旂舟从死咸時王以侯內（入）于寢侯易（錫）琱戈雩王才（在）⿸厂攴已夕侯易（錫）者（諸）𢦚臣二百家吳闓生吉金文錄謂⿸厂攴即岸字甚是但吳先生還未知⿸厂攴之同厈故于同書睘尊（應作卣）的厈字不釋作岸實則厈即⿸厂攴字師詢簋和毛公鼎均言干吾王身干吾即扞敔今作扞御大鼎的大以乃

友入孜．孜乃干的孳乳字．這不僅可知从干之庠與从孜之庡必系同字．而且由于庠之孳乳為庡．又可以判定其器時代的先後．麥尊的璧雝典籍多作辟廱．系古代最高統治者講學習射饗飲之所．詩靈台于樂辟廱．毛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詩泮水．思樂泮水．鄭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圜如璧．按金文作璧雝．漢史晨後碑蒼頡廟碑均作璧廱．則璧取水旋之義．傳箋說得之．

麥尊先言雩若翌日(王)在璧雝．王乘于舟為大礼．下言雩王在庡(岸)中間并無其他記日．是王在璧雝與王之乘舟王之在岸均為同日之事．所謂乘舟系在璧廱的環水中．所謂在岸．系在璧廱的環水岸上．均已明確無疑．因此可知王在岸與金文中的王在某宮或某廟．都系指舉行某種典礼所在之地言之．其

非遠方之地名甚明．
睘卣稱．王在厈．王姜令作册睘安尸白．趞尊和趞卣稱．王在厈．
錫趞采．麥尊稱．王在厈．已夕．侯錫諸𠬝臣二百家．盠駒尊稱．王
初執駒于厈（管理馬政執駒之礼．見夏小正四月和周礼校人）．
从各銘文來看則西周前期的統治者關于馬政執駒之礼系
在壁雝環水的岸上行之．至于對臣屬的施命或賞賜．並非盡
在宮室之內．有時也在壁雝環水的岸上行之．這都可以補苴
古代礼制的缺佚．至于當時壁雝岸上的設置如何．由于銘文
簡略．一時還無从臆度』（考古一九六六第二期一〇一至一〇
二頁讀金文札記五則）

b 吴其昌曰『厈者厈即岸也．史記魏世家哀王五年秦伐我（中略）走
犀首岸門．集解徐廣曰潁陰有岸亭．續漢書郡國志豫州潁川

郡潁陰縣有圻亭（當作岸門亭）惠棟補注曰水經注濦水注（上略）濦水東逕曲強城東合皇陂水又逕東西武亭間兩城相對疑古岸門史記所謂走犀首于岸門也括地志云（張守節史記正義引）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按此後世之岸門圻亭即宗周時之斥及行也此以聲類推之也更以地望推之據小臣夌鼎知斥地居成周與楚之中間為自成周入楚之要道更以此眾卣及矢殷考之王姜隨王伐楚而必須在斥此更可以證斥為自成周入楚之要道今按漢之潁陰縣唐之長社縣正介居于洛陽與楚地之中間正為自雒陽入楚之孔道則斥行之即為岸門圻亭推之于地望而又準矣（麻朔卷二第三〇至三一頁眾尊）

厰[a] 虢季子白盤 厰𤞤 詩采薇作玁狁 傳北狄也

釋文玁本作獫 漢書匈奴傳作獫允

〈2925〉「博伐厰△𤞤 玁狁 于洛之陽」

厰[b] 兮甲盤 〈2926〉「王初各伐厰△𤞤 玁狁 于𠯑盧」

厰[c] 厰[d] 不𡢁簋 〈1393〉「厰△允 玁狁 廣伐西俞」「女 汝 以我𨌲車宕伐𡨦△允 玁狁 于高陵」

厰[e] 厰[f] 蔡子乳為厰 士父鐘 其厰在上 〈0046〉「其厰△ 厰 在上」(A·B)

a 吳式芬曰陳壽卿說……厰即玁厰說文崟也一曰地名(攈古卷三之二、四十六頁虢季子盤)

a 徐同柏曰嚴玁省(從古卷十、三十五頁周虢季盤)

吳大澂曰「㘙釈即詩玁狁字，采薇釋文玁本作獫，韓奕箋為獫狁解，迫漢書匈奴傳作獫允，說文無玁狁字，丿部㠯鉴也，一曰地名，本部𡴭進也，从本从屮允聲，犬部獫長喙犬，一曰黑犬黃頭，三字皆不作玁狁，解蓋漢時通用嚴允也」（意齋十六册十一頁虢季子白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㘙鉴也，从厂敢聲，一曰地名，蓋說文㘙即㘙為古文，明矣，銘借為蠻夷名，㠯𡴭雙聲連語，二字共無意義，鐘鼎㘙字，𨷐籀文作𤔔，當知許書作㘙為籀文，若小篆而此作古音，敢僉同部，故或作獫，獫本訓長喙犬也，一曰黑犬黃頤，亦非夷名，允亦與𡴭音通，互用，上字作獫，从犬因泥，而允亦作狁，俗字也，要嚴从㘙聲，故㘙嚴亦通，借嚴為獫，而嚴亦加犬作玁

所謂字亂而多者也。然則銘作厥𣅀，為古字，後作獫允、獫狁、嚴允、玁狁、狁，造字之迹，歷歷可察。（古籀篇十四第二六頁）

 a

厲 金文以為萬字

敢伯簋 萬字重見

其厲萬年永用 〈1163〉

 b

郭沫若謂即厲之繁文从石与从厂同意

子仲匜 厲孟姬

曾大嗣徒子仲白作其庶女𥗏孟姬賸也匜 〈2980〉

b 方濬益曰𥗏是礪之異文即厲國也說文無礪字新附有之云䃺也經典作厲亦作礪書禹貢礪砥砮丹禮記內則刀礪均作礪玉篇有礪字云力勢切崦嵫礪石可磨刃廣雅釋詁亦曰礪磨也此文从厓石从二見汗簡下从又手之象形所以䃺也似古本有礪字而厲有賴音論語子張未信則以為厲己也鄭注厲讀為賴左傳僖公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杜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昭公四年遂滅賴公穀作遂滅厲漢書地理志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 b (綴遺卷

十四、十六頁魯大司徒子仲白匜

♭劉心源曰「⿰石萬从𠩺古文石字从⿰止萬即邁古刻萬年字多作邁知二字古文通用說文水部砅履石渡水也重文作濿此从石从萬乃合砅濿二字為之而省水說文厲从石省此从石不省是⿰石萬即厲也後人不知厂為石省乃於厲加石贅矣厲國名今隨州漢書地理志南陽隨下云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是也」(奇觚卷八、三三頁中伯匜)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吳氏云疑古礪字・按吳說是但說文有厲無礪礪即厲之異文說文厲旱石也从厂蠆省聲或作𠩾不省此从石从又亦會意又按凡𠩾聲字經傳皆作厲萬蠆上同下異元同形字音亦相同而厲亦有作𠩾者此篆即从厂从

蠇聲者蠇蠆萬亦應通用也或謂𧖴之蠆即蠆之異文非是』(古籀篇十四第二十七頁)

b郭沫若曰『礪即厲之緐文从石与从厂同意从邁省聲与萬聲同』(兩攷一九六頁魯大司徒匜)

高鴻縉曰『說文厲磨石也从厂萬聲力制切

按今本說文作旱石也茲依唐寫本文選集注引說文厲磨石也改正又唐寫本玉篇引作厲摩石也摩與磨同音通段是原作磨石無疑厲應从石省不應从厂(岸)故摘出列入轉注又萬後人加虫作蠆故厲亦作𧖴又厲既从石省訓磨石後人復加石旁作礪說文石部新附礪𥗓也从石厲聲力制切蓋已忘其為累加之字矣是厲𧖴礪本一字之異形也』(字例六篇二一九至二二〇頁)

b陳槃曰「今綜上所引述，河南鹿邑、商城、息暨湖北隨四縣，並有厲、賴之遺迹。如除去隨縣不過為厲山氏出生地且已屬隨侯之國可以不計，則祇餘鹿邑、商城與息之賴。鹿邑縣南距息縣二百數十里，小國遷徙毋常（昭四年左傳，楚滅賴，遷賴于鄢。蓋其國甚小，因遷之使居鄢耳。故此三地並有其遺址。然則此賴即厲，非二國矣」（譔異四冊三○八頁）

厲，金文作𩳐。春秋大事表譔異云「今河南鹿邑縣有賴鄉，商城縣息縣並有賴亭。賴即厲，賴鄉即厲鄉，賴亭即厲亭」（張日昇述）

厤

厤 孳乳為歷

毛公鼎 歷自今出入尃命于外

〈:680〉 厤自今

高田忠周曰『說文厤治也从厂秝聲厂者人所居秝有齊整布列意疑兼會意然治歷即禮記郊特牲歷其卒伍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是也又爾雅歷傳也又相也並皆本義之轉經傳皆用歷為之厤字形義遂隱矣』(古籀篇十四第二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厤治也从厂秝聲按从厂無治義古作厤毛公鼎當即歷之古文過也歷為經歷之義故从二木二禾者禾再熟也年稔稘字皆从禾亦取禾熟義厂推移之象見厂字條』(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厤治也从厂秝聲郎擊切

王筠曰此治玉治金之治謂磨厲之也

按字應从石省秝聲（字例六篇二二一頁）

a ⿸厂立

⿸厂立

農卣　王在䧅⿸厂立

⟨2727⟩　王才在䧅　⿸厂立△居

b ⿸广立

曶鼎　王在遷⿸广立　从广

⟨0679⟩　王才在遷　⿸广立△居

c ⿸广立

長由盉　穆王在下淢⿸广立

⟨1952⟩　穆王才在　下淢⿸广立△

d 宏

師虎簋　王在杜宏　从宀

⟨1383⟩　王才在　杜宏△居

e 宏

揚簋　眔司宏

⟨1375⟩　眔嗣　宏△居

吳大澂曰「宏古居字从宀从立　立古位字　師虎敦元年六月王在杜居　⿸广立曶鼎惟王元年六月王在遷居　遷居杜居皆梁闇之異名　儀禮謂之柱楣　一曰當讀作廬　⿸广立季娟鼎埜⿸广立當即杜居倚木為廬即居堊之土室　故从土　舊說以為楚居非是」古籀補八十四頁

高田忠周曰『玉篇居安也古文作㞐此居即凥段借㞐亦㡯之誤元㡯為居室正字或从宀作宊又凥為安居正字凥㡯當通用字後世並借蹲居字為之㡯凥皆隱矣居俗作踞𡱁以分別非』(古籀篇十六第三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凥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凥此孔子閒凥仲尼燕凥之凥後人以蹲居字為之居俗亦作踞非此凥即與処同意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夂者後有致之者之意然則行而止之謂之処止而安靜謂之凥也凥処二字皆以人體為義而凥処實元同字詳見兩字下注故與居室之意自有小異而如金文㡯字實為居室正字从广與宀同意从立立者位也會意之旨尤顯然矣後世借凥為㡯而㡯字全廢後亦借居為凥凥字殆廢矣玉篇居安也古文作㞐此㞐亦㡯

譌文無疑，安也者，凥字義也，居凥音義相近，故得通用」（古籀篇七十二第一七至一八頁）

郭沫若曰「応或作𡧍，見師虎段及揚段，舊釋為居，苦無確証，今案隸古定尚書殘卷般庚篇，敦煌本及日本所存唐寫本，居字一作凥、汗簡三 出凥字，云，見說文，然今說文無此字，蓋所見乃古本也，說文以居為蹲踞字，重文作踞，居處字則作凥，居字注云，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段本改作从尸古聲，案當是从尸古聲，凥古文居从立也，尸實广之譌」（兩攷十七頁至十八頁中鼎其二）

吳闓生曰「舊釋居未是，余疑即𡧍字，又鄘侯敦有皇妣𡧍君仲姬，亦非居字」（吉文卷三第一四頁揚敦）

唐蘭曰「金文裡常常說王在某应，应就是尚書·召誥裡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的位，就是臨時蓋的行宮，師虎簋說王才

杜𡧊各于太室蔡簋說王在雍𡧊旦王各廟可見在𡧊裡也還是有廟和太室的（考報第二九冊三一頁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

陳夢家曰「𡧊字郭沫若釋居可商此字在西周初期金文中數見中期亦有其前總是一地名字或从宀或从厂或从广立聲卜辭明日次日作羽日或以立為聲符小盂鼎則从日从羽从立說文昱明日也从日立聲爾雅釋言翌明也卜辭之羽日翌日尚書大誥召誥顧命作翼日可証立異同音故廣韻職部昱翊廙翼等字俱作與職切是金文之𡧊即說文之廙行屋也亦見殷周之際金文後且丁尊（三代13.38.5-6）辛亥王才廙降令曰揚殷有司𡧊之官即周禮幕人掌幕幄帟綬之事鄭众注云帟平

帳也。字與廙近』（金選二四九頁西周銅器斷代．長甶盉）

唐蘭曰：『庒就是位，凡朝廷裏不論君臣都有固定的位，王到一個地方，需要舉行典禮，就得建立臨時的位，所以周成王要到新建的洛邑去，召公就以庶殷攻位於洛汭，攻是製作的意思，原註：詩經靈臺：庶民攻之，傳：攻，作也 到第五天位建成了，王才去看洛邑（見尚書召誥）。過去把攻位解釋成規畫新建城郭、宗廟、朝市的位置是錯誤的。金文裏常見到那個地方的位，一般釋成居字，也是錯誤的』（五省序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庒，石聲也。从厂，立聲。盧荅切。按字應从石省，立聲。』（字例六篇二二二頁）

b「譚戒甫曰庄」自來多釋為居。郭釋中齋鼎銘埶王庄謂張設王之行屋極是。按說文廙，行屋也。从广，異聲。考翼从羽異聲，而翌从羽立聲。尚書翌日，後世多改作翼日。知庄廙二字古可通用。又說文楃，木帳也。釋名釋牀帳：幄，屋也。以帛依板施之，形如屋也。周禮幕人職注：四合像宮室曰幄。凡此皆即所謂行屋，為天子出行所居。後世亦名行宮。西周即名為庄。此謂孝王住在潼地的行宮（中華三輯七二頁西周呂器銘文綜合研究）」

〈大2〉「埶王庄。在夒𨺍員山」〈大3〉「王易錫中馬自隔庄。三」〈大4〉「埶庄在甾」〈大18〉「王才在雔庄。雝居」

厭

厭 不从厂說文猒飽也厭笮也今經典訓飽之猒皆以厭或饜為之 毛公鼎猒字重見

〈0680〉皇天弘猒△氒德

高鴻縉曰「說文厭笮也从厂猒聲一曰合也於輒切又一琰切。按字義取石笮動詞故从石省猒聲經傳多通以代猒足（或饜足）故又加土為意符作壓合也之訓應為猒足之引申」（字例六篇二二四頁）

𠩺

𠩺 說文所無

口𠩺戟

〈3128〉

「荷𠩺八

羌戈」



⿸厂旲 說文所無

卯鼎 〈0650〉 「自乍後王母⿸厂旲商氒文母魯公孫用鼎」



召伯簋 〈1372〉 「⿸厂旲令命」



召伯簋二 〈1373〉 「余既⿸厂旲我考我母令命 余弗敢𤔲亂」

孫詒讓曰「金文又有⿸厂旲字如多父盤云⿸厂旲又右父母或又作⿸厂旲如召白虎敨云余以邑訊有𤔲余典弗敢封今余既訊有𤔲曰⿸厂旲令又弟二敨云召白虎曰余既訊⿸厂旲我考我母令余弗敢𤔲辭通校諸文从厂从旲說文無此字唯厂部有𠪚字云滿也从厂𩁹聲金文从厂字多省从厂如厝作厝𪆫作雁並見毛公鼎是其例也⿸厂旲疑即厂之省旲作旲者目之省變與兩鐘文同多父盤⿸厂旲字召白敨⿸厂旲字蓋亦當讀為服⿸厂旲又父母猶服右父母謂順服右助父母也⿸厂旲令者服從命令也書康誥云明乃服

命又召誥云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即㞒命之義證也㪤㞒我考我母令者㪤讀為拼與俾亦一聲之轉可以通用爾雅釋詁云俾拼抨使也俾拼抨使從也㪤拼同聲段借字亦謂使從服我父母之命令書無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釋文引馬融本卑作俾云使也書云俾服亦即敨文㪤服之義證也」（名原下一二頁）

c 孫詒讓曰「㞒字从厂从吳吳氏不箸其讀攷說文㞒吳二字皆未載惟夨部吳古文作㕦段玉裁謂从吳前吳生鐘吳字亦作夨癸亥父己鼎作吳他如夰部昦从日夰介部界从介白古文以為澤字又前無斁鼎斁字作𡗜（攈古之三一）後毛公鼎亾斁之斁作𡗜（攈古之三三）似皆夨之變體故段借為斁以上諸字並與吳形近而與从厂皆不合詩周頌絲衣不吳不敖釋文引何承天云吳當為吳从口下大此繆說不足據惟前多父盤云㞒又父

母（攗古三之一）戾吴釋為昊與此戾似皆一字但彼下从昊此下从吴形復小異彼疑當為戾即説文疒部⿸疒⿱罒⿰吴吴字之省以目為⊖者亦變文臭睪互通此變目為⌓又省中點或笵鑄不具或拓本不析皆未可知也説文⿸疒⿱罒⿰吴吴从⿱罒⿰吴吴聲⿱罒⿰吴吴讀若易虙犧氏易釋文云虙服也虙莊子人間世篇作伏亦與服通此戾令之戾疑亦讀為服從之義與⿰口并義畧同前敔云戾命猶云服命書康誥云明乃服命偽孔傳云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又召誥云越厥後王後民前服厥命是其證合言之則曰⿰口并戾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釋文引馬融本卑作俾云使也案馬本作俾是也而訓使未塙書卑服承上文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言之俾當詁為從言從服祖父之德此⿰口并戾與書卑服正同云⿰口并戾我考我母命亦猶云順從我父母之命（餘論卷三第二六至二七頁召伯

虎⿺辶敨

a 周名煇曰「厂部⿸厂旲 帥鼎 說文所無 强氏以為說文所無 今考定為說文日部㫗字 名煇案此篆从厂从旲當即說文日部㫗字亦即旲之孳乳字也說詳前旲字條(案參閱0880條周名煇說」(古籀考卷下一八頁)

㫀[a]

㫀 說文所無

㫀叔多父盤 〈2921〉「曰㫀△右文母」

[a]吳式芬曰許印林說……㫀即夨之變體加厂取高義或釋昊亦通[b]（攈古卷三之一七十五頁叔多父盤）

參閱1263㫀字條孫詒讓說

[a]孫詒讓曰舊「釋為昊許瀚又釋為夭案此从𡗜雖與昊字相近然不當从厂字書亦無从厂从昊之字孜後召伯虎敦云㫀令弟二敢㫀我考我母令之（攈古三之二）當即此字以兩器文參合校之疑當為𡲬之省文說文介部𡲬壯大也从三介三目一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厂部𡲬滿也从厂𡲬聲此是其例也从𡗜者𡲬之省前攈古二之三單伯鐘云單白以目為㫀者省文後曶𡗜生舊亦無釋疑亦𡲬之省也

鼎冢字作鼎(攈古三之三)亦變目為〇與此正同又變介為矢者中偶增一横畫召伯敔从火乃其正字惟省〇為〇則又小異要皆横目形之變也此文曰㕓又者當讀為密宥與召伯敔借(㕓為服小異)說文𡨦讀如處密聲類同處義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宓羲又宥亦同聲段借字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云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寧也又有聲類亦同金文多通用前夌父鼎云有女多兄(攈古二之三)此云㕓又父母亦謂寬寧父母即下文孝慈之事與召伯敔[口并]㕓我考我母命文意亦正相合儻得其義也」(餘論卷三第十四至十五頁多父盤)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作昊非此亦㕓字異文昊為射字从厂从射亦會意與从厂矢同意耳」(古籀篇二十九第八頁)



⿸厂長 說文所無 義如揚

令𣪘 令敢⿸厂長皇王室

〈1377〉「令用奔𢼸⿸厂長揚于皇王」「令敢⿸厂長皇王室」

ª郭沫若曰「⿸厂長字从厂長聲，殆是碭之古文，讀為揚，知者，以上言「令敢揚皇王室」，与下言「令敢⿸厂長皇王室」文例全同，則⿸厂長亦揚矣。」（兩攷第五頁令𣪘）

ª郭沫若曰「⿸厂長當即揚字，此由令𣪘本銘可證，銘文上云令敢揚皇王室，下言令敢⿸厂長皇王室，文例全同，且字從長，長當是聲符，可知必讀陽部音也。一銘中同字異構往往有之，如令彝三事令事字作𠭥、卿事寮事字作𠭥，器文兩周公字一作㘣、一作𠷎，均其例也。」（青研七十九頁令彝令𣪘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厂⿰圭又

⿸厂⿰圭又 說文所無

鄦伯⿸厂⿰圭又盨

鍚鄦白（伯）⿸厂⿰圭又貝十朋 〈1342〉

吳大澂曰「⿸厂⿰圭又⿸厂⿰圭又从厂从二土从又說文所無章白⿸厂⿰圭又敦」（古籒補五十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字書厂部無⿸厂⿰圭又又部無⿸厂⿰圭又或云此當釋厨然厨从對對从尌不从重土之圭也因謂此挂字異文也說文挂畫也从手圭聲又手同意故古文通用扶字作叔可證厓从圭聲厓圭亦當通用故挂字或从又厓聲也俗又作掛非」（古籒篇五十五第三八頁）

柯昌濟曰「⿸厂⿰圭又當即厓之異文从又與反字同誼」（韡華二〇四頁）

章伯⿸厂⿰圭又敦

庴

庴　說文所無

毛公庴鼎

〈0680〉「父庴」「父庴」「父庴」「率非先告父庴」「父庴舍命」「父庴」「父庴」「毛公庴對揚天子皇休」

徐同柏曰「古文歆=字从欠說文云神食气也此从厂者厂广古通禮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厂牆屋之象」（从古卷十六、二十五頁周毛公鼎）

劉心源曰「玉篇广部有庴於今切疑即此字」（奇觚卷二、四十六頁毛公鼎）

孫詒讓曰「說文無此字吕䧹作雁例之疑即㾯之省」（拾遺下二五頁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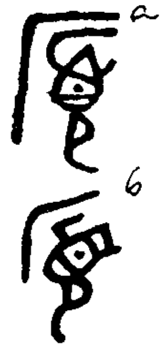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孫氏詒讓云說文無庴字以䧹作雁例之疑即㾯之省此說為是此銘雁受之雁作庴广厂相近況大鼎雁字一

作㾂一作𤸷厂正與此㾏字合而瘖即从隹从人瘖省聲此篆明顯無疑者也說文瘖不能言也从疒音聲禮記王制瘖聾跛躃釋文啞也晉語嚚瘖不可使言史記扁倉傳索隱瘖失音也然瘖者音之疾也从音聲實包會意又徐籀莊說㾏古文歆〻字从欠說文云神食气也此从厂者厂广古通禮記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厂牆屋之象此說殊迂唯瘖歆並音聲通用不妨姑附記之又按說文疾古文作㾊金文作𤵸亦疒或省作厂之證亦何疑邪(古籀篇三十七第六頁)

a 吳寶煒曰「說文䤐下瀓聲也厂同盦省作酓下瀓為鐘聲从厂尤見下瀓義㾏即䤐之正文意㐅未釋」(毛公鼎文正註十五頁)

a 張之綱曰「孫詒讓云說文厂部無此字疒部瘖不能言也从疒音聲以雁作雁例之當即瘖之省…… 綱案玉篇广部㾏地名广

厂古通（斠釋一頁）



㫄 說文所無

宴簋

〈1316〉 宴從㫄△

父束 (A·B)

石 a

石

己侯貉子簋

〈1247〉「己姜石△ 用䢔」

石 b

鄭子石鼎

〈0516〉「𢀜鄭子石△ 乍(作)鼎」

石 c

鐘伯鼎石沱

鼎之別名

〈0606〉「大師鐘伯侵自作石△沱」

𥓈 d

𥓈 e

褱鼎𥓈鼨

从鼎

〈0541〉「褱自作飤𥓈△鼨」(A·B)

〈2726〉「永寶石△祏宗不㓷」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而古文口或作ㅂ偶與𩠐口字形相涉耳又厂或作𠩺與卜辭作𠩺亦皆𦓤文而同意也易豫介于石書予擊石拊石皆本義也銘曰己姜石段借為祏也』(古籀篇十六第四頁)

楊樹達曰『余疑此即鼎字也。知者，楚王酓忎鼎鼎字作貞，从火貞省聲。此硯字右旁與彼同，但貞省作貝耳』（積微八十六頁褱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常隻切』

按石之為物，大小方圓無定形。許言口象形者，謂口為匡郭之形，象石之形也。語已不足據，況今查驗石之古文皆从口舌之口，不為匡郭之形，則許說未可信也。考卜辭厂為石之初文，近人已有言之者。厂為岸字古文，象石岸壁立之形。茲復於厂之隅角着一斜畫，以指明其部位，言此即石也。若不為石而為土，則此岸決無廉隅而只為土坡矣。此一斜畫即是意象，厂隅加斜畫即所謂文字加意象，意象指部位而正指其處也。故石之

初文ㄏ為指事而非象形名詞甲文磬字作𡰥實从ㄏㄏ即石也(明乎此則古𡰥字後變為殸其中尸者即石之古文ㄏ之後身而後世於殸下加石為意符作磬者為贅出矣𡰥上豆上之屮疑為糸形非磬鼓之本體亦非其飾也)至於甲文𠮷字葉洪漁釋石似也而未得其本竊以此字从口ㄏ(石)聲當為與石同音之動詞疑即喫之古文卜辭貞𠮷又𠮷一生□(缺)(林一25.十三)可釋為貞𠮷又喫一生豚(或雞)𠮷為武丁時將領之名字不可識前人釋戌不確蓋自𠮷通段以代ㄏ(石)乃段食(原為名詞)字補之如論語食夫稻是也秦時又造喫字後又段口吃字代之要當與甲文𠮷字為同音同義之異體字也而甲文𠮷既代ㄏ久之而ㄏ廢而石亦省變為石此在周時已然今本說文載磬字古文作[厂巠]其偏旁石作厄殆即石之譌變也又甲文有祏字

作斤（前六3.七）作丁（林一10.六）亦可證石之古文為厂或丁也墨子以后代祏殆亦古后或后之通段漢人誤抄為后耳（字例三篇二〇至二一頁）

林潔明曰「按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是也裘鼎裘自作飤⿰石鼎⿰鼎它字作⿸厂鼎楊樹達疑即鼎字按楊氏非是鐘伯鼎銘文「大師鐘伯侵自作石沱」則知石沱為鼎之別名⿰石鼎⿰鼎它即石沱从鼎石聲从鼎它聲从鼎作蓋以其器為鼎也此亦文字之類化耳」

 長 富長鼎

〈0313〉「富長 匕廟鼎」

 長日 戊鼎

〈0463〉「匕長寶 陣彝」

 長白 盉

〈952〉「王穆

「戲長白 長 曲戲曆」

 長湯 匜

〈2942〉「長湯白 塗作匜」

 廿年 距悍

〈3165〉「廿年八圍上長弓 … 只亓戈猎 攻書」

 㡿長 畫戈

〈3024〉「口㡿 長畫」

 鷹羌鐘 入張城从立 玄劍秘明則張亦如此

〈0042〉「入張城 長城」

〈1776〉「長隹壺」

〈2688〉「魚白 伯 彭長子罡作寶尊彝」

丁佛言曰「」古長鼎此字與古𢁉字篆同義亦相近或古為一字當寫作象形如（古籀補補卷九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𨱗久遠也从兀从匕亾聲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者到亾也』按兀不訓遠（見兀字條）亾與長亦不同音

泰繹山碑作𠑷當以生長爲本義中从一一地也𠂈象種發芽漸長有之形一種象从匕从乙會意匕變也乙抽也名見本條」（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𠑷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聲𠂆者倒亾也按是許氏大謬也今審古文从兵省从老知說文古文作𠑷作𠑷並亦有轉寫之誤也然則長字从兵與老會意其義如何曰書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釋文眾官之長詩皇矣克長克君周禮大宰二曰長凡金文兵作𢦏或作𢦏又古璽文有作𢦏者正與此篆正合又老作𡥉或有作𡥉者考字多从此形然下作𠀉者省匕即𠂈之合省又作𠂈者省匕作𠂈者省人而周禮大宰注長諸侯也周語古之長民者韋注長猶君也此為長字本義爾雅王公侯君也君人者威武在己以統兵權是所以字从兵也又君長其德高遠即老聖者廣雅長君

也老也。爾雅耆艾長也。方言艾老也。亦所以字从老也。若不然，此為兀匕斤會意。元兀同字。詳見元下。斤亦兵省。孟子疾視其長上之死。注軍率也。亦可見長字固从兵。至當焉。元者益稷傳元首君也。匕者化也。傳又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詩皇矣箋。教誨不倦曰長。然元首文武並備德化流行此謂之長。未能決定。存疑云爾。（古籀篇三十三第二五至二六頁）

郭沫若曰：「劉節云番禺商承祚曰㟐盛即長城。甚確。長从立。繁文……案長字从立。古鉢中亦多見。古鉢有𨖨孫、有𨖨孫。退、卽𨖨姓之長孫也。与此可為互證。舊或釋為端。非是。」（金攷三五七頁嬴𪂸芍鐘銘考釋）

商承祚曰：「說文長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亡聲。𠂆者到亡也。𠀋古文長。𠑷亦古文長。案許君破碎篆體以

強為之說非也甲骨文作[glyph][glyph]金文寡長鼎作[glyph]鉢文作[glyph]此二篆人體各部之最長者無過于髮故取披髮以象長義也此二篆皆有誤處』(古攷八八頁)

◎商承祚曰『甲骨作[glyph][glyph]矢令作丁公𣪘展字蓋文从[glyph]器文从[glyph]古鉢作[glyph][glyph][glyph]并象人長髮下垂』(十二式七頁長鼎)

林潔明曰『說文[glyph]久遠也从兀从匕亾聲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亾者倒亾也[glyph]古文長[glyph]亦古文長按字在甲骨文作[glyph][glyph]金文作[glyph][glyph]並不从亾从匕許君蓋望文生訓強為說解矣高田忠周氏則據金文字形以為長字从兵省从老亦未見甲骨文強就金文形体立說皆不足信余永梁曰長實象人髮長皃引申為長久之義長部肆或从髟即長為髮長之証見殷虛文

字續考.甲骨文集釋頁二九六七引.其說至確.長字本象人髮長之形[illegible]其後變曲為直.說文古文長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㫚長鼎再變而為[illegible]犹見从人之形.金文有作[illegible]者.與小篆作[illegible]形近.其間字形衍變之迹固歷歷可見也」

〈大19〉

「長。[illegible] 榜 㦸首百」

肆 不从長

邵鐘 隶字重見

〈0055〉 大鐘八 隶肆

鍏

齊侯壺 鼓鐘一肆 从金

〈2835〉 鼓 鍾

一 鍏△

吳榮光曰「肆字本不从金从金者合鼓鐘之文以會意也」（筠清卷二第四十頁周齊侯仲罍）

徐同柏曰「鍏古文肆樂縣全為肆 周禮小胥注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从古卷十、二十三頁周陳垣子鉼）

吳雲曰「陳頌南說鍏即肆字從金會意爾雅作隸隸肆古今字虞書肆類作鍏鍏為祭祀專文罍銘樂肆作鍏鍏為樂縣專文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編鐘編磬為一堵二堵為一肆堵如牆堵然

肆如市之有肆宮縣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通禮義纂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鼓鐘二肆特縣一面唯磬而已計大夫當二肆陳氏大夫也何獨言一肆小胥所言天子之卿大夫非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唯一肆肆合二堵說文鏄下堵以二金樂則鼓鏄應之案金當是肆之遺後人以說文無肆字遂去其半直書作金堵以二肆者言堵以二為肆也樂則鼓鏄應之言大樂則鼓大鐘以應之說文鏄大鐘也此許氏之意也段氏懋堂謂當作堵無鏄全樂則鼓鏄應之樂唯軒縣有鏄為全樂諸侯之大夫二堵諸侯之士一堵皆無鏄皆不成肆夫鏄為大鐘特縣鄭康成云鏄如鐘而大許氏慎孫氏炎沈氏約以鏄為大鐘而韋昭注國語杜預釋左傳則以鏄為小鐘案

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鎛大鈞有鎛無鐘則鎛當是大鐘秋濤案說文鎛鑮義異而周禮國語左傳皆段鎛為鑮故引為證堵縣編磬編鐘言堵則無鑮已明何必言堵無鑮一堵不成肆二堵何為不成肆諸侯之大夫雖無鑮而有一肆……鄭氏謂縣鐘磬二八在一虡為一堵杜預謂樂縣鐘十六為一肆服虔謂一縣十九鐘賈疏云鄭主左傳初獻六羽眾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樂縣以八為數故倍之為十六服主周禮鳧氏為鐘以律起數十二辰加以七律為十九其說與鄭異然大射禮無十九縣之數鄭君亦以周舞定周縣若韶縣其詳叜不可得聞今案以尚書虞夏傳及陳氏晉之用之禮樂二書知韶縣當以十二為一虡傳曰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鄭注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鄭注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

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旋中矩
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縱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
五鐘皆應（鄭注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人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狗吠彘鳴及倮介
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扗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
後少師縱登堂就席告入也陰陽各六是十二鐘在縣之權輿
陳氏晉之據大射儀東西有鐘磬之縣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
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鎛亦各十二縣西
階而南編磬編鐘亦各十二縣也陳氏用之亦言樂以十有二
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故古者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鐘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則鐘縣以十二為
一堵也大夫之縣編鐘十二為一堵編磬十二為一堵是一肆
也（兩罍卷五第十至十三頁齊侯中罍）

『方濬益曰「與邾公牼鐘龢鐘二鍺鍺字皆从金經傳以同聲通段為堵肆非本字」』(綴遺卷十三、三十頁齊侯女罍壺)

吳大澂曰「𥝌古肆字陳也列也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左氏傳歌鐘二肆注縣鐘十六為一肆邵鐘曰大鐘八肆 𨧫或从金齊侯壺曰鼓鐘一肆」(古籀補五十三頁)

『強運開釋銉曰「𨧫齊侯壺鼓鐘一銉說文所無邵鐘大鐘八𥝌省去金字吳雲云銉即肆字从金會意爾雅匕肆肆肆古今字虞書肆類匕絲絲為祭祀專文罍銘樂肆匕銉銉為樂縣專文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運開按吳說是也」』(古籀三補卷十四第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肆，極陳也。从長隶聲。」按肆本訓陳，而云極陳者，以字从長也。古作𨽾（克鼎）、作𢎝（盂鼎），不从長，从隶省，从矢。說文云「𢎝下云：吳，古文矢字。」矢隶皆聲也。矢肆同音，故古亦以矢為肆。爾雅「矢，陳也」（釋詁）是也。或作𦘔（縣妃彝），𢆶彖之變，字見（彖係），亦與矢隶肆同音。𢎝為古文矢，其形不可說，疑亦彖之譌變，與矢同音，因以為矢字。說文云「𦘔，習也。从聿希聲。𦘔，籀文；肄，篆文。」按古肆字作𦘔（縣妃彝），作𦘔（毛公鼎），與肆形合，是肄與肆同字。詩伐其條肄（汝墳）傳云「肄，餘也。」禮記「肆束及帶」（玉藻），注亦云「肆，餘也。」是古亦以肆肄通用，肄習之義，亦由陳列引伸』（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下文隸字也。蓋謂說文「隸，極陳也。从長隶聲。」或作䯻（髟隶），从髟。隸變隶為聿，作肆，實為誤形。朱駿聲云「按此字从長，本訓長也。詩崧高『其風肆好』傳：『肆，長也。』」此說有理，似是。然字又从隶聲，固自有義，隶者及也，有次之謂也。當以為次陳之

意長且有次極陳之義也詩行葦或肆之筵周禮小胥半為堵全為肆左襄十一年傳歌鐘二肆注肆列也又論語百工居肆老子注肆市之類皆字之本義也銘意正與小胥合肆从隶聲故此借隶為肆古省文段借之恆例也他器或从金唯是肆堵專字泥鐘字義字或从金堵亦作鍺可證然⿰金隶鍺可用此于縣鐘不可用于他義而隶當汎用耳(古籀篇三十三第二七頁)





勿 盂鼎

〈0676〉「女汝勿剋余乃辟一人」「勿灋朕令命」



召伯簋

〈1372〉「余典勿敢封」



克鼎

〈0675〉「勿灋朕令」



甗侯鼎

〈0671〉「勿灋朕命」





師嫠簋

〈1388〉「敬夙夜勿灋朕令命（A·B）」



量侯簋

〈1218〉「量侯獻作寶尊毀子子孫萬年永寶毀勿喪」



毛公鼎

〈1680〉「勿雝連律庭民」



師虎簋

〈1383〉「苟敬夙夜勿灋朕令命」



師酉簋

〈1374〉「敬夙夜勿灋朕令命」



齊鎛

〈0062〉「勿或有俞渝改」



南彊鉦

〈0013〉「汝勿喪勿敗」

〈0058〉「勿有不義訧」

〈0618〉「勿遺壽幼」「勿遺壽幼」

〈2726〉「毋念□□□勿𢦏伯鯀寡」

〈2920〉「其毗子子孫孫永寶用勿遂墜」

〈2987〉「勿忘」

9 高田忠周曰『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襍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偁勿勿𣃦或从㫃今按勿即柄形彡以象三斿又柄或為卜形亦同小篆作勿即與此合朱氏駿聲云段借重言形況字說文勿所以趣民故偁勿勿按後人作匆匆則用囪字說文息下云多遽悤悤也則正字當作悤疑未能定又禮記禮器勿勿乎欲其饗之也注猶勉勉也祭義注愨愛皃又發聲之詞小爾雅廣詁勿無也廣雅釋詁勿非也按銘意是也』(古籀篇二十七第三一至三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按形頗不類古作勿毛公鼎作勿克鼎作勿師嫠敦皆象飛鳥之翅當為非之或體非勿古音近說文菲芴也芴菲也芴菲實亦同字』(文源)

徐中舒曰「利所從之彡或讀為勿．勿利古韻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勿之本義當為土色經傳多借物為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周禮．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周禮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周禮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周禮

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周禮

冢人物土—儀禮既夕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左傳成二年

士彌牟營成周……仞溝洫物土方——左傳昭三十二年

此諸物字皆勿之借字物地物土即相土色相地色各家注皆訓物為相惟鄭司農注周禮載師云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草人云以物地占其形色卝人云占其形色知鹹啖也訓物為色為形色為不誤物訓色自非一色引伸之又得為雜說文㫚旗也……雜帛為之幅赤白半周禮司常雜帛為物㫚為雜帛則勿為雜土物為雜毛牛物訓雜毛牛與犛訓犛雜文（論語何注）牛不純色（淮南說山高注）等義又正相應可證從勿從利義本相通甲骨文物或作勿皆謂雜毛牛無作否定詞用者銅器則全作否定詞了（集刊第二本一分一六頁耒耜考）

馬叙倫曰「倫按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旗也然非本訓且為㫚字之義郭沫若據甲文勿字作𢒈𢒈謂是笏之初文丁

象前詘後詘、彡其文章也、倫謂古之笏所以記事、猶今懷中日記簿也、禮記玉藻、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蓋說文篰之同脣音轉注字、篰爲簿錄之簿本字、篰、說文、萳爰也、萳爰爲版之緩言、版即簡也、簡以竹版以木而已、故笏亦謂之手版、今所傳古笏、正象版形、亦可證也、其前詘後詘者微屈耳、乃實何有於象笏之形、況其文章乃在球玉象竹之中、安得於象形之笏上復著文章、且笏以記事、必取純質、是亦必無文章也、書堯典、平秩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伏物、疑甲文易字乃易字、爲金甲文作[字形]者之變體、借以爲勿不之勿、金文勿字率作彡彡彡彡諸形、與甲文中彡牛之彡同、甲文之彡牛即犂牛、詩之五十惟物、物爲雜色牛、即犂牛也、故論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謂雜色之牛所

生乃為純色之牛、才美可供祀牲也、物即犂牛、從牛勿聲、勿古音如犂、犂音來紐、古讀歸泥、勿音微紐、微泥同為鼻音次濁音、蓋音轉耳、勿為㫃之譌體、㫃為耒之初文作夕者之異文、本作力、後增彡或彡、表其發土所霑之土也、

（刻詞一三九頁至一四〇頁父乙尊）

高鴻縉曰『說文、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㫃勿或从㫃　文弗切

段註曰象其柄謂右筆也、有三游、謂彡也、三游別於旂九游旟七游旗六游旐四游、雜帛句、幅半異句、司常曰通帛為旜雜帛為物、所以趣民、趣者疾也、色純則緩、色駁則急、故雜帛所以促民

按只象旗之三游、從風之形、未着其柄、著之則必為彡

形矣。後世勿字借為禁止之助動詞。如甲文[illegible]右于父甲（鐵一、四）貞[illegible]右于祖辛（鐵四二、五）久而成習。乃另加[illegible]（古字旂旁為字）旁為意符作㫆（字例二篇一六七至一六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勿部、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㫆、勿或从㫃。」郭沫若曰[illegible][illegible]實㪀犂之初文。㪀、耕也。此字从刀。其點乃象起土之形。（古代銘刻彙攷續編釋勿勿二）胡厚宣曰勿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象以㪀起土之形、惟在卜辭則皆叚為黎黑之黎字。多言勿牛、言勿馬者僅一二例。其只言勿者。當為勿牛之省稱、勿牛者。黎黑之牛。即今長江流域以南最普通之水牛也。（二七八）商史論叢 桉郭、胡二說非也。字从刀、从彡、會意。說文彡部、彡、毛飾畫文也、象形。毛飾畫文。謂以毛為飾、

畫之成文也、易繫辭、物相雜、故曰文、故引伸有雜色之義、古音讀 mĭət Lĭət 或 mĭ Lĭ 卜辭假作物若犂、是其證也」(釋叢一八三頁至一八四頁勿)

林潔明曰「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襍帛幅半異、以趣民、故遽稱勿勿、㫃勿或从㫃』按字在金文作□甲骨文勿字作□藏一、四、□藏三、七、四、□後下十六、二、勿犂之初字作□則知金文勿與勿已因形似而已混用不別、朱芳圃云「(勿)字从刀从彡會意……故引申而有雜色之義、卜辭假作物若犂」釋叢183-184頁、按朱說蓋誤以甲骨文勿勿為一字、馬敍倫曰「疑甲文勿乃易字、如金甲文作□□諸形之變体、借以為勿不之勿、金文勿字與甲文中□牛之□同、甲文之□即犂牛物即犂牛、从牛勿聲、勿為□之偽體

勿為耒之初文」139-140頁 刻詞頁 按據李孝定云契文𠬝字之義均作否定詞無一與牛字連用作雜文牛解者而勿字之義則反是集釋325頁則知勿勿二字在甲骨文中固不容相混亦非形譌是馬朱二氏皆失之也勿之本義或以郭沫若氏以為笏之本字較為近是說文則以勿為旂之本字於字形字義並無據蓋以假借義為本義也金文勿字皆用為否定詞有否定及禁止之意」

從〈大14〉「苟敬夙夙夕勿灋朕令」〈大18〉「勿吏使敢又有庆止鈦䟡」
縱獄「敬夙夕勿灋朕令命」〈大25〉「勿吏使䖒暴虐從獄」
「敬夙夕勿灋朕命」〈大47〉「勿灋文厌覲令命」〈大53〉「用之勿相」

5815(9.361-1272)



昜
昜昌鼎

<0609>
昜用作
寶旅鼎



同簋

<1367>
𠭯昜揚林
吳虎杖



敔簋

<1329>
敔對揚
王休



昜史
簋

<1284>
昜史
曰



宅簋

<1348>
昜金
𨍏卑



昜弔
盨

<1465>
昜叔作
旅須盨



𨟻弔
鼎

<0614>
𨟻叔樊作
昜姚寶鼎



沇兒
鐘

<0052>
中終𩍨
𠭯且鴋昜



昜兒
鼎

<0263>
兼明
昜兒



不昜
戈

<3116>
宋公差之所
造不昜族戈



嘉子昜
伯簋

<1440>
嘉子昜白
用其吉金



嘉子孔為揚
𩁹子卣對揚王休

<2718>
𩁹子昜揚
王休

昜

伊簋　對揚天子休

<1371>「對昜天子休」

<0614>

「𣄻叔樊作昜姚寶鼎」

徐同柏曰「𧢼古文昜古器銘揚从昜从丮，周叉尊叉卣揚字作𧢼，通陽，春秋閔二年注，陽國名，廣韻，陽又姓。」（从古卷十二、五頁周陽丙彝）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昜開也。从旦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眾見。朱氏駿聲云，按此即古暘字，為侌昜字，侌者見雲不見日也，昜者雲開而見日也。从日，一者雲也，蔽翳之象，勿者旗也，展開之象。或曰从旦，亦通。經傳皆以山南水北之陽為之，詩湛

露匪陽不晞傳曰日也書禹貢陽鳥攸居鄭注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易繫辭一陰一陽之為道皆此易字轉義詩七月我朱孔陽傳明也亦此易字又暘日出也从日易聲朱氏又云按此實易字之別體書堯典曰暘谷傳明也淮南墬形暘谷搏桑在東方注日之所出也．按朱攷為精當也且謂从旦尤佳說也今見諸篆上形多作旦日一之間連系者與旦相合可證日出即旦也即明也旦明即開易也故字从旦勿者旗也睹光閃揚之象猶昜字从旦㫃訓日始出光昜昜也昜易造字之意正同唯易會意而昜為形聲包會意者此為異耳（古籀篇二十四第一至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昜開也从日一勿．按雲開日見也．古作昜（昜叔）𥁕（彝癸）从日．一蔽之．勿飛也（見勿字條）雲飛而日見也．或作昜（貉子尊）从

日从一从丿丿引去之象」(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昜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省眔皃與章切

林義光曰雲開日見也……从日……一蔽之……从丿丿引去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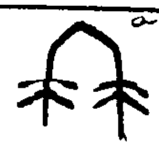
按林說是也丅為引去蔽日之雲之象彡或彡亦均引去之動象非勿字易為指事字狀詞」(字例三篇三五至三六頁)

朱芳圃曰「說文勿部、昜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衆皃。林義光曰、按雲開見日也古作昜、从日、一蔽之、彡飛也、雲飛而日見也。或作昜、从日、从一、从丿、丿引去之象。文源 五二 馬敘倫曰、昜為暘之初文、从旦、昜聲。六書疏證 一八、七〇。 按林、馬二說非也、字象⊖[illegible]

丁上、結構與孚相同。㈠、鐙鉦也、傳世西京宮鐙、即其遺制、金文或增彡象鐙光之下射也、本義當訓光明、孳乳為陽、說文𨸏部、陽、高明也、从𨸏、昜聲。為暘、日部、暘、日出也、从日、昜聲。為璗、玉部、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从玉、湯聲。為鐊、金部、鐊、馬頭飾也、从金、陽聲。為碭、石部、碭、文石也、从石、昜聲。光與熱相因、故又孳乳為煬、火部、煬、炙燥也、从火、昜聲。為湯、水部、湯、熱水也、从水、昜聲。B(釋林敢五〇頁昜)

陽、金文又或作昜、姬姓、春秋大事表譔異云「案陽國地域、或曰今山東沂水縣南、或曰嶧縣西南、或曰河北唐縣、顧表又引或說在今山東益都縣、路史以陽本燕召之分封、豈初國于河北唐、路史云、本曰唐、齊人始遷之山東、而山東沂水、嶧與益都並有陽氏

遺跡者則遷而又遷之故耶」(張日昇述)

a 

冉 南疆鉦

〈0013〉「余冉△鑄此鉦鐸」

b 

庚壺

〈2837〉「冉△子埶執鼓」

c 

師寰簋

〈1381〉「[illegible]△曰[illegible]曰鈴曰達」

d 

冉鼎

〈0389〉「冉△作文癸寶鼎」

〈0389〉「冉△作父癸寶鼎」

〈2796〉「冉△侯白伯多父行壺」

d 徐同柏曰「裘象艸雨衣形蓑本字讀如詒趙裘之裘」(从古卷十三、十一頁周裘鼎)

d 方濬益曰「說文裘艸雨衣秦謂之萆从衣象形古文作𧘏此作𧘏亦古文之省也按段氏注說此文曰艸部曰萆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蓑何笠傳曰蓑所以備雨公羊傳不蓑城也何云若今以艸衣城齊語注云襏襫蓑襞衣也襞或萆字亦作薜衰俗

从艸作蓑，而衰遂專為等衰。衰經字以艸為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伸為等衰，後世異其形，異其音，古義茫昧矣。」（綴遺卷三．十六頁衰父癸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冄，毛冄冄也。象形。衰字借用為形也。字亦作䎃，見廣雅釋器。又段借重言形況者，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注：「行皃。」又雙聲連語，悼亡詩「荏苒冬春謝」注：「歲月流皃也。」字亦作苒，今隸作冉，與此篆有中點者稍近矣。又按冄即古文髥字，小篆作𩓥。說文：「𩓥，頰須也。从須从冄，冄亦聲。」而為頰毛，而𩓥殆同義。唯言自其形众众然，則謂之須𩓥也。須𩓥即頰毛冄冄然者也。作冄已足矣。後人本義即从須作𩓥，其轉義即重言形況字，却用本文，遂分別為兩字，非是。要字形緐於而此形緐而義亦增大

之例正文元當作冄巛巜皆彡文之重緐而已（古籀篇四十六第一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冄毛冄冄也象形 而琰切

王筠曰釋名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冄冄然也

按冄為象形字髯為累加字二者實一名詞至段氏曰冄冄者柔弱下垂之皃則疊字詞之意矣」（字例二篇九三頁）

而

而 子禾子釜

〈3020〉「而△爾車人制之」「而△台以□□㫐」

〈0050〉「而△德之字慈父」

〈1350〉「而錫盦魯辟敦金十鈞」

林義光曰：「說文云：而，須鬚也。周禮曰：作其鱗之而。按需耎从而，皆有下垂之義。菌屬之芝栭，禮記內則芝栭蔆椇，屋欂櫨之芝栭，魯靈光殿賦芝栭攢羅，皆以仰者為芝，覆者為栭，則而者下垂也。古作而（義楚鍴）以戰聲字偏旁象下垂之形，鬚亦下垂，故引伸為鬚。」（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蓋謂一為鼻，下指事也。丨者口上之阿，下文从之，∪同冂，即為頰毛下垂之形也。要而、耏皆象面毛，實彡字之別出也。須之作彡，以象側視形，讓於頁以避煩也。如而冄即正視形，故如此耳。若兩分直得巛冂形，

即知而亦出于彡系尤顯然矣」（古籀篇四十六第一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臣鉉等曰今俗別作髵非是如之切

按而之本意為兩頰下垂之毛其可以上理之長髮則稱為鬚也而短不能上理故只下垂作ㄇ形今以一為界指其處之下言此下之毛即而也若在此上則非而而為鬚矣故而為指事字名詞作其鱗之而係周禮攷工記文鄭注之而頰頜也頜禿也戴東原曰鱗屬頰側上出者曰㞢下垂者曰而此以人體之稱施於物也皆足徵而為兩頰下垂之短毛後世加彡（音衫毛飾也）為意符作耏亦加髟（髮字之初文）為意符作髵今而借為語詞久而不返而頰毛之意乃專屬於耏與髵矣」（字例三篇五

四至五五頁）

〈1350〉郭沫若曰「而錫盠戾敖金十鈞」「而」字在金文中極罕見。僅于子禾子釜銘文中有一例。作為承接詞或轉接詞來使用是入春秋後的文法。此字也表明了器的時代性。尚書·皋陶謨中多「而」字。正足證其文之不古」（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六九頁戾敖簋銘考釋）

〈大45〉「嬰夙夜宦執而尔政事」「䣐猷協而尔又有事」「達而尔倗剔」「卑俾百斯男而嫛㚢斯字」「而餀公之女」〈大53〉「歖喜而爾賓各客」


a

豕 肄簋

<1325>
「豕一△ 旅簋」


b


c

圅皇父簋

<1326>
「自豕鼎 降十」 Ⓐ·Ⓑ


d

頌鼎以為家字

<0174>
「賓貯 世家△」

<1080>
「𡨦豕△乍父丁簋彝」

孫詒讓曰「依許說則豕象毛足尾形而首蹏則不具甲文別有豕字甚多亦象形而省如云羊豕形 三豕三 又云帝歐于豕二羊口又云卜丁酉舞𦎧突羊女弗其口才又云口纫紹羊豕下闕疑皆以羊豕竝舉前兩形最簡然首足腹尾咸具後兩形略䋣此皆省變象形字也金文圅皇父𣪘豕鼎字作豕豕二形大致不甚相遠以甲文校之上作丆即𠂤之變下作力即𠃌之變唯

中省一横耳篆文則又因豕而變之以就整齊石鼓文作豕與小篆正同則後定象形字矣（名原上七至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豕象頭足而後有尾按古作豕（函皇父敦）作豕（遂尊彝遂字偏旁）橫視之象豕形」（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不古文案與亥之古文同一形而二義也嚴氏以為重出刪之非也甲骨文作豕豕極肖豕形金文戊辰𣪘作豕函皇父𣪘作豕近篆體矣」（古攷八八頁至八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段曰毛當作頭四二字轉寫之誤）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按今世字誤以豕為彖彖為豕何以明之為啄琢从豕蠡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式視切」

說文彘 豕也後蹏廢故謂之彘从彑矢聲从二匕彘足與鹿足同直例切

說文豨 豕走豨豨从豕希聲古有封豨脩蛇之害 虛豈切

段玉裁於竭其尾故謂之豕下注曰此與後蹏廢故謂之彘相對成文於其音求其義也立部曰竭負舉也豕怒而豎其尾則謂之豕

又說文豬 豕而三毛叢居者从豕者聲 陟魚切

徐灝曰三毛叢居何以謂之豬其義未明爾雅曰豕子豬蓋豬之言諸也謂其羣眾耳三毛字疑有譌誤

按代六.22彘有字甲文豕字正由此簡化豕尾有時舉而不垂故說解豕下云竭其尾雙引號內文句疑後人所注鈔者又誤入正文也當删甲文或加矢聲作彘省作彘(甲金或

通段以代失用為動詞）流為彘．後世或於豕加者聲作豬．流為豬．俗譌作猪．後或又於豕加希聲作豨．流為豨．成語封豕長蛇亦作封豨脩蛇．後或又於豕加彑聲作彖．流為彖（讀若弛）式視切．王筠疑為豕之重文是也．是故豕彘豬豨彖五字一字（字例二篇六三至六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豭．牡豕也．从豕．叚聲．古牙切．按甲文豕作亥．玆作亥者．牡豕也．字倚豕畫其有雄器形．由文豕生意．故為牡豕名詞．金文豖見頌鼎．字通以代家．秦人改為形聲字．作豭．从豕．叚聲．查甲文獸之牡者．犬曰⿰犬土．馬曰⿰馬土．牛曰牡．羊曰⿰羊土．豕曰亥．鹿曰⿰鹿土．獸之牝者．犬曰⿰犬匕．馬曰⿰馬匕．牛曰牝．羊曰⿰羊匕．豕曰⿰豕匕．鹿曰麀．殆造字之法．各有不同．牡豕殷代亦有

用會意法作[illegible]者。可查閱院乙五三二八七二六一等片。又說文𧰨，豕也。从彑，下象其足。讀曰瑕，乎加切。

桂馥曰：或與豭通。朱駿聲曰：當為豭之古文。

今按：必係金文豕，周秦之際，譌變作𧰨也。（字例二篇二二六至二二七頁）

郭沫若曰：「豕字，容庚釋豕，案乃彘字，穿腹一橫，畫象矢形。此本羅振玉說。卜辭彘字如是作。」（青研二十六頁戊辰彝考釋）

豦

豦

豦簋 ⟨1334⟩「豦拜稽首」「朕匄君公伯錫氒臣弟豦井五朿」「豦弗敢望公伯休」

⟨2150⟩「王乎師豦召盠」⟨2603⟩「豦䶜乍從彝」

高鴻縉曰「說文豦。鬥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虎之鬥不解也。讀若蘮蒘草之蘮。司馬相如說豦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舉。強魚切。

按字意應為虎鬥不解。从虎省。豕聲。入轉注。」字例六篇二二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豕部「豦，鬥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虎之鬥不相捨。讀若蘮蒘艸之蘮。司馬相如說豦，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

舉戴侗曰「桉豕虎無鬬理、相如之說是也」(六書故一七、三一)桉戴說甚諦、許君釋豦分為三義、淩亂無次、余謂封豕之屬一義也、鬬相丮不解二義也、虎兩足舉三義也、玉篇豕部「豦封豦、豕屬也」與司馬相如說同、當為此字之本義、字从豕虍、蓋以虎文象徵其威猛、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櫟蜚豦」(今本誤作遽)即用其本義、二三兩義、載籍作據鹽鐵論擊之篇「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此鬬相丮不解之義也、史記呂太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腋」此虎兩足舉之義也、

說文虍部「虡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虍、異、象其下足。鐻虡或从金、豦聲、虡篆文虡省」桉鐘鼓之柎、飾為猛獸、蓋象豦形、而加以誇飾、漢書郊祀志「建章未央長樂東宮鐘虡銅人皆生毛顏」注「虡、神獸名也、懸鐘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虡也」

賈山傳、縣石鑄鍾虡、顏注、虡猛獸之名、後漢書董卓傳注引前書音義、虡鹿頭龍身、神獸也、張衡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綜注、當筍下為兩飛獸以背負、虡原象豦形、自後世加以誇飾、因有神獸猛獸之名矣、

「爾雅釋獸、豦、迅頭、郭注、今建平山中有豦、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迅奮其頭、能舉擿人、玃類也、郝懿行曰、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獸如禺而文臂、豹尾而善投、名曰舉父、舉豦聲同、禺即獼猴之屬、郭說疑此是也、按豦一屬豕類、一屬玃類、同名異實」（釋叢第八頁至第九頁豦）



豪 毛公鼎 金文編 金豪

〈0160〉 軌 金豪



番生簋 〈1387〉 金豪 軌

徐同柏釋梶曰「字作豪。豕怒毛豎，从立有止義，梶為止車物，故假豪為梶」（从古卷十六、二十九頁周毛公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豪，豕怒毛豎也，一曰殘艾也，从豕辛省。』按古作豪毛公鼎，毛公強也，从豕，辛逆上」（文源）

高田忠周曰「吳氏云：从辛从犬，當即豪字。小篆从豕，許氏說豕怒毛豎，毅字从此。徐同柏釋作金梶。按此篆下形作犬者，亦豕之省文也。辛亦辛省。說文：豪，豕怒毛豎也，从豕从辛，一曰殘又也。朱氏駿聲云：按从辛猶从干，入一為干，干犯之意，各本从辛誤。此說與此篆合，然未可遽信矣。又曰殘又者，毅字段借」（古籀篇八十九第三一頁）

ᵃ吳寶煒曰「說文篆此象形从竹从彖篆古文愙丝疑作彖篆周禮夏篆轂有約也」(毛公鼎文正註十六頁)

ᵃ張之綱曰「徐同柏釋梶云字作彖豕怒毛豎豎訓立有止義梶為止車物易曰止于金柅此假彖為柅二吳从之孫詒讓釋轙云徐釋未塙說文車部轙車衡載轡者从車義聲與彖聲近故借彖為轙亦以金飾之也綱案徐孫二釋並有義據唯金柅易有見文且柅彖古音同部今並存之」(斠釋十五頁)

ᵃ高鴻縉曰「王靜安曰彖徐明經讀為柅易繫于金柅疏引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縉按玉篇軔礙車輪木也徐鍇曰止輪之轉其物名軔說文柅木也實如棃从木尼聲是止車之物軔為正字柅為同音之通段字此處彖亦通段字

軔、柅、豙古同音。離騷、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軔之為用、搘之則輪止、抽之則輪可轉、故開車曰發軔。今汽車停車之器、俗名煞車。又曰離合器。其用與古之軔同（毛公鼎集釋一〇五至一〇六頁）

朱芳圃曰「說文豕部、豙、豕怒、毛豎。一曰殘艾也、从豕辛。沈兼士曰、二徐皆云未詳。各家於此亦多不得其解、余以為从辛與殘艾義相因、殘艾即殺也、故辟字、辠字从辛、皆有殺義、希殺桼古語同源考桉、沈說非也。豙字結構與妾相同、辛、薪也、豕性躁疾、故以火之猛烈象徵其怒容、孳乳為毅、說文殳部、毅、妄怒也、一曰毅有決也、从殳豙聲、為忍、說文心部、忍、怒也、从心刃、讀若顡、為顡、說文頁部、顡、癡顡、不聰明也、从頁豙聲。」（釋叢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豙）

a 王國維曰「𧰼徐明經讀為柅。易繫于金柅。疏引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釋名轉柅猶祕齧也。在車軸上正輪之祕齧前却也。𧰼柅柅皆聲相近」(觀堂二〇一九頁毛公鼎銘考釋)

5839(9.385-1278)

𦃛 大豐簋

〈1379〉「不𦃛王」 乍冊睘

萬簋

〈1341〉「王命萬眔叔𦃛」 文歸吳姬飴器

召卣二

〈2723〉「不𦃛白懋父賽伯」

从甘 召尊

〈2143〉「不𦃛白懋父友」

徐同柏曰「𦃛𦃛古文省」(从古卷十五、十頁周祀刋敦)

劉心源釋𦃛還二字曰「說文𦃛𦃜屬从二𦃜虞書𦃛類于上帝肆全作𦃛古文𦃛案古𦃛字偏旁从彖亦省从朱矢人盤我林付散氏田器可證也此从二朱即二朱或釋此為㯟彖形不合𦃛即遂與肆同聲故用𦃛為肆訓肆為遂」(奇觚卷二、四頁𦃛鼎)

a 孫詒讓曰「[illegible]當為𦍒說文㣇部𦍒㣇屬从二㣇古文作[illegible]引虞書𦍒類于上帝即此字也前項𦍒𥁕𦍒字作[illegible]（攈古二之二）可證」（餘論卷三第十三頁大豐𣪘）

林義光曰「說文云𦍒㣇屬从二㣇按古作[illegible]（大禮尊彝）作[illegible]（項𣪘）[illegible]字偏旁作[illegible]（[illegible]尊彝乙）[illegible]字偏旁 說文云豩二豕也豳从此闕按當與𦍒同字[illegible]从豩古作[illegible]（見[illegible]字條）从𦍒」（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𦍒㣇屬从二㣇古文作[illegible]又曰虞書𦍒類于上帝朱氏駿聲云𦍒類之𦍒段借為肆也肆說文作[illegible]極陳也从長隶聲或从髟作[illegible]又轉義為遂也江聲云尚書注𦍒遂也𦍒與肆古今字也其實為肆為𦍒並皆段借為遂為家音通

耳』(古籀篇八十九第三六頁)

a 孫作云曰「楊樹達說說文九下㣇部𨽿字古文作𨽿引虞書𨽿類于上帝今書字作肆則𨽿乃肆之古文也尔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肆勤也』(文參一九五八第一期三〇至三一頁說天亡毀為武王滅商以前銅器)

a 楊樹達曰「說文九篇下㣇部𨽿字古文作𨽿引虞書𨽿類于上帝、今書字作肆、則𨽿乃肆之古文也。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肆、勤也。』(積微二五八頁至二五九頁大豐毀再跋)



豚臣辰卣

<2730>「甚百姓豚△」



臣辰盉

<1951>「甚百生姓豚△」



豚鼎

<0452>「𠭯豚△乍文乙寶尊鼎」



豚卣

<2696>「豚△乍父庚宗彝」

<0370>「鑄客為集𦋻脰𦋻𦋻豚△𦋻為之」

ㄥ方濬益曰「說文豚小篆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篆文从肉豕作豚此文从又正許書部首之所本」（綴遺卷十二、六頁豚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豚小篆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豚篆文从肉豕今據此篆古文不必从彖小篆也固當从豕

从彖者即異文也」(古籀篇八十九第三三頁)

商承祚曰「說文㒸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豚篆文从豕肉案據下出篆文豚則㒸乃古文也甲骨文作[illegible]㒸金文豚卣作[illegible]豚鼎作[illegible]與此同」(古攷八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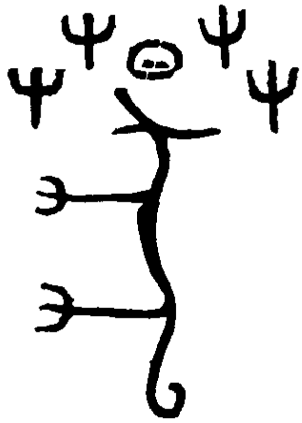
貙 从攴

貙卣

〈2633〉「毆乍寶障彝冈」

〈2633〉「毆乍寶障彝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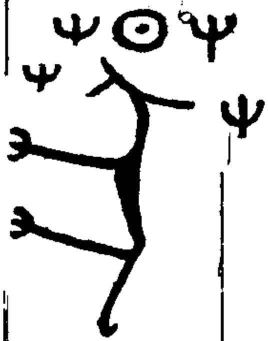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此上文『毆字』之緐也。即从貙聲。或云此貙字从毆聲者。然多區合結為形。區攴相隔。知是非貙為毆異文也」(古籀篇九十二第二一頁)



獏 从犬

卯卣

<2720> 亞中獏 父丁（蓋）





父丁鼎

<0287> 亞中獏 父丁（A·B）



卣 下冊假子

<2711> 亞中 獏

<2721> 亞中獏 父丁（蓋）

方濬益釋亞形中手奉器形虎形曰按此文與後亞形父甲鼎此字同特有緐簡之異茻从四手非从茻也虎形與前器鷄形

並同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是也

(綴遺卷五、十八頁亞形父丁鼎)

高田忠周曰按从莫从犬。此當猋字異文。說文：猋南方，謂犬善逐兔艸中為猋。从犬从茻，茻亦聲。茻與莽義異。然朱氏駿聲說

按此字古亦讀如莫聲之轉也。然則字或从莽兼形聲也(古籀篇七十九第三四頁)

a 丁山曰亞唐蘭先生嘗釋為侯亞。其說甚𥡴。亞中圖畫文字从犬从日在茻中，當是獏字。即貘之或體。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从豸莫聲。通訓定聲曰爾雅釋獸貘白豹注似熊小頭庳脚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溼。周書王會不令支玄獏注獏白狐玄獏黑狐非尸子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白帖引廣志貘大如驢色蒼白字作獏後漢

西南夷傳上貊中山經郭注作狛由於貘獏貊狛音同字通知亞獏即論語所謂蠻貊之邦貊說文一作貉詩大雅皇矣貉其德音左傳引作莫其德音周官職方七閩九貉舊史謂九貉皆北狄如史記匈奴傳云以臨胡貉是也貉緩言之則為靺鞨為勿吉山謂北史以來所常稱靺鞨族即周官所謂九貉五會所謂玄貘亦即孟子所請大貉小貉矣玄貘即唐書所稱黑水靺鞨是鮮卑族也國語晉語昔成五盟諸侯于歧陽楚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此鮮卑者今本一作鮮牟按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洪興祖補注前漢匈奴傳黃金犀毗孟康曰腰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珞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亦曰鮮卑魏書曰鮮卑東胡之餘也保鮮卑山因號焉由魏書說鮮卑族因山為名由大招說鮮卑族之號殆已傳

於晚周時。今本晉語所謂鮮卑。宜為鮮卑聲形俱近而誤。即穆天子傳所謂西膜者。宜亦鮮卑之音譌。而膜之與貘其音正同則周代所謂鮮卑鮮牟。西膜者。實皆靺鞨之祖。而商亞貘之冑裔也。漢書地理志。涿郡有鄚縣。後漢郡國志。鄚縣改隸河間國均不詳得名之由。竊謂鄚之為鄚。即商亞貘氏故地。在今河北任邱縣北三十里。史記趙世家所謂。惠文王五年與燕鄚易。是也。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商之北國遺物。出於易縣。則亞貘故土。宜在河間任城。蓋自武王克商。周公踐奄。繼之以齊桓公伐山戎。制令支亞貘氏。遂益北徙。逮戰國中葉。燕趙崛起。北迫蠻貉。亞貘氏遂竄於荒服。一若為東北舊族近世考鮮卑史。如白鳥庫吉。博士之東胡民族考。但能溯鮮卑各詞於大招。而不知鮮卑即西膜。固已疏矣。若西膜出於亞貘。

亞獏本商之之侯甸，非此亞獏鼎與邲其卣殆之發現，殆將長夜漫漫，萬古莫白，即宋時出土亞獏鼎，又因一字譌泐，不能辯證，使此極可珍貴之古代鮮卑史料，沈淪故紙者，又將千年，故不憚煩瑣，因邲其卣銘之考釋，而時表章之（中央三八邲其卣三器銘文考釋）





貉 貉子卣

〈2718〉「王令士衜(道)歸(饋)貉子鹿三」「貉子𢦏揚王休」



己侯貉子盉

〈1247〉「己侯」

貉子分王姜寵」



伯貉卣

〈2623〉「白(伯)貉乍寶䵼彝」



伯貉尊

〈2060〉「白(伯)貉乍寶䵼彝」

ab 方濬益曰「貉子簋北狄君長近王畿者說文貉北方豸種孟子子之道貉道也趙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經典一作貊為叚借字中庸施及蠻貊詩皇矣貊其德音釋文皆曰本作貉」（綴遺卷十二、十一頁貉子卣蓋）

朱芳圃曰「說文豸部、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戴侗曰、貉、狐類、毛厚可為求、按戴說是也、詩豳風七月一之日于貉、釋文、貉、獸名、漢書楊惲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顏注、貉、獸名、似狐而善睡、是其例證、許君云、北方豸種、蓋古代漢族歧視北

方異族之偁謂非造字之朔義也、說文鼠部鼦鼠出胡地皮可作裘、从鼠各聲、按鼦與貉實一字、鼦之為貉、與篆文⿰鼠益或作貖、貂俗作鼦相同、蓋先民於動物分類原不精嚴、故作字時从豸从鼠、任意為之、此形之相合也、論語子罕篇、與衣狐貉者立、邢疏、狐貉、裘之貴者、與鼦皮可作裘之說相會、又鹽鐵論散不足篇、中者罽衣金縷、燕鼦代黃、燕鼦即燕貉、此義之相合也、貉與鼦皆从各聲、貉讀莫白切、鼦讀下各切、韻同聲異、考古音明匣二紐原互相諧、如每與悔、亡與巟、黑與墨、昬與⿰昏頁並其例證、此音之相合也、形音義三者皆合、其為一字明矣。(釋叢十四頁至十五頁貉)

a b

易兹子乳為錫

小臣系卣

王錫小臣系錫

〈2699〉

王易小臣系易乍寶

c

艅尊

〈2136〉

王錫小臣

艅……貝

d

門簋

〈1201〉

王易錫貝

e

小子射鼎

〈0604〉

子錫小子羅王商貝

f

丙申角

〈1867〉

王錫荀服亞眾美貝

g

亞盉

〈1945〉

亞中貝侯矢 匽侯錫亞貝

h

小臣邑斝

〈1896〉

王錫小臣邑貝十朋

i

旂鼎

〈0605〉

公錫旂僕

j

大保簋

〈1322〉

王伐……大保錫休余土

k

小子……簋

〈1232〉

卿事錫小子……貝二百

l

旂尊

〈2136〉

仲錫旂……

m

……尊

〈2133〉

王錫……嗌土

卿貝朋

n

……簋

〈1354〉

易錫女……匽十家

o

小臣……簋

〈1357〉

白懋父承王令命易自……錫貝

沪 p
井侯簋

〈1378〉 易錫臣三品

沪 ʒ
矢方彝

〈2446〉 明公易錫亢師鬯金小牛
易錫令鬯金小牛

沪 r
臣卿簋

〈1229〉 臣卿易錫金

沪 s
亘尊

〈2146〉 易臣十家

沪 t
井鼎

〈0630〉 攸錫漁

沪 u
呂鼎

〈0649〉 王易呂䰘三

卣 v
沪
盂鼎

〈0676〉 易錫女汝鬯一卣……易錫乃且祖南公旂用遹獸
易錫女汝邦嗣四白伯……易錫尸嗣王臣十又三白伯

沪 w
剌鼎

〈0653〉 王易錫剌貝卅朋

沪 x
師遽簋

〈1351〉 王乎呼師朕易錫師遽貝十朋

沪 y
靜簋

〈1366〉 王易錫靜鞞剢

沪 z
宅簋

〈1348〉 白伯易錫小臣宅畫毌戈九

沪 a'
周寏鼎

〈0622〉 錫貝五朋

沪 b'
庚嬴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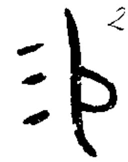
〈2731〉 易錫貝十朋又丹一柝

沪 c'
遹甗

〈087〉 易錫遹金

沪 d'
史話簋

〈1275〉「迺易△史話貝十朋」



缶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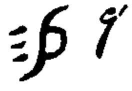
〈0597〉「王易△錫中庭缶鴻貴五」
年按此器自名作缶鼎



缶鼎

〈0679〉「易△錫女」
赤⊕

口中「井叔易△錫」
缶赤金鈇」



保侃母簋

〈1162〉「保侃母易△錫貝于庚姜」



追簋

〈1355〉「天子多錫△追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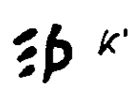
賢簋

〈1321〉「用錫△黃耇眉壽」



匽弔多父盤

〈2921〉「用錫△純彔」



舍父鼎

〈0594〉「辛宮錫△舍」

父帛金」



曾侯鼎

〈0663〉「王窺易△錫眂〔方玉〕五轂」



師望鼎

〈0119〉「多屨曆易△錫休」



卯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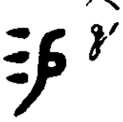
〈1390〉「易△錫女汝喜章瓚璋三易△錫女汝馬十匹易△錫于乍一田易△錫于宮一田易△錫于隊一田易△錫于戴一田」





無𧴪簋

〈1353〉「王易△錫無𧴪馬三匹」(A·B)



同卣

〈2710〉「矢王錫△同金車弓矢」

兮甲盤

〈2926〉 王易(錫)兮甲馬四匹

師嫠簋

〈1388〉 易(錫)女(汝) 叔市

大簋

〈1376〉 王乎(呼)吳師召大易(錫)趞睽……里 ……易(錫)……

元年師兌簋

〈1386〉 易(錫)女(汝)乃祖市

豆閉簋

〈1366〉 易(錫)女(汝)戠衣 ……用易(錫)錫……

𤔲簋

〈1364〉 易(錫)女(汝)婦……玄衣……周琱……玉黃……易(錫)

師𩛥鼎

〈0667〉 易(錫)錫戠市

宗伯簋

〈1389〉 易(錫)錫女(汝)……衮衣

師虎簋

〈1383〉 易(錫)錫女(汝)赤舄

克鐘

〈0053〉 易(錫)錫克甸車馬乘

休盤

師𢦏鼎

〈0387〉 易(錫)錫朱市

克鼎

〈2922〉 王乎(呼)尹氏冊尹冊易(錫)錫休玄衣黹屯

〈0675〉 易(錫)錫女(汝)叔市素黹……易(錫)女(汝)田于埜 ……易(錫)錫……休易(錫)

「易△女田于溥」「易△女井家𤔲田于𥄓」「易△女田于𡩧」「易△女田于𢊷」「易△女田于陣」

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鐘」「易△女井遣𤔲人𠬝」「易△女井人奔

于

杲」

 b"

虢弔

鐘

〈0057〉

「追天子多

易△錫旅休」

 g"

𩊚侯

鼎

〈0671〉

「易△錫女沚

鬯一卣」

 h"

趞曹

鼎

〈0656〉

「易△錫趩𩍂𢦔巿(A)

易△錫弓矢虎盧熏盧冂冂百十殳(B)」

「史趩𩍂

 c"

彔伯

簋

〈1380〉

「金余易△錫

女沚秬鬯

鬯一

卣」

 f"

頌

簋

〈1392〉

「錫△女玄

衣黹屯」

 K"

頌

鼎

〈0674〉

「易△錫女沚玄

衣黹㡀純」

 i"

伯其父

簋

〈1432〉

「用錫△眉

壽萬年」

 m"

伯家

父簋

〈1328〉

「用錫△害眉

壽黃耇」

 n"

封

簋

〈1340〉

「呼錫△

鑾金旂」

 o"

大鼎

〈0666〉

「王呼走馬雁令取𩦢

䮾卅二匹易△錫大」

 p"

𠨘敖

簋

〈1350〉

「而錫△魯𠨘敖

金十鈞」



6″

德鼎 王錫德貝廿朋

德簋

〈0502〉王易錫徝德貝廿朋



9″

辛巳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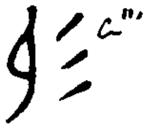
〈1253〉錫貝一朋



2″

奢簋

〈1293〉公姒錫奢貝



4″

中作且癸鼎

〈0504〉侯易錫中貝三朋

壽 永



3″

蔡侯鐘

〈0054〉有虔不易

〈0643〉用錫眉壽無疆



1″

齊鎛

〈0062〉侯氏易錫之邑亯言又九十又九邑



12″

郭遣簋

〈1286〉用易錫



5″

師酉簋

〈1374〉新易錫女汝赤市



7″

曶壺

〈2834〉易錫女汝齇 秬鬯一卣



11″

仲師父鼎



8″

毛公鼎

〈0680〉易錫女汝秬鬯一卣 易錫女兹关乃兹贈



10″

不嬰簋

〈1393〉易錫女汝弓一

<0503>「白伯姜易△錫𩰫父貝」

<0509>「交從嘼來口王易△錫貝」

<0513>「休王易△錫從貝卅朋」

<0529>「王易△錫𥌡貝」

<0534>「易△錫乍冊𢀛貝」

<0552>「易△錫貝」

<0563>「臣卿易△錫金」

<0578>「易△錫貝」

<0581>「易△錫眔口口口口口休」

<0602>「公侯易△錫亳祀土𢅓土𪊨禾𩱃禾」

<0603>「王易△錫金百寽」

<0616>「易△錫金一鈞」

<0626>「麥易△錫赤金」

<0631>「易△錫金」

<0639>「公易△錫旅貝十朋」

<0645>「侯易△錫害貝金」

<0651>「用賜△錫釁壽」

<0652>「易△錫方鼎一」

<0654>「王乎呼宰雁易△錫盘弓象弭」

<0655>「王易△錫赤𤔲市」

<0659>「易△王五品」

<0661>「易△錫女汝赤𤔲市」

<0664>「易△女赤芾幽黃攸勒」

<0668>「易△錫女汝玄衣黹屯」

<0672>「易△錫赤舄」

<0673>「易△錫女乃且祖旂」

<1145>「𦘠易錫鳥玉」

<1157>「保侃母易△錫貝于南宮」

<1164>「𠟭休易△錫厥瀕事貝」

<1168>「大保易△錫厥臣𣪊金」

<1179>「休王易△錫效父人三」

<1181>「口子易△錫𦘠貝廿朋」

<1203>「王易△錫口口𩰫王十丰章」

<1267>「用易△錫眉壽」

<1274>「王易△錫金百寽」

<1287>「用易△錫眉壽黃耇萬年子子孫孫

永寶用享」〈1290〉「王姜易△錫不[illegible]裘」〈1297〉「相侯休于厥臣口易△錫帛金

口揚口口事文考」〈1302〉「王易△錫命鹿」〈1303〉「易△錫貝五朋」〈1305〉「易△錫[illegible]弓

矢束馬匹貝五朋」〈1310〉「用易△錫眉壽」〈1314〉「易△錫赤金」〈1316〉「多易△錫宴」

〈1309〉「易△錫赤市」「日易△錫魯休」〈1325〉「弜師易△錫緈卣貝」〈1329〉「易△錫玄衣赤

表」〈1330〉「易△錫玗華[illegible]曰」〈1333〉「公易△邑宗彝一隊」「易△鼎二」「易△貝五朋」

〈1334〉「朕[illegible]君公伯易△錫[illegible]臣弟豦井五[illegible]」「易△錫六衣胄干戈」〈1342〉「易△錫

廟白伯厥貝十朋」〈1343〉「易△錫牛三」〈1346〉「易△錫截衣赤8市」〈1349〉「穆王窺親易△

錫遹[illegible]」〈1358〉「易△錫女汝赤8市」〈1359〉「易△錫截衣」〈1361〉「易△錫[illegible]截衣[illegible]

市」〈1363〉「易△錫女汝赤市幽亢」〈1365〉「易△錫女汝赤8市」〈1370〉「易△女汝攸勒」

〈1371〉「易△錫女汝赤市」〈1375〉「賜△女汝赤[illegible]市」〈1384〉「易△[illegible]鬯一卣」「易△土」「易△在

圖王人口又七生姓」「易△奠七伯」「易△圖庶人六百又六口夫」〈1385〉「易△錫女

汝秬鬯一卣」〈1496〉「克其日易△錫休無彊」〈1837〉「貝佳易△錫口冊」〈1845〉「公易△

錫

望貝」〈1866〉「甲寅子易△錫[illegible]𠦪貝」〈1368〉「易△錫貝五朋」〈1950〉「厌易△錫麥金」

〈2121〉「禹易△錫貝于王」〈2127〉「公易△錫𠦪貝」〈2128〉「易△錫[illegible]朋」〈2132甲〉「易△錫[illegible]

貝五朋」〈2134〉「能匋易△錫貝于氒[illegible]公矢[illegible]五朋」〈2139〉「易△錫趞采曰[illegible]

「易△錫貝五朋」〈2140〉「易△錫馬錫△裘」〈2144〉「易△錫貝十朋」〈2145〉「令史懋易△

[illegible]戴市冋黃」〈2147〉「仲競父易△赤金」〈2148〉「王易△錫公貝五十朋」「公易△錫厥

[illegible]于效王休貝廿朋」〈2150〉「駒易△錫兩」「易△錫盠駒」(A·B)〈2151〉「王冊令尹易△錫盠

赤市」〈2152〉「明公易△錫亢師鬯金小牛」「易△錫令鬯金小牛」〈2278〉「貝佳易△錫

〈2432〉「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2443〉「王乎呼宰㓝利易△錫師遽瑚圭一

璋章三」〈2444〉「易△錫馭鬯一卣」〈2445〉「王冊令尹易△盠赤市」〈2674〉「王易△錫[illegible]高

二」〈2690〉「子易△寶貝」〈2691〉「子易△錫[illegible]」〈2694〉「[illegible]易△錫孝口」〈2698〉「子易△錫[illegible]一」

〈2701〉「王易△錫駿御八貝一具」〈2703〉「[illegible]白伯易△錫貝于姜」〈2704〉「寧史易△錫耳

〈2705〉「[illegible]易△錫婦[illegible]」〈2709〉「歸[illegible]于我多高[illegible]山易△[illegible]」〈2711〉「卯其易△錫乍作

冊僟主玨」<2712>「公易錫乍冊翻晉」<2715>「易錫趞采曰趙」「易貝五朋」<2714>「易錫馬」易錫裘」<2719>「王易錫靜弓」<2721>「邙其易錫貝」<2723>「白伯懋父賜錫召白馬」

<2725>「易錫賓」<2728>「易錫貝十朋」<2729>「令命史懋易錫免戠市」<2735>「王易錫公貝五十朋」「公易錫乍《步順子效王休貝廿朋」<2801>「王姛錫保侃母貝」

<2831>「王乎呼伊白易錫懋貝」<2836>「易錫女玄衣黹純」<2592>「陶子口易錫口口金一鈞」<2917>「令命乍冊內史易錫免鹵百陵」<2920>「易錫守宮絲束」

<2924>「王乎呼史減冊易錫寰玄衣黹屯」

孫詒讓曰「不易之易讀爲弛爾雅釋詁弛易也弛易聲近字通銘中易字五見惟此不讀爲錫薛及王俅竝誤文選魏都賦注引廣雅弛釋也」(拾遺上十二頁齊矦鎛鐘)

高田忠周曰「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蓋謂曰蜥易者元非眞易蜥其本名也又唯曰易此為眞易愚謂古易蟲即龍也

龍元象形文後从肉从童省聲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即明易字許氏云肉飛形妄矣龍有二名一為象形文一為形聲而稱呼亦異猶蠆元象形作[illegible]又別名蝎从虫曷聲其稱呼亦異也故太古庖犧氏作易取名于易蟲後世周文王繫辭解之而其辭皆曰龍不曰易此周人所謂龍者即太古易蟲也然則易之形狀如何龍字作[illegible]其[illegible]元當作[illegible]譌為小篆之[illegible]而此篆實亦同矣即知其形與蜥易似而有角其形略可察見也又易蟲之類不為鮮寡而係其類者往往冠龍名禮記中庸黿鼉蛟龍黿說文以蚖為本字許云蚖榮蚖蛇醫也以注鳴者字或作螈爾雅蠑螈蜥蜴史記周本紀龍漦化為玄蚖注蚖蜥蜴也又鼉許云水蟲似蜥易長大三蒼鼉似蛟而大續博物志鼉一名土龍又蛟許云龍之屬也管子形勢篇蛟龍水蟲之神者此亦當證易龍同

物異名也余別有易龍考今不贅之說文又曰祕書說日月為易一曰从勿此為字形別說也（古籀篇九十八第三一頁）

何大定曰『易說解曰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下無屬字易金文作易易易作昜（毛公鼎）昜（師酉敦）昜（盂鼎）昜（頌鼎）以易可入勿部為例則易亦可入勿部且易下曰象陰易也一曰从勿是易可歛併入勿部而易部可删矣』（中山第五册四一九三頁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徐中舒曰『易為鍚或賜之本字古易金易貝均得曰易曾伯霥簠從金從目作鐊毛公鼎虢季子白盤從目作䁍目亦貝之象形字』（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二頁遹敦考釋）

徐中舒曰「金文錫皆作易．亦作賜．唯曾伯霥簠從金作鍚．齊庚壺從貝作賜．詩有錫無賜．故金文易皆釋為錫．金文之言錫者．如．

䜌作朕皇考𤔲彝尊鼎．用亯孝于朕皇考．用錫康勵魯休屯右眉壽永命霝冬．其萬年無疆．—𢽾䜌鼎

用作朕文考釐叔寶𣪘．用錫壽(?)壽萬年．永寶用于宗室．—鄧閗𣪘

⿸厂頁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攴(盤)用錫屯彔．受害福．及孝婦嫼氏百子千孫．—⿸厂頁叔多父盤

用作宗室寶尊．唯用錫福．—善鼎

仲師父作季妓姒寶尊鼎．其用亯用孝于皇祖帝考．用錫眉壽無疆．—仲師父鼎

口叔買自作尊毁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啻考用錫黃耇眉壽
丨叔買毁

邿遣作寶毁用追孝于其父母用錫永壽丨邿遣毁

上都公敄人作用毁用享孝于氒皇祖于氒皇考用錫眉壽
萬年無疆丨上都公敄人毁

都公平侯曰作尊釪用追孝于氒皇祖晨公于氒皇考犀趙
公用錫眉壽萬年無疆丨都公盂

此或言為祖先作器或言追孝於祖先文句結構與前舉旂匃
諸例全同蓋言旂匃者旂匃於祖先言錫者祖先所錫所言雖
兩面所指則一事(集刊第六本一分八至九頁金文嘏辭釋例)

○勞榦曰「據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間也从金易聲甲骨無錫字金
文則毛公鼎之錫不从金曾伯簠則从金从賜(金文後期賜字从目从易)毛

公鼎已至中周曾伯簠更在春秋時期則从金之鍚字當在東西周之間始有更早但作易不作鍚則易似宜為鍚之本字也若鍚之本字為易假作賜義則詩書中作賜與義之鍚如鍚之山川鍚土姓等本皆作易易既為鍚之本字則詩書中隸定作鍚而不作賜(惟史記夏本紀改鍚土姓為賜土姓但鍚禹玄圭仍作鍚字未改)則亦流傳有自決非出於輕率也

説文易部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秘書説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是許君亦未能決定許君以為易當象蜥蜴但別引賈秘書説(秘書指賈逵據丁佛保考)及或説賈説及或説皆謬誕不足辯許君之説則亦師承有自今按金文中凡宗周早期彝器如盂鼎頌鼎克鼎等易(即鍚或賜)皆作[illegible]與甲骨相近而宗周中晚期如毛公鼎不嬰敦以及春秋時之邾遣敦則變作[illegible]有類於蜥

蜴與小篆接近許君蜥蜴之說亦必根據前人舊說或可溯至春秋非許君所能肊斷第非造字之本誼耳

甲骨易字作□或□與金文前期者略相近似更為單簡惟自來釋甲骨者亦異說紛如迄無定論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易字後案語云

按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許君並舉三說正見其無所適从契文金文均不象蜥易之形亦與日月若勿字絕遠郭氏謂為益(今溢之字)簡體以所舉□字之形及音言之其說或是然易益二字之義又相去懸遠了不相涉且栔文金文益字多見除郭氏所舉□字一文之外餘均从□未見與□(契文)□(金文)形近者此字之初形朔誼蓋已蒙昧難求矣

今按孝定先生不信郭氏其言甚是郭氏所舉益易二字在韻部上雖同屬支部（據切韻及唐韻殘本溢字夷質切質韻在脂部但益字伊昔切昔韻在支部）但在聲紐上則益字屬於影母而易字則古音當屬定母故二字在音理言之亦未可相通至就形言之則益字之器為平放者而易字之器則為斜傾益字之水點為自下向上溢出易字之水點則為自上向下向旁傾倒則易字不象水自器滿溢而出當不難指定惟其形所象何物迄難判斷今試比較今易兩字之形製及組成或可為之進一解也

古代鑄器必銅與錫為劑然後可為青銅所有各種器物不論商或周不論其為祭器兵器或容器亦無一不為銅與錫合金之青銅是則造字之時金與錫（即今與易）同時造定形製相類本為不必致疑之事今字為坩堝倒傾銅液已見前述易字為一平

淺之釜斜傾錫液亦自可以比較得之蓋銅之鎔點較高在攝氏1083度非坩鍋不能鎔解而錫則鎔點甚低僅攝氏232度凡任何釜器皆可應用此所以易字作彡形而與今字作冃造字之原則相同而其形則異之故也（集刊第四十本上四一至四三頁古文字試釋）

十董作賓曰易金文中皆用為賞賜之錫錫有賜與二義錫金貝是賞賜作為受者私有財產至于錫弓矢車馬鬯衣服之類都是給與猶後世之頒發作為受者供職時服御之用乃是當時的制度如此不能與金貝同等看待本銘所錫屬於後者（毛公鼎考年註譯二五頁）

K" 高鴻縉曰：「□甲文作□小篆作易借用為變易簡易等意乃加日為意符作暘說文暘日覆雲暫見也是其本意周時□亦借用為賞賜意秦人添造錫或賜初蓋謂賞以金曰錫賞以貝曰賜也後世習用錫或賜而易不復借為賞賜矣說文易蜥蜴蝘蜓守宮也象形誤此處□用為賞錫動詞（頌器考釋四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易 蜥蜴蝘蜓守宮也象形賈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 羊益切

按此為乍晴乍陰之意倚日畫雲掩及光線露出之形由物形□生意故為乍晴乍陰之意動詞甲文有易日不其易日等語用易如翳近人郭氏讀易為暘說文暘日覆雲暫見也是其意也惟易原意為乍晴乍陰故引申為變易交易等意至蜥蜴即

蝘蜓。為四腳蛇、生于艸地、守宮為壁虎、生牆壁間、捕食蚊蠅、二物原別、但均與易之本意無關、說解誤也（字例二篇二五八頁）

郭沫若曰易（𣳫）字作益（𧖧）、可以看出易字是益字的簡化、但易字在殷墟卜辭及殷彝銘中已通用、其結構甚奇簡、當為象意字、迄不知所象何意、今其繁體字乃發現于周初銅器銘文中、豁然可見其簡化的痕迹。由此可見周人文化早傳自殷、而殷人已在進行漢字的簡化、殷墟文化之前必然還有更長遠的歷史是毫無疑問的。

益乃溢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滿出之形、故引伸為增益之益、益字既失其本義、後人乃另創溢字以代之。這是漢字由簡而繁的一種過程。

益既引伸為增益、故再引伸為錫予、錫予即是使無者有之、有

者多之．但由益(豆)而易(汜)的變化．如無徝器出現．三千多年來已失傳．無人知道它們本是一個字．這是漢字由繁而簡的一種過程．目前猶有不同意漢字簡化的人．以為違背六書的規律．把形音義的系統破壞了．這是在所難免的苟便于事則不必一定要拘守舊規．請看由豆而汜．不是在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已把形音義系統都破壞了嗎(文史三四五頁至三四六頁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的簡化)

嚴一萍曰．周初器德鼎王豆德貝廿朋．借益為錫．金文編錄于彡後．郭氏陳夢家均據之以定彡為豆之簡化．並謂易字原象皿中之水溢出或傾出．故有增益賜予之義．倘彡之朔誼果如此．實無當於卜辭之彡日．更與郭氏釋彡為天象日覆雲暫見

之說大相背馳矣。德鼎之用益為錫，當是音同相借為偶發現象，決非字形演變之簡化。故其他銘文所見益自益，彡自彡，而益皆从亾，未有絲毫混同之跡象可尋。且金文之彡更有作彡者，明其右半从日，正象雲開而見日出，左半之彡象陽光之下射也。

昔莊述祖已說昜暘一字。馬夷初謂昜易古音喻紐四等，探其源，實即由彡字演化而來，故隸定之作昜作易，亦可作暘作晹。不特此也，因昜易古本一音，故凡从昜之字皆同此例。說文禓，道上祭，从示昜聲。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即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註禓或為獻或為儺。段玉裁以昜聲與獻儺音理遠隔，改為从示易聲。陸心源識其改讀易聲為無據。馬氏疏證曰：昜易音同喻四，易即从昜得聲，則昜聲易聲皆可

也。鐊从易得聲。而詩有瞽釋文鐊夕清反又音唐。獻音曉紐。曉與喻四同為摩擦次清音。故禓或作獻。獻儺聲同。真類。故或作儺。案馬說是也。下至隋唐之世。猶知陽有賜音。盧文弨龍城札記陽有賜音条曰。

爾雅釋詁台朕賚卜畀陽也。今本郭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陸氏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近時本兩賜字皆作陽。夫陽暘同一音。即是如字。且陽苟讀如字。則上音暘二字亦贅。此由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而妄改之耳。今幸宋本不誤。可正之。因知郭注必本是賚卜畀賜皆與也。故下即承云。與猶予也。以陽為賜。以予為與。皆即周漢人易字之法。如郭氏注穆天子傳。以諫為間。同是一例。已(中國文字四十冊二至三頁釋沙)

張光裕曰『從德方鼎銘的證明．叔德毁．德毁．德大鼎的益字．無疑是假借為易(賜)．但金文的□(易)是否就是□(益)字的省形．卻還是值得懷疑的．因為甲骨文中□．□二字顯然有着不同的用法．而且金文的益字除叔德毁等三器外．其餘皆从□形．沒有和易形相近的例子．同時易字的三小點．都是朝下其方向也與□字小點寫法是相反的．因此我們暫時只能相信益．易的通假．只是古音同部的關係而已』(中國文字三十七册四九頁先秦泉幣文字辨疑)

衛聚賢曰『金文中償字作□方鼎為商貝二字合文．這是商朝以貝為法幣．歸政府發行．故得到商朝的貝為賞．依此為例．賜字金文多作錫．即錫亦歸政府所有．以錫償人為賜．因錫加入銅中可使硬度增強．在武器中最為適用．而般代兵器中錫占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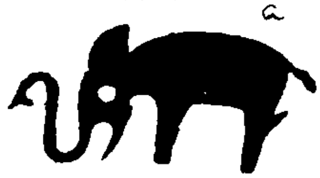
分之十五以上。但黃河流域不產錫。雲南產錫。去安陽太遠。按江蘇無錫縣原來產錫。故王莽名為有錫縣。但在秦始皇時以其縣之錫業已開採完了。故名無錫縣。但在殷代無錫縣是尚產錫。故有使人于吳按錫。字金文作[illegible]鼎大保 這很像一隻船三彡為水浪紋如[illegible]是吳殷從海道交通的（說文月刊第一卷八期一〇頁吳越釋名）

林潔明曰：「說文易蜥蜴蝘蜓守宮也。象形。賈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按甲骨文易字作[illegible]藏二二二·二金文作[illegible]小臣邀段並不象蜥蜴之形，字亦不从勿。許說誤。郭沫若據德鼎易作[illegible]遂謂易字是益字的簡化，其謬誤之處，嚴一萍、張光裕並已指出。至勞榦謂易為錫之本字，為一平淺之釜斜傾錫液。按甲骨金文易字形作[illegible] 並不象釜形，且豈有釜口與錫液方向

相反之理。如𢑚盨、縣妃𢑚盤、休𢑚二、藏三、勞說亦無據，殆不足信。高鴻縉則以易為晹之本字，為乍晴乍陰之意。甲文有易日，不其易日等語，用易如翳，引申為變易、交易等意。按高說於字形、字音、字義並有據，其說可从。金文皆假借為賞賜之錫，故後又造从日易聲之晹，而易之本義遂不見知矣。」

〈大1〉「丝茲裛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大3〉「王易錫中馬自隓侯三」〈大6〉「令易錫鑒勒」〈大9〉「侯易錫玄周琱戈」「侯易錫者赭𢦑臣二百家劑」「侯乍冊麥易錫金于辟侯」〈大10〉「易錫金」〈大11〉「易錫賣朝」〈大12〉「王易錫貝五十朋」〈大13〉「易錫貝世寽」〈大14〉「易錫女汝𩰫鬯一卣」〈大15〉「易錫赤市」〈大16〉「易錫女汝赤□□8市」〈大18〉「易錫女汝玄袞衣」〈大19〉「易錫于敔五十田」〈大20〉「白大師易錫白克僕世

夫」〈大21〉「易△女戈、戚、琱、㦰、䡅必、柲、彤、尾少、緌十五鍚」〈大22〉「王易▲錫[禾可]赤
市」〈大23〉「用易▲錫康勳樂魯休」〈大25〉「易△錫女汝𩰫鬯一卣」〈大26〉「易△錫
女汝戠織、玄衣」〈大27〉「易△錫女汝赤市」〈大36〉「〔用易△錫眉〕壽〔萬年〕無
彊」〈大45〉「余易△錫女汝釐鄯賚劉」「弗敢不對[埶女]揚[魚夫]辟皇君之易△
錫休命」「虔卹不易△」「余易錫女汝馬車戎兵」「雁受君公之
易錫光」「[竹亶]武靈公易△錫尸吉金鈇鎬」〈大47〉「易△錫鹵責千兩」



象 象形

且辛鼎

<1445>「作作象舞」「匡甫撫象樂二」

象 象且辛 <0191>

師湯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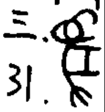
<0654>「王乎呼宰雁易錫」「盂弓象弭」

林義光曰「說文云象南越大獸長鼻牙象鼻牙四足尾之形按古作象師湯父鼎象鼻首四足尾之形又作象大敦象首及牙」（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尾之形今參攷下諸篆當言象耳鼻牙四足尾之形而古文亦往往省耳形耳且取初古文寫肖橫形與畫圖未遠所謂象形倉頡發明之迹固當如此矣後書法趣簡主便橫者變豎又

事省筆畫遂與象形之恉遠又見下文段氏云按古書多假象為像人部曰像者似也似者像也像从人象聲許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當作像形全書凡言象某形者其字皆當作像而今本皆从省作象則學者不能通矣周易毄辭曰象也者像也此謂古周易象字即像字之假借韓非曰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似古有象無像然像字未製以前想像之義已起故周易用象為想像之義如用易為閒易變易之義皆於聲得義非於字形得義也韓非說同俚語而非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之恉愚謂象像於周時為古今字殷人無像字又見卜辭文殷時似象獸所在皆產者韓非為周人無不知殷時多象之理其所言者必當太古之事南山經云禱過之山多象元是南方之物可識矣又古文爲字从爪从

象之所以似之意，亦與像似其義相近，爲字極古，而造爲字時，象爲像字，韓非所云可信而不疑矣。爲字後人又从人作僞，遂以分別，亦猶象變作像，正是一例可識者也』（古籀篇九十二第一頁）

高鴻縉曰『按代二.17鼎有字，及甲文一二兩形「後下5.土」「前四44.三」俱象長鼻豐首巨身及前後足與尾之形，狀象如繪第三形「前三.31.三」着尾如馬尾本不倫，但金文以下各體沿之，文字中凡四足動物均只畫側面兩足，除牛羊畫正面頭外，無不如此。凡許言象四足形者均誤』（字例二篇六四至六五頁）

商承祚曰『金文函皇父鼎兕字作𠨿，陝西博物館青銅器圖釋圖六二，一九六零年文物出版社，商周金文錄遺所收墨本每行下各缺拓一字。獸頭从丙，丙作的，除兕字而外，還

有極其顯著的象字如數見不鮮的金文為字就是从象其頭作𧰼為字是在勞動生產中以手牽象服役而創造出來的字據甲骨文的結構糾正了小篆形體和漢人對此字字義的曲解為研究文字學的人們所公認金文從𧰼即由甲骨文𧰼形增減整齊而成戰國金文及帛書復省略為丙丙與于氏舉證的兔頭無異還有甲骨文金文及先秦石刻从㲋字偏旁的有𤍽𧰼𧰼𧰼𧰼等字（參看甲骨文編金文編石刻篆文編）幾無不與象頭同因此就不能光注意兔形這方面而忽視與兔字局部相同的那方面面對兔象兩字部份形同義異的矛盾應如何解決我意應考慮其軀體結構兔體从夕（甲骨文）ㄉ（金文石鼓文）尾短而上翹象體从夕夂（甲骨文）⺈（金文節文从夕為其譌變）長尾或歧尾而下垂以之作為兔象的區別點則既可講得通又可解決矛盾

從而聯想起古人在造字之先，對事物的觀察是細微深刻而不苟的」（中華六輯一四九頁至一五〇頁談鄂君啓節銘文中幾個文字和幾個地名等問題）